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古小說鉤沉

魯迅 輯校




ISBN 978-7-5054-4310-5
9 787505 443105 >
定價:135.00元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古小説鉤沉

魯迅 輯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小說鉤沉 / 魯迅輯校. -- 北京 : 朝華出版社,
2018.9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ISBN 978-7-5054-4310-5

Ⅰ. ①古… Ⅱ. ①魯… Ⅲ. ①古典小説－小説集－中國 Ⅳ. ①I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174134號

古小說鉤沉

作　者　魯　迅

選題策劃　楊麗麗　尚論聰
責任編輯　劉小磊
特約編輯　秦錦霞
責任印制　張文東　陸競贏
封面設計　劉敬偉

出版發行　朝華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區百萬莊大街24號　郵政編碼　100037
訂購電話　（010）68996618　68996050
傳　真　（010）88415258（發行部）
聯系版權　j-yn@163.com
網　址　http://zhcb.cipg.org.cn
印　刷　藝堂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數　259千字
印　張　17.75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裝　別　精
書　號　ISBN 978-7-5054-4310-5
定　價　135.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印裝有誤　負責調換

出版前言

中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傳統的農業文明在西方的堅船利炮轟擊之下徹底被顛覆，有擔當的知識分子苦苦追尋，思索社會改革的途徑。從最初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梁啓超語），他們發現要『强國富民』，首先要『開啓民智』，衹有民衆擁有了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國家纔能實現真正的强大。在此後一百年的時間裏（一八四〇—一九四九），思想者們從社會變革深入到國民性的改造，用每一部作品見證着中國近代化的遞變歷程。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代，《清末民初文獻叢刊》正是收録了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部分書籍都是早期版本，有着極高的文獻研究價值。

清末的中國經歷了『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大清王朝面對西方列强的艦炮，表現得驚慌失措。尤其是鴉片戰争，使『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絶的狀態被打破了』（《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一批士大夫知識分子，尤其是在歐美諸國擔任使臣或者游歷的知識分子最先覺醒，着眼于對西方國家的考察，進而反省本國政治制度的劣勢，可以視作『啓蒙』的端倪。如曾擔任駐英公使（兼任駐法公使）的郭嵩燾在《使西紀程》中以日記的形式記録了自己對歐西諸國的觀感，他在考察了英國的政治制度之後，發現英國政府官員收入超過三百磅者與普通老百姓一樣同等納税，他說：『此法誠善，然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他明確提出了『民主』，在國家的管理問題上，人民也有參與的權利。他在該書中所披露的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優于大清帝國這一事實觸動了保守派的神經，立刻遭到保守派群起而攻之，進士何金壽彈劾他『有二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他家鄉湖南的民衆對他更是痛加詆毀，以至于滿城揭帖，誣蔑他『溝通洋人』，在這種群情洶洶的情況下，朝廷最後下旨將《使西紀程》毁版，從而使該書成了禁書。然而，書雖被毁版，却不能堵死民衆的傳播與閱讀的途徑，上海的《萬國公報》依舊連載該書，張佩綸曾說：『朝廷禁其書，而新聞紙接續刊刻，中外傳播如故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啓蒙是時代的需要，盡管清政府發諭旨禁了該書，民衆乃至一些朝廷大員却依舊

在私下閱讀，以便瞭解外部的世界。進步的社會是開放性的，任何企圖『閉關鎖國』的努力都意味着歷史的倒退，衹有開放，與整個世界文明保持同等的步伐，纔能實現真正的強國之夢。當大批知識分子走出閉鎖的國門，親歷了文明的洗禮之後，也就把啓蒙的智識帶回了中華大地。容閎的《西學東漸記》，梁啓超的《新大陸游記》，崔國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記》等一大批作品介紹了海外諸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雖然這些作品在認識上仍然帶有時代的局限性，然而却是那時最爲珍貴的聲音。

另一方面，在學術上，中國文化母體內『經世致用』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相結合，也喚起了變革，以康有爲、梁啓超爲首的改良派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革新以實現變革。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就是借經學之表論資產階級學説之裏的著作，康有爲的弟子梁啓超更是通過《新民説》一書提出國民性改造。與早期啓蒙者『師夷長技』的器物文明引進不同，梁啓超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領域，從文化心理上更加徹底地進行變革。梁氏是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一個橋梁式的人物，被譽爲『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其影響力不但在學術領域，同時還在文學領域，他所倡導

的『詩界革命』得到了譚嗣同、黄遵憲、丘逢甲等人的響應，黄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丘逢甲的《嶺雲海日樓詩鈔》都體現了這種主張。這一主張要求反映新的時代和新的思想，用『我手寫我口』（黄遵憲語）的方式直抒胸臆，對長期占詩壇主流的擬古主義、形式主義産生了巨大的衝擊，解放了寫作者的心靈和頭腦。

與社會變革同步的是早期對西方思想著作的翻譯，這裏面影響最大的是嚴復，他翻譯的《天演論》《社會通詮》等書直接孕育了民國一代的知識階層。魯迅、胡適等人在文章中都曾提到《天演論》對他們思想所産生的震撼。與嚴復略有不同的另一位翻譯家是林紓，他的譯作雖然參差不齊，但却在更細膩的心靈層次對讀者産生影響，許壽裳曾回憶，他和魯迅都熱衷于林譯的小説，如《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録》《迦茵小傳》等作品。

辛亥革命之後，進步社會思潮成爲主流，比之清末思想啓蒙者『求存』的追求，民國以來的知識階層深入到了更加細微的肌理，一方面呼喚社會變革，另一方面進行點滴的建設，革命并不能使所有的一切一蹴而就，在更加深廣的領域，事物的改變是由微觀而宏觀。通俗地説，比之于革命，建設的意義更大。如《中國商業史》《中國

教育史》《中國倫理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小説史略》等一大批作品都是進行系統的梳理與建設的理論作品。其中，以胡適和魯迅二人的影響最大，他們的作品一紙風靡，從而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主力人物。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收録的文獻大致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其中龔自珍、張之洞、魏源、郭嵩燾、薛福成等人的作品可視爲『早期啓蒙』，康有爲、梁啓超、黄遵憲、嚴復、林紓等人的作品可視爲『中期啓蒙』，胡適、魯迅、蔡元培等人的作品可視爲『晚期啓蒙』。當然，這種劃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大部分啓蒙思想者隨着時代的變化，其思想在不斷進步。縱觀整個近現代史，可以發現，要求變革不是在某一個領域，由某一類人發起和完成的，而是全社會的要求。

變革，已經成爲全社會的共識。

從清末民初的文獻中，我們能够發現一種豐富性。這些作品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外交、宗教、心理、情感等方方面面，從内而外地净化着中國兩千年以來的封建積習。它不祇是對社會的改造，更是對人心靈的重塑；它首重國家社會之建設，同時亦重靈魂心智之唤醒；它是宏大的，也是微觀的；它是嚴肅莊重的，也是活

潑靈動的；這些作品結構精巧，思想内容深刻，擁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對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國夢有重大意義，是近現代中國一百年來最宏富的智識與情感的寶藏。因此，整理這些文獻作品，無論是出于資料保存的目的，還是爲圖書館提供資料副本，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特定時代下的文獻，當它一旦形成（既指草擬，創作的完成，也指其成爲一個載體），就不可再複製了，也就意味着它將面對消亡。對于文獻資料而言，越接近歷史事件發生的時代記録，越具有研究價值。文獻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它衹會消亡，而不會增多。盡管文獻本身的文字可以保留下來，并進行傳播，却失去了當時的時代氣息。當時的作品可能在技巧上，文字的成熟度上不及當代，但它所負載的信息，創作者的情感都反映了當時的歷史，也就是説，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

影印的版本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擁有文獻的『原始性』；第二個特點是『未經改動的』；第三個特點是『歷史的原貌』。所謂『原始性』，也就是説，它是第一手資料，而非轉述的，回憶形成的；『未經改動的』，是指未被篡改、删節、挖補的；『歷史的原貌』是指在影印製作過程中，完全依照文獻的原來模樣……這樣製作出版

的作品，無异延續了文獻的壽命。

近現代思想史上的一個最重大的思潮就是『開放』，從林則徐的『開眼看世界』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都是在倡導一種開放式的胸襟。而《清末民初文獻叢刊》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開放』這一主題，祇有融入到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中，中華文明纔能歷久彌新。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編委會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凡例

一、《清末民初文獻叢刊》（以下簡稱『叢刊』）爲影印本，舉凡所用之底本，均爲該書之早期版本。有清末刊本，亦有民國印本。

二、《叢刊》均依底本影印，未予删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官方立場；原刊本有誤，不予校改，以保留文獻之原貌。

三、《叢刊》所用之底本，因時日久遠存在漫漶的情況，均進行了修復；底本闕文、印刷不清，均保留原貌。

四、爲讀者閱讀之便，《叢刊》中之舊底本目録未標記頁碼者，編了目次；原底本有頁碼和目録，未予重複編目。

五、爲保持文獻的原始風貌，影印本保留了原書書影（原書爲多册，則保留第一册書影）、扉頁等信息。所用底本無相應信息者，則不予妄添，以免錯訛。

古小說鉤沈

古小說鉤沈

——魯迅全集單行本著述之部——

24.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印行

目錄

古小說鉤沈



目錄

青史子

青史子

古者胎教之道：（二字依新書引補）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新書引作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蔞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太卜已下依新書引補）比及三月者，（比及二字新書引作此）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史縕瑟（新書引作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新書引無者字）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調，（新書引有已上五字又倚作荷）而言曰（新書引無言字）不敢以待（新書引作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史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

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太卜曰至此已上依新書引補）然後卜王太子名：（大戴禮記引作然後卜名）上無（新書引作毋下放此）取於天，下無取於墜，（新書引作地）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新書引作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新書引作息）之道也。（新書引有也字）

（大戴禮記三保傅篇 賈誼新書十胎教雜事）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大戴禮記三保傅編）

鷄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風俗通義八

裴子語林

裴子語林

婁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旦，五侯家各遺餉之。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餉之鯖而食甚美。世所謂五侯鯖，君卿所致。書鈔引作君卿之爲也廣記二百三十四書鈔一百四十五

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置諸甕中投之於江；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爲子。遂登三司。御覽四百八十八廣後不治本親服，世以爲譏。御覽三百八十八

張衡之初死，蔡邕母胎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御覽三百六十又三百九十六六帖

二十一

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母哀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御覽五百六十一又八百十五事類賦注十

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其上。林宗往弔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儁，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日。（御覽七百七）

傅信忿母，（二字御覽一引作貧）母羸病恆驚悸，傅信乃取雞毳滅毛，施於承塵上；行落地，母輒恐怖。（書鈔一百三十二 御覽七百一又九百五十一）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嘗算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算，便決，衆咸駭服。（御覽七十五）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戒，欲敕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御覽三百九十二）竟以免。（御覽六百九十八）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少與潁川荀彧未冠時共遊太學。彧後為荊州刺史，而嵩家貧，與新野里客傭為卒。彧時出，見嵩，下駕。執手曰：『昔與子搖扇俱遊太學，今子為卒，吾亦痛哉！』彧命代嵩，嵩以傭夫不去。其歲寒心若此。嵩後三府累請，辭不赴。後漢時人。（類林雜說五 案首尾皆王朋壽語）

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被頭者，

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兒者，欲吾愛民如赤子也。』御覽三百六十四

孫策年十四，在壽陽三字廣記引有詣袁術，始至，二字廣記引有俄而外通：『劉豫州備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關君？』御覽引作何若荅曰：『不爾，二字廣記引有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備從東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行，廣記引作但轉顧視孫之行步殆不復前矣。御覽三百八十三廣記一百七十四續談助四

管寧嘗與華子魚少相親友，共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揮鍤如故。與瓦石無異；華捉而擲去。初學記十七

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觀武侯，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已上亦見初學記二十五六帖十四事類賦注十五衆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書鈔一百十八又一百三十四又一百四十類聚六十七御覽三百七又七百二又七百七十四

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說言語篇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云云注云案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今据以改寫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還。羣臣莫不上諫曰：『此小物，何足甚耽？』荅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之所以好也。』廣記四百六十一

豫章太守顧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時雍方盛集僚屬圍碁，外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意不變，而心了有故。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州之遺累，寧有喪明之責邪？』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御覽七百五十三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不覺，左右宜慎之。』後乃陽凍眠；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莫敢近之。御覽七百七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當坐；乃自捉刀立牀頭。坐既畢，令人問曰：『魏王何如？』使荅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之，馳遣殺此使。御覽七百七十九又四百四十

楊脩字德祖，魏初弘農華陰人也，學林引無上十一字 已為曹操主簿。曹公至江南，讀曹娥碑文；背上別有八字，其辭云：『黃絹幼婦。外孫蒜臼。』語學林引作蕃臼下放此草堂詩箋三十一節引蒜亦作蕃 曹公見之不解，而謂德祖：『卿知之不？』德祖曰：『知之。』曹公曰：『卿且勿言，待我思之。』行卅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說。祖曰：『黃絹色絲，「絕」字也。詩箋色絲下重有色絲二字無也字下三解語法並同 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蒜臼受辛，「辤」字也。謂「絕妙好辤」。』曹公嘆曰：

『實如孤意。』俗云：有智無智隔卅里，此之謂也。學林引作校詩箋亦作校類林雜說四引與詩箋同琱玉集十二學林七案學林云出魏志注今未見之

董昭爲魏武帝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爲衛尉，御覽三百九十二引作董昭失勢久爲衛尉乃厚加意於倮儒。正朝大會，倮儒作董衛尉啼，面言昔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御覽四百八十八

何晏字平叔，以主壻拜駙馬都尉。已上依御覽百五十四引一美姿儀，面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後正夏月，喚來，與熱湯餅，既啖，書鈔引作以麪啜之御覽引作賜以湯餅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潔，帝始信之。類林雜說九引作何晏字平叔皃甚潔白美姿容明帝見之謂其著粉因命晏賜之湯餅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轉見皎然帝方信　初學記十九又二十六書鈔一百二十八又一百三十五御覽二十一又三百六十五又三百七十九又三百八十七又八百六十事類賦注四

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荅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荅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類聚二十五

夏侯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世說雅量篇注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間問安王孚云：『己才足以制之

不？』孚云：『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泰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殺之。（續談助四）

王經少處貧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語云：『汝本寒家兒，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經不能止。後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流涕辭母曰：『恨昔不從敕，以致今日。』母無戚容，謂曰：『汝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何負哉。』（御覽四百四十一）

劉靈（類林作伶，下同）字伯倫，（類林下有沛國人也四字）飲酒一石，至（類林下有醉字）醒復飲五斗。其（類林無此三字）妻責之，靈（類林有妻二字）謂曰：『卿可致酒五斗，（類林此下有井脯羞之類）吾當（類林此下有呪而二字）斷之。』妻如其言。（此四字類林作妻信之遂設酒肉致於夫前）靈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類林作不可）聽。』（類林末有於是復飲頹然而醉八字。類聚七十二，類林雜說）

嵇中散夜燈火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已上書鈔八百九亦引）黑單衣皁帶。（御覽引作革帶）嵇視之既熟，吹火滅，曰：『吾恥與魍魅爭光。』（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七十七又八百七十六帖十四）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邕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御覽六百四十四）

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廣記二百三十五

陳協數日輒二字御覽引有進阮步兵酒一壺。二字御覽引有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經注十六 御覽七十三

胡母彥國至相州，坐廳事斷官事。爾時三秋中倚搖扇視事；其兒子先從容顧謂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戚？」御覽七百二

鄧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為云艾艾，終是幾艾？」荅曰：「譬如鳳兮鳳兮，故作一鳳耳。」御覽四百六十四

鍾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書，皆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復道也。」續談助四

滿奮字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或云：「北窗琉璃屏風，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已上依類聚六十九引又書鈔一百三十二引云晉武帝有琉璃屏風荅曰：「臣為吳牛，見月而喘。」或曰是吳質侍魏明帝坐。御覽七百一

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挂壁；業人見，武帝曰：『朕欲試自稱，有幾斤？』業荅曰：『陛下正是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稱業，果得千斤。御覽八百三十又三百七十八

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曰：『卿字仲思，爲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御覽四百六十四

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爲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類聚七十二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之，曰：『人皆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禮義爲豐年。』事類賦注十五

蘇易簡文房四譜一云：『晉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淸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墨爲稼穡，以義禮爲豐年。」』

注云：「出劉氏小說，又出語林。」

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役。後大集客，秀母下食；（類聚引作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今依御覽）衆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父母（御覽引作大母）乃不敢復役之。（類聚三十五　御覽五百）

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四字御覽引有）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問曰：「逸民家若遠？」荅曰：「君何以問？」少明曰：「聞其名知人，從會稽來投。」（書鈔一百二十九）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局，用爲西門侯。於此遂知名。（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九十五又八百三十二）

李陽性游俠，（御覽引作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爲幽州刺史，當之職，（二句御覽引有）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塡門，（御覽四百七十三引作列賓客塡門）遂死於几下。（世說箴規篇注）

中朝有人詣王太尉，適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因往別國，見李寅平子，還謂人曰：「今日之行，舉目皆琳瑯珠玉。」（御覽八百三）

王夷甫處衆中，如珠玉之在瓦石。（御覽八百三）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嵓下電。』續談助四

和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世說儉嗇篇注

劉道眞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涕至胷。御覽三十七 洛下年少乘車從門過，曰：『年少甚塠堌。』劉便隨車問：爲惡爲善爾當有奪誤 劉曰：『令君翁亦塠堌，母亦塠堌。』御覽三百八十五

劉道眞遭亂，自於河側牽船。見一老嫗採桑逆旅，四字御覽一引作棹櫓下放此 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桑逆旅？』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乎？』書鈔一百三十七類聚二十五御覽四百六十六又七百六十九

道眞嘗與一人共索袢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竝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荅曰：『兩豬共一槽。』類聚二十五

劉道眞子婦始入門，遣婦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海錄碎事七引子婦至甚苦十二字僅作一求字推作椎類聚三十五

賈充問孫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御覽三百七十五又三百六十四

吳主孫皓字孫賓，卽鍾之玄孫也。晉伐孫皓，皓降晉，晉武帝封皓爲歸命侯。後武帝大

會羣臣，時皓在座，武帝問皓曰：『朕聞吳人好作汝語，卿試爲之，』皓應聲曰：『□』因勸帝酒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作臣。闕汝闕春』座衆皆失色，帝悔不及。類林雜說五

王武子與武帝圍棊，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一引作則剝之乃舉棊局，武子伸脚在局下，御覽三百六十五又四百九十故譏之。御覽七百五十三

王濟字武子，太原人，又魏舒字陽元，濟陰人，二人善射，名重當時，並仕晉。類林雜說九

王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蒙求注引無此二句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杜預道已下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三十六引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世說術解篇注李瀚蒙求注事類賦注十引云杜預嘗謂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已有左傳癖

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既作，聲似眞，哭畢至此已上世說注引作既作驢鳴今依御覽引補賓客皆笑；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云弔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荆驢鳴變聲成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世說傷逝篇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又三百八十九須臾之間，或悲，或怒，或哭。御覽四百八十二又五百五十六

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樂其母。御覽三百八十九

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世說方正篇注）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呂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爇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御覽八百七十一）

羊稚舒（琇）冬月釀酒，令人抱甕煖之；（海錄碎事六引至抱甕下云速得味好亦見書鈔一百四十八御覽七百五十八煖之並作爲煖）須臾復易其人。酒既速成，味仍嘉美。（御覽二十七引作速成而味好）其驕豪此類。（續談助四）

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世說汰侈篇注）寔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寔籌。（御覽七百四引云石崇廁內兩婢持錦囊實籌也）良久不得，便行出。謂崇曰：「貧士不得如此廁。」乃如他廁。（御覽一百八十六）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沈香，無不畢備；（御覽七百十九引云石崇廁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又與新衣，客多羞不能著。王敦爲將軍，年少，往，脫故衣，著新衣，氣色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御覽一百八十六又五百）

石崇恆冬月得韭虀，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乃密貨帳下都督；云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豆難煑，豫作熟豆，以白粥投之。（御覽八百五十五又八百五十九）

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三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類聚七十）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枚。愷悵然自失。（御覽七百三）

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世說仇隙篇注）

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初學記十九引作每行於道羣嫗以果擲之嘗盈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世說容止篇注御覽七百七十三又七百七十七引云張載字孟陽甚醜每出爲小兒擲瓦盈車）

士衡在坐，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淸風至，塵飛揚。』陸應聲荅曰：『衆鳥集，鳳皇翔。』（續談助四）

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實曰：『吾鄉曲之思轉深，（事類賦注四御覽二十一引云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實曰吾思鄉轉深矣）今欲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已，復生三歎。（御覽八百六十一）

陸士衡爲河北都督，已被閒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二字類聚引有）謂其司馬孫掾（世說尤悔篇注引作陸士衡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書鈔一百二十一類聚六十八御覽三百三十八又四百

六十九

宗岱（一引作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談論，次及無鬼論，書生乃振衣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而岱亡。（御覽五百又五百九十五又八百八十四又八百九十九）

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向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荅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荅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荅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書鈔七引語林云答長安近日其文不全今以世說夙慧篇補之）

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微行，詔喚人以衣幘迎之。涉水過，衣幘悉溼。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爲無不廢理；既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御覽六百八十七）

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作亂，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

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書鈔七引語林止問南頓何在一句今以困學紀聞所引殷芸小說補之

初溫嶠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往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世說言語篇注

鍾雅語祖士言：御覽引作祖士言與鍾雅相調鍾語祖曰『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必有神槌。』類聚二十五鍾遂屈。御覽四百六十六

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御覽三百六十六又三百七十四

王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書鈔引作王敦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楯馬鞭。平子恆持玉枕，以此未得發。五字依書鈔引補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鬭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世說方正篇注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八百五

顧和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周侯飲酒已醉，著白祫，憑兩人來詣丞相。（已上十六字世說雅量篇注亦引有已醉二字据補）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蝨，夷然不動。周始遙見，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問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蝨不輟，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御覽九百五十一）

周伯仁過江恆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御覽四百九十七世說注引作伯仁正有姑喪三日醉姊喪二日醉當誤）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世說任誕篇注）

周伯仁在中朝，能飲一斛酒；過江日醉，然未嘗飲一斛，（書鈔一百四十八引云周伯仁在西彭日飲一斛過江未嘗飲一斛）以無其對也。後有舊對忽從北來，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共飲之。既醉，伯仁得睡，睡覺，問共飲者何在？曰：『西廂。』問：『得轉不？』荅：『不得轉。』伯仁曰：『異事！』使視之，脅腐而死。（御覽四百九十七）

周伯仁被收，經太廟，大喚宗廟之靈，以稍刺落地，罵曰：『王敦小子也。』（書鈔一百二十四）

庾公乘馬有的盧，（此句依世說補）殷浩勸公賣馬，（世說作或語令賣去注引語林）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

乎！』庾云至出已上並見世說德行篇

庾公欲伐王公，先書與郗公曰：『老賤賊專欲輈張；已上三句書鈔引作庾公與郗公曰 殿中將軍，舊用才學之士，以廣視聽，而頃悉用面牆之人也。亦見書鈔六十四引 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勒數州之衆，以除君側之惡。今年之舉，蔑不濟矣。』御覽二百三十九

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深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止。世說文學篇注

大將軍王敦尙武帝女，此主特所重愛，遣送王倍諸主。主既亡，人就王乞；始猶分物與之，後乞者多，遂指庫屋數間以施。御覽四百七十七

譙王丞作相州過大將軍，大將軍曰：『卿才堪廊廟，自無閒外。』書鈔七十

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便以如意擊珊瑚唾壺，壺盡缺。書鈔一百三十五

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無亂，且唱兵始，自古所難，諫諍甚苦。處仲變色曰：

『吾過蒙恩遇，受任南夏；卿自同姦邪，阻遏義舉，王法焉得相私。』因目左右令進。世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多士，豈有如此舉動。』言畢流涕，敦意乃止。御覽四百二十八

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爲謀身之計。王曠世宏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闚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御覽一百八十四

大將軍收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送已褥與周。御覽七百八

大將軍刑周伯仁，以步障繞之，經日已具。王曰：『周伯仁子弟癡，何以不知取其翁屍？』周家然後收之。御覽七百一

簡文帝爲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令左右拂；見鼠行之迹，視以爲佳。已上五句御覽七百六又九百十一亦引有時字及視以二字据補書鈔一百三十三引同又十二引坐牀生塵句 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版打殺之。意不悅，門下起彈；辭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已上七句御覽三十九引作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格煞之撫軍謂曰 無乃不可乎？』續談助四

許玄度出都，詣劉眞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標列貴略無造謁，遂九日十一詣之。許語曰：『卿爲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類聚五十又五十五引云劉眞長謂許玄度曰卿爲不去我將成輕薄京尹世說寵禮篇注引同

作玄度出都眞長九日十一詣之謂曰卿尙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玄度弟，朝野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玄度爲之解紛，諸人遂不能犯。御覽引有此句一引作玄度爲解而獲免類聚引作玄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眞長歎曰：『許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也。』書鈔一百三十一類聚二十五御覽七百一又八百十三

劉道生與眞長言，一時有名譽者皆宗眞長。書鈔九十八

仲祖語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世說言語篇注

劉眞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咫尺玄門。』類聚五十御覽六百十五

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世說識鑒篇注

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荅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世說排調篇注

劉眞長始御覽引有始字見王丞相，王公不與語。時大熱，以腹熨石局，類聚五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爲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御覽三十四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世說排調

篇注御覽引作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世說品藻篇注

劉眞長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主既見其如此，乃舉手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脩飾？』劉便牽被覆面，背之不忍視。御覽三百六十五

孔坦爲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㹀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取爾不？』世說賞譽篇注

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庭初復，京兆宜得望實；唯孔君平可以處之。已上亦見書鈔七十六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敖然曰：『先帝大漸，卿輩身侍御牀，口行詔令；孔坦爾時正瓌臣耳，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迫；吾俎豆上腐肉，任人截割邪？』庾愧不能荅。御覽二百五十二

孔君平病困，庾司空爲會稽，省之；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孔慨然曰：『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而反作兒女相問？』庾聞，迴還謝之，請其語言。御覽七百三十九

陶侃字士行，丹陽人也。鄱陽孝廉范逵宿侃舍，侃家貧，母爲截髮爲髲待之；無薪，伐屋

杜炊飯。斬薦以供。馬逵感之，乃爲侃立聲譽，於是顯名。侃仕至大闕晉時人。類林雜說八 案首末訛王朋壽語

陶太尉既作廣州，優游無事。常朝自運甓甎也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爲爾優游，不復堪事。』御覽七百六十七

康法暘造庾公，捉麈尾至彼。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荅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御覽七百三

庾翼爲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翼之上扇，以好不以新。』類聚六十九 季恭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御覽七百二

王□爲諸人談，有時或排擯高禿，以如意注林公云：『阿杜，汝憶搖櫓時不？』阿杜乃林公小名。書鈔一百三十五

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世說容止篇注

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世說輕詆篇注

謝興在中朝，恆游宴，還家甚少。過江不復宿行，后一宿行，家遣之，乃自歎曰：『不復作樂，曰分在朝，與阮千里總章重聽一典六曰亡歸今一宿行而家業紙也。』書鈔一百五案家遣之已下有譌奪字唐類函引作謝興在中朝恆游宴還家甚少偶與阮千里總章中聽一典六曰亡歸亦肊改

謝尚字仁祖，酒後爲鸜鵒舞，一坐傾笑。六帖九十五

謝鎮西著紫羅襦，乃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書鈔引無此句彈琵琶，作大道曲。書鈔一百二十九類聚四十四又七十御覽五百八十三又六百九十五

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世說容止篇注

謝安謂裴啓云：『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世說輕詆篇

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世說輕詆篇

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階也。』類聚八十一又六十四初學記二十七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

雲，乃自旱雷。』御覽四百八十九

羊驎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爲論兄輩。』世說賞譽篇注

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孫長才。御覽二百六

王太保作荊州，三字御覽引有有二兒亡；一兒欲還葬舊塋，一兒欲留葬。太保乃垂涕曰：『念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其有焉。』書鈔九十二御覽三百八十七又五百五十六

雷有寵，生恬洽。世說惑溺篇云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注引語林云云

蘇峻新平，帑藏空，猶餘數千端麤練。王公謂諸公曰：『國家凋敝，貢御不致；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練服之。』月日間賣遂大售，端至一金。御覽八百二十八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已上依世說政事篇補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世說注引語林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竝懽。及數胡人至此已上竝依世說補

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民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乎？」世說識鑒篇注御覽六百八十四有乎字

明帝函封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道。」既視表，荅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能出見王公。書鈔一百三御覽四百九十一又五百九十三

何公為揚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嘗有檇胡慰切○一引作糨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虞存為治中，面見，道：「帳下空素，求粲一引作糨此米。」何公曰：「何次道義不與孤寡爭粒。」御覽二百五十八又四百二十六書鈔三十八引無葬親二句末云何名宏字以道蓋永興注

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世說品藻篇注

王仲祖有好儀形，御覽引作少有三達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御覽引作王開山那得此兒時人謂之達也。世說容止篇注又酷貧，帽敗；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嫗戲，乃得新帽。御覽八百二十八

王仲祖病，劉眞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矣。御覽七百三十九

桓宣武外甥，恆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御覽八百三十五

桓宣武性儉，著故褌，上馬不調，褌敗，五形遂露。御覽六百九十六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知其不堪；（五字御覽作不如甚）引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持矟數迴，（書鈔一百二十四）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御覽三百五十四）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入，潸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卽出外。脩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荅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弛冠解帶，不覺惛然而睡，不怡者數日。（御覽三百九十六）

羅含在桓宣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容曰：『所識已多，不煩復爾。』（御覽四百九十八）

袁眞爲監軍，范玄平作吏部尚書，一坐語袁：『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四十五）

丞相嘗曰：『堅石挈腳枕琵琶，故自有天際想。』（世說容止篇注）

劉承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允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

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諸賈。（諸賈賣鬻御覽七百四）

謝萬就安乞裘云畏寒。荅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千（一引作十）斤綿與謝。（御覽六百九十四又八百十九）

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王述也）投於地。（御覽七百六十）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門第辟之。既見，他無所問，問來時米幾價？藍田不荅，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御覽二百四十九又四百九十）

王藍田作會稽，外自請諱，荅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此無所復諱。』（書鈔九十四御覽五百六十二）

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御覽五百八十九）

褚公與孫綽游曲阿後湖，狂風忽起，舫欲傾；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嗁曰：『季野，卿念我。』（類聚九寰宇記八十九御覽六十六引有注云褚公褚彥回季野褚公字也）

王太尉問孫興公曰：『郭象何如人？』荅曰：『其辭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

瀉水，注而不竭。』書鈔九十八又一百

王長史語林道人曰：『眞長可謂金石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興公曰：『語不得爾，選擇正可得少碎珠耳。』御覽八百三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能起；帝呼人上殿扶虞侍中。嘯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左右疏取其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類聚四十八又二十五御覽二百十九

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蒲芬御覽引作蕭芳艾榮。』文選顏延年祭屈原文注御覽九百八十三

王中郎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世說巧藝篇注水經注二十二引云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或亦謂之手談又謂之爲棊聖類聚七十四引云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棊爲手談御覽七百五十三引云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亦以爲手談 海錄碎事十四引略同水經注或亦謂之作支公以圍棊爲

桓野王善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酒闌，將詔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吹笛奴碩，初學記十六云古之善吹笛者桓子野及奴碩注見語林六帖六十二同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

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睹腳笛，然後乃理調成曲。類聚四十四

晉孝武祖宴西堂，詔桓子野彈箏，桓乃撫箏而歌怨詩；悲厲之響，一堂流涕。書鈔一百十一

向世闡歌桓子野一聞而洞歌。書鈔一百六案有譌奪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世說注引無柏字養鴝鵒；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二字書鈔引作行路難辭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世說任誕篇注書鈔九十二御覽三百八十九又五百五十二

有人目杜宏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世說賞譽篇注

王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世說賞譽篇注

右軍年十三，嘗謁周顗，四字依晉書補時絕重牛心炙，書鈔一百四十五引語林坐客未噉，顗先割啖羲之，於是始知名。坐客至此已上並依晉書補

王右軍少嘗患癲，一二年輒發動。後荅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讀竟，乃歎曰：『癲何預盛德事邪？』御覽七百三十九

王右軍目杜宏治，歎（御覽引有歎字）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初學記十九　御覽三百六十五　又三百六十六　又三百七十九）

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類聚引有二字）庫中，有九萬枚，悉以付之。（類聚五十八引作有九萬牋紙，悉以乞謝公。書鈔一百四引作謝公就王右軍乞牋紙，檢有九百萬，悉與謝公）桓宣武曰：『逸少不節。』（初學記十二　御覽二百五）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御覽三百八十九）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卽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人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類聚二　初學記二　御覽十二　事類賦注三　草堂詩箋十八引）

王子敬在齋中臥，偸人齋取物，幞裝，一室之內，略無不盡。子敬臥而不動，偸遂復登廚，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偸兒，石漆（書鈔引有二字）靑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羣賊始知其不眠，悉置物驚走。（御覽三百六十一　又七百八　書鈔一百三十四　六帖九十一）

王子敬疾篤，兄弟勸令首罪；荅曰：『無所應首，唯遺郗家女，以爲恨。』（御覽六百

殷洪喬作豫章郡守，臨去，郡下人因附書百餘函。至石頭，悉擲水中；（書鈔百三一）因呪之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類聚五十八御覽五百九十五）

殷公北征，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止可觀；陳說經略攻取之宜，衆皆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馳逞才，自槃馬，遂墜地。士以是知其必敗。（御覽四百八十九）

桓玄不立忌日，止立（御覽引作政有）忌時；（世說任誕篇注）每至日，絃歌不廢。（書鈔九十四御覽五百六十二）

桓玄字信迺；沛國龍亢人也，晉時爲部公，與荊州刺史殷仲堪語次，二人遂相爲嘲，玄曰：『火燎平原無遺燎。』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次復危言，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百歲老翁攀枯枝。』堪曰：『井上轆轤臥小兒。』晉末安帝時人。（類杜雜說五案首尾皆王朋壽語）

祖約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倂當不盡，餘兩小簏，以置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也。（御覽三百八十九）

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世說輕詆篇注 海錄碎事八引末六字首作說林云）

任元裒爲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憑几對客，不爲禮。』

已上十字御覽引有任便推之。吏答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任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鵠蟠膝曲木抱要也。』書鈔一百三十三 御覽七百十一 事類賦注十四

范信書鈔事類賦注御覽引竝作范汪能噉梅，人常致一斛奩，留信食之，須臾而盡。類聚八十六 御覽九百七十七又九七十 事類賦注二十六 書鈔一百三十五引云范汪至能噉散梅人致一斛奩留信待嚴噉還奩之

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世說文學篇云裴郎作語林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賦佚不傳今存其目

諸阮以大盆盛酒，木杓數枚也。御覽七百六十二

董仲道常在客宿，與王孫隔共，語同行人曰：『此人行必爲亂。』後果爲亂階。御覽三百八十八

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初學記十七 御覽四百二

淮北滎南河濟之間，有千樹梨，其人與千戶侯等。事類賦注二十七

大夫向闔而立。廣韻注二十四鹽

報至尊。書鈔七太子

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温恭。』小學紺珠七

茶博士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九云茶博士見語林

郭子

郭子

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御覽四百四十七）

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御覽四百四十七）

許允婦是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卽出提裙裾待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荅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重。（初學記十九、六帖二十一、御覽三百八十二）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閤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荅曰：「舉爾所知，臣臣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

若不稱職，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二字書鈔引有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類聚四十八書鈔六十又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五十九

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御覽引有此句蒯嘗妬，乃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武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類聚五十二又三十五御覽六百五十二

賈公閭女悅韓壽，問婢識否？一婢云：『是其故主。』女內懷存想，婢後往壽家說如此。壽乃令婢通己意，女大喜，遂與通。御覽五百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世說惑溺篇注騫以韓壽爲掾，每會，聞壽有異香氣，是外國所貢，一著衣，歷日不歇；騫計武帝唯賜己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己女通，考問左右，婢具以實對，騫卽以女妻壽。御覽九百八十一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賈充女。世說惑溺篇注案二說不同，蓋前一說是世俗所傳，後一說則郭氏論斷也

王汝南少無婚處，自求郝普女。郝氏襄城人父匡字仲時一名普洛陽太守司空以爲癡，司空昶也會無往婚，對其音樂，便許之。御覽四百九十

王東海初過江，（王丞字安期東海內史）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類聚三十五）太傅云：『當爾時形神俱往。』（御覽四百六十九）

王安期爲東海太守，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與衆共之，魚何足惜。』（御覽四百九十九）

潘安仁夏侯湛竝有美容貌，嘗同行，人謂之連璧。（初學記十九御覽三百八十）

冀州刺史楊準二子，喬字國彥，髦字士彥，淸平有識，（一引誤作楊淮字彥淸）俱總角爲成器。準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謂準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皆許之。（御覽四百九又四百四十四）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前過，渾謂婦曰：『生兒如是，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翅如此。』參軍是渾中弟，名淪，字太沖，爲晉文王大將軍，從征壽春，遇疾亡，時人惜焉。（御覽三百九十一）

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爲妹擇佳壻，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母議：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誠是地也，自可貴，要當令我見之。』於是武子令此兵與羣小雜處，使母微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

地寒，非長年不足展其才用；觀其形骨，恐不可與婚。』數年，果死。（御覽四百四十四）

王武子，衛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甥竝坐，烱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後卒，人謂之看殺。（初學記十九）

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時爲大中正，謂：『訪聞此人，非卿能拔。』自爲之目（已上十八字依御覽引補）曰：『天下英博，亮拔不羣。』（文選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御覽二百六十五又四百四十七）

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之，令婢舉阿堵物。（類聚六十六）

王夷甫婦，郭太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夷甫患之，（以上四句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二）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景都大俠，猶漢之樓護，（護字君卿）郭氏甚憚之。夷甫驟諫之，乃云：『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景亦謂不可。』郭氏乃爲少損。（御覽六百二十七）

杜預拜鎭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坐連榻；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坐客？』不坐而去。（書鈔一百三十三 御覽七百六）

陸士衡初入洛，張公云：『宜詣劉眞長。』於是二陸既往，劉尙在哀制，性嗜酒，禮畢，初

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齊民要術十引此句作長柄瓠）卿得種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御覽三百八十九）

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示陸機曰：『卿東吳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御覽八百六十一又八百五十八書鈔一百三十五）

盧志於衆中問陸士衡：『陸抗是卿何物？』荅曰：『如卿於盧毓。』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於此！彼或有不知。』士衡正色曰：『我祖父名播海內，寧有不知識者。』疑兩陸優劣，謝安以此定之。（御覽三百八十八）

滿奮字武秋，高平人，畏風。在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屛，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問之，（一引作帝乃笑之）對曰：『臣若吳牛，見月而喘。』（御覽一百八十八又八百九十九）

劉道眞（劉寶字道眞高平人安北將軍）少時漁，釣而傭於草澤，善歌嘯，聞之者無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豘進之。道眞食豘盡，了不謝。（已上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二）嫗見其不飽，又進一豘，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眞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于是齎牛酒以詣道眞。道眞笑曰：『去去！無可復相報者。』（類聚九十四又十九六帖六十二御覽二

百十九

劉道眞嘗爲徒，扶風王駿以五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書鈔六十八)當時以爲美談。(御覽六百四十二又八百二十)

周叔治爲晉陵，(漢字叔治光祿大夫西平貞侯顗弟)周侯仲智送之；(周侯顗字伯仁仲智名嵩次弟也)叔治將別，泣涕不止，仲智恚之曰：『困人及婦人別，惟知啼。』便捨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留涕，撫其背曰：『阿挐自愛』(御覽四百八十九)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奇歷落，可笑之人也。或云是謝幼輿言。(御覽四百四十七)

將軍王敦起事，丞相導率諸兄弟詣闕請罪；值周侯將入見，諸王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伯仁，(二字御覽引有)以百口賴卿。』周侯直過不應。苦相申救，既許，周大悅飲酒。及出，諸王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已上十三字書鈔引止作一日字此依御覽)殺諸賊奴，當取一金印如斗大繫肘。』(書鈔一百三十一御覽六百八十二)

郄太尉晚節絕好談論，既非所經，而甚矜之。(書鈔九八十)

王丞相性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入春爛敗，(已上亦見御覽九百六十四)都督白之，公令捨去，敕

云：『不可使大郎知！』大郎名悅，字長豫。（案二句是注 御覽四百三十一）

王丞相云：『雒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王丞字安期 阮瞻字千里）我亦不推此二人，唯共推王太尉夷甫也。』（御覽四百四十七）

王丞相治揚州廨舍，案行而言：『我正爲次道理此耳。』何次道少爲王公所知重，故有此歎。（御覽二百五十五）

王丞相言：『刁元亮之察察，（刁協字元亮）戴若思之巖巖，（戴淵字若思）卞望之之峰距，並一見我而服也。』（御覽四百四十七）

王丞相拜司空，廷尉作兩角髻，葛裙拄杖，臨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導小名赤龍）阿龍故自超，』不覺步至臺門。（御覽三百九十四）

王公有幸妾姓雷，頗與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御覽二百十二）

庾公名位漸重，足傾王公；時庾亮在石頭，王公在冶城，忽風起揚塵，王公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汙人。』（元規庾亮字王公王導也 類聚六六帖三）

王丞相末令不看事（書鈔三十六 案文有譌挩）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與人同樂，亦何得不與人同憂。』謝安石也。書鈔一百十初學記十五、御覽五百六十八有注

人問謝太傅：『王子敬可與先輩誰比？』謝荅曰：『阿敬近王劉之間。』王脩、劉眞長。御覽四百四十七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嘉賓郄超小名，庾龢小名道季。荅云：『道季誠抄撮淸悟，嘉賓故自勝；』

桓公稱云：桓溫也。鏘鏘有文武。』御覽四百四十七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文度？』孔思未荅，反問公謂何如？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陸踐。』御覽四百四十七

何次道充字次道嘗詣王丞相，以麈尾確牀，呼何共坐，曰：『來來！二字御覽引有此是君坐。』御覽一引作此君子坐也。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三百九十二有注，又七百三十三

王含爲廬江，含字處宏，敦兄也。貪強狠藉。王敦欲護其兄，故于衆坐中稱：家兄在郡，爲政定善，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爲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爲之反側，充神意自若。御覽四百九十二，又四百二十八

劉眞長云：『見何幼道飲酒，人傾家釀。』何唯字幼道也 書鈔一百四十八

劉尹道桓温：『鬢如反蝟毛，眼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一流人也。』御覽三百六十八

琅邪諸葛亡名面病鼠瘻，劉眞長視之，歎曰：『鼠乃復窟穴人面乎？』書鈔一百五十八 御覽三百六十五

王右軍道劉眞長：『樹雲柯而不扶疏。』御覽四百四十七

許侍郎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嘗夜在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己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難眠處耳。』御覽六百九十九 又三百九十三

時有爲王遵主簿，檢校帳下，遵說，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閒事。』書鈔六十九

海西時朝堂猶闇，惟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之舉。書鈔七十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既登祚，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爲中書郎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計，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外固封疆，內鎭社稷，必

無若斯之慮。臣爲陛下保之。』簡文因誦庾仲初詩曰：『士痛朝危，臣哀主辱。』其聲甚悽愴，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超父愔字方回）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身不能以道匡衞，思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譬。』因泣下。（御覽四百六十九）

簡文云：『謝安南（名奉字宏道）淸洽如其弟，（弟名躬字宏遠）學藝不如孔嚴。』（嚴字彭祖。御覽四百四十七）

晉撫軍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雋傷其道。』（續談助四）

佛經以爲祛治神明，則聖可致。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然陶冶之功故不可

（續談助四）

王長史求東陽，（王濛字仲祖）撫軍不肯用。（晉太宗簡文皇帝先爲撫軍大將軍）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眞癡也。』（會稽王簡文先封也。御覽七百三十九 又四百九十四）

王仲祖謝仁祖同爲王公掾，在坐，長史云：『謝仁祖能作異舞。』王公命爲之，（書鈔一百七）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謂諸客曰：『令人思王安豐。』（安豐王戎封也。御覽二百四十九）

王仲祖酒酣起舞，劉眞長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書鈔一百七）

王仲祖云：『眞長知我，勝我自知？』（御覽四百四十）

人有問王長史（王仲祖也）江彪羣從兄弟者，王荅云：『諸江皆能自生活。』（御覽四百四十七）

劉王共在新南酣宴，謝鎮西往尚書墓還，是葬後三日。諸人欲要之，眞長云：『仁祖應來。』便遣要之，果即迴駕；諸人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酣宴半坐，乃覺未得脫衰。（御覽五百四十七）

王長史病已篤，（王仲祖也）寢臥，燈下轉麈尾而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滿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棺中，（御覽一引作以犀柄麈尾置柩中）因慟絕。（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七百三書鈔一百三十四）

范玄平（汪字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王仲祖也）曰：『卿助我！』（三字類聚引有）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救。』（書鈔九十八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十七）

張憑舉孝廉，出京，負其才氣，必謂參時彥。欲詣劉眞長，鄉里及同舉者咸共哂之。張遂徑往詣劉，既前，處之下坐，通寒暑而已。眞長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張欲自發，而未有其請。頃之，王長史諸賢來詣，言各有隔而不通處，張忽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便足以暢彼我之懷。舉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遂淸言彌日，因留宿，遂復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前去，

我正爾往取卿，共詣撫軍。』（撫軍簡文）張既還船，同侶笑之曰：『卿何許宿還？』張笑而不荅。須臾，眞長至，遣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既同載，俱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語，咨嗟稱善，數日乃止，曰：『張憑勁粹，（御覽引一作勃窣）爲理之窟。』即用爲太常博士。（御覽六百十七、又二百四十九書鈔六十七類聚四十六）

許玄度在西州講，韓王諸人竝在坐。林公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敝絮，在荊棘間行，觸地挂礙。』（書鈔九十八）

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有楊梅，孔指示兒曰：『此貴君家果。』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類聚九十一又八十七六帖二十九又九十九御覽三百八十五又四百六十七又五百十八又九百二十四　案御覽四百六十四引作楊修字德祖孔君平作孔文舉金樓子又以爲楊周七歲時事）

孫安國（盛字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殷名浩也）往反精苦，賓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墮落，滿飡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飡。（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三）殷方語孫卿曰：『公勿作強口馬！我當併卿控。』孫亦曰：『卿勿作冗鼻牛，我當穿卿頰。』（御覽三百九十）

殷浩作揚州尹行，（御覽引作殷浩好作揚州劉君行）日小暮，便命左右取被幞；人問其故，荅曰：『刺史

嚴，不敢夜行。』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七十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擔梯將去。』初學記二十四

陶公自上流來，陶侃字士行也赴蘇峻之亂，含怒於庾公；庾公謂必戮己，進退無計。溫公乃勸詣陶公：『卿但徑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殊未了，而不得不往；乃從溫言詣陶。已上六句見御覽引至便拜，庾風姿雅潤，陶見拜，不覺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行。』書鈔八十五御覽五百四十二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爲索一柱吏；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寧字安期東海人致與庾公而稱云：『是海內淸士。』御覽四百二十六

世中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御覽四百四十七

庾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凜凜恆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類聚二十御覽四百四十七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盃，拍浮酒池中，可了一生哉！』御覽九百四十二

桓公宣武也年少至貧，嘗樗蒲失數百斛米，齒既惡，意亦沮；自審不復振，乃請救於袁彥

道。桓具以情告，已上世說注引作桓公樗蒱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袁在艱中，欣然無忤；便云：『大快，御覽引有欣然句次作傾即俱去出門云我不但拔卿，要爲卿破之。我必作快齒，卿但快喚。』已上四句世說注引作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巾帽，擲去，著小帽。已上五句世說注引有之既戲，袁形勢呼咀，音恒呾相呼慨牡，二字御覽引有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震懼喪氣，俄傾獲數百萬。已上二句世說注引作故家頃刻失數百萬也世說任誕篇注御覽七百五十四

桓大司馬病篤，桓溫字元子也謝公省病，謝安字安石也從東門入；桓遙矚而歎曰：『吾門中不久復見如此客。』御覽四百五

衛晨爲桓公長史，溫公甚重之。每宴，率爾提酒脯以就衛相對也。書鈔一百四十四

孫興公道曹輔佐云：『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袴；非無文綵，然酷無裁製。』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

祖士少道右軍：『王家阿菟，菟嶷之小名吾菟何緣復減處仲？』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清邁，我家亦以爲澈朗。』御覽四百四十七

承指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書鈔六十八『眞獨簡貴，不減父祖；

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三句原挩今依世說品藻篇補

光祿王蘊指廳前掛曰：『我嘗在下得殘盤冷炙。』書鈔一百四十五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云王光祿曰正得殘盤冷炙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七

王佛大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和親也。酒自引人入勝地耳。』書鈔一百四十八

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恬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已上三句類聚引有沐頭散髮而出；既亦不復坐，乃倨坐于胡牀，在于中庭曬髮，神色傲上，了無慚怍相對類聚引作了無酬對意。于是而退。書鈔一百三十五類聚七十

謝哲字穎豫，陳郡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懷豁然，為士君子所重。御覽三百八十

萍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有常託，孰知所自。御覽一千　案文是郭景純萍贊疑御覽誤題也

笑林

笑林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廣記二百六十二）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乃知向人之愚。（廣記二百六十二）

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有鳳皇久矣，今眞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獻耳。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而貴，宜欲獻之，遂聞于楚王。王感其欲獻己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値十倍矣。（廣記四百六十一）

楚人居貧，讀淮南，方得『螳蜋伺蟬自鄣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蜋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埽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恆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紿云：『不見。』嘿然大喜，齎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御覽九百四十六）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慮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荅曰：『隨典儀口倡。』既謁，讚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著履上座，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著腳，堅亦曰履著腳也。（御覽四百九十九）

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葛龔名姓。府君大驚，不荅而罷。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御覽四百九十六　案後漢書葛龔傳注云龔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幷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見笑林與御覽引異）

某甲（廣記引作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廣記引作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之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然後

易得耳。』孔文擧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廣記二百五十八

趙伯公類林作翁爲人肥大，夏日醉臥，有數歲孫兒緣其肚上戲，因以李子八九枚內肚臍中。既醒，了不覺；數日後，乃知痛。李大爛，汁出，以爲臍穴，琱玉集引作膿懼死，乃命妻子，處分家事，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尋問，乃知是孫兒所內李子也。御覽三百七十一又九百六十六琱玉集十四類林雜說十

伯翁妹肥於兄，嫁於王氏，嫌其太肥，遂誣云無女身，乃遣之。後更嫁李氏，乃得女身。方驗前誣也。類聚雜說十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愼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于內帑矣。廣記一百六十五

姚彪與張温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于江渚守風，糧用盡，遣人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荅，方與温談論。良久，敕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中。謂温曰：『明吾不惜，惜所與

耳！」廣記一百六十五 御覽八百六十五

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𠫤。張温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温嘉其能顯非。已上亦見類聚八十五 御覽八百二十 續談助四 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廣記一百六十五

吳國胡邕，爲人好色，娶妻張氏，憐之不捨。後卒，邕亦亡，家人便殯于後園中。三年取葬，見冢土化作二人；常見抱如臥時。人競笑之。廣記三百八十九

平原陶丘氏，取勃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聟。女聟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御覽四百九十九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其床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筍譜下 紺珠集十一

吳人至京師，爲設食者有酪蘇，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類聚七十二 御覽八百五十八

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愼勿問其名也！』往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之；覺惡臭，乃止步。進見敗屩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爲設饐，一引作饌因見視曰：『汝是首物，一引作戒故昔物且當勿食。』御覽六百九十八又八百五十一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怪。語其兒三字類聚引有曰：『異事！二字類聚引有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腳。』書鈔一百三十五類聚七十二御覽七百五十七

平原人有善治傴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貨求治。曰：『君且□。』欲上背踏之。傴者曰：『將殺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續談助四

某甲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己輒豫焉；而恥不解，妓人奏曲，讚之，己亦學人仰讚和。同時人士令己作主人，幷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問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旣集，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己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合座絕倒。御覽五百六十八

有人弔喪，幷欲齎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荅曰：『錢布穀帛，任卿所有爾！』因齎一斛豆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一斛大豆已上十四字據廣記引補相助。』孝子哭喚奈何，己

以爲問豆，荅曰：『可作飯！』孝子復哭喚窮已曰：（廣記引作孝子哭孤窮曰奈何曰造豉孝子更哭孤窮曰）『適有便窮，自當更送一斛。』（類聚八十五，廣記二百六十二）

人有所羹者，以杓嘗之，少鹽，便益之。後復嘗之向杓中者，故云鹽不足。如此數益升許。鹽故不鹹，因以爲怪。（御覽八百六十一）

甲買肉過都，入厠，挂肉著外。乙偸之，未得去，甲出覓肉，因詐便口銜肉云：『挂著門外，何得不失？若如我銜肉著口，豈有失理。』（御覽八百六十二，書鈔一百四十五）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荅曰：『惟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廣記二百六十二）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久。乃荅曰：『渭陽之思，過于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荅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廣記二百六十二）

甲與乙鬬爭，甲齧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齧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

就謅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謅之。』廣記二百六十二

傖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髡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詈曰：『癡物！』諸人亦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廣記二百六十二

有癡壻，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値水，乃脫襪而渡，惟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鳴云：『嚾鴣嚾鴣！』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嚾鴣嚾鴣！』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廣記二百六十二

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藏神曰：『羊踏破菜園！』紺珠集十三

俗說

俗說

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荅曰：『此中洪洞，容卿等數百人。』（御覽三百七十一）

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類聚二十四）服除後，經年病瘳。（御覽七百四十一）

謝安小兒時便有名譽，流聞遠國。慕容垂（御覽引作廆注云一作慕容垂也）餉謝白狼眊一雙，謝時年十三。（書鈔一百二十一 御覽三百四十一）

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牀前，叩屏風呼萬起。（御覽七百一）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此句依書鈔引）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卽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既見共談，移日方去。（二字書鈔引有）大器之。（御覽四百七十五 書鈔九十八）

劉眞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屨以養母。御覽四百五十八劇方回數出南射堂射，劉往市賣屨，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劉過，初不迴顧。方回異之，遣問信，荅曰：『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屨，不得展詣。』後過，劇呼之使來，與共語，覺其佳。御覽六百九十八 書鈔一百三十六

晉哀帝王皇后有一紫磨金指環，至小，可第五指帶。書鈔一百三十六 初學記十

晉簡文集諸談士夜坐，每自設粥。書鈔一百四十四

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著臂如釧，將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御覽三百六十九

謝仁祖年少時，喜著刺文袴，出郊郭外。其叔父誚責之，仁祖于是自改，遂爲名流。御覽六百九十五 書鈔一百二十九引至郊郭，文作水

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郗曇時爲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爲妾。阿妃終身不與曇言。類聚四十四

王子敬學王夷甫呼錢爲『阿堵。』後旣詔出赴謝公主簿，過會下與擲散當其夕手自抱錢，錢竟明日。已後云：『何至須阿堵物？』御覽八百四十九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從瓦官寺前宅上，于是袁羌與人共在窗下圍棊；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荅如流，圍棊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類聚七十四

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都不點眼睛，便送還扇主，曰：御覽一引作扇主問之顧荅曰「點眼睛便欲能語！」御覽一引作那可點睛點睛便語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又七百二

桓大司馬在江陵，每歡宴，惡桓珹荅爲嘲弄；司馬每瞋珹時，使就兄索食。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云桓珹性嗷嗟犬大司馬每瞋珹時從兄索食

桓温平蜀，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甚妬，類聚三十五不卽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不卽知至此已上並依世說賢媛篇注引妬記補

桓靈寶在南州時，自講莊子七篇，一日更說。書鈔九十八

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鶴御覽引作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書鈔一百三十類聚六十八御覽五百六十七

桓玄在南州，妾當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夫人故帳與之。」御覽六百九十九

桓宣城喪後，家至貧，孔夫人疾患，須羊解神不能得。桓溫以弟買得質羊，羊主家富，謂桓言：『僕乃不須買得郎爲質，但郎家貧，幸可爲郎養買得郎耳！』車騎沖也。後江州出射堂射，羊主東邊看，車騎猶識之，呼來問：『公識我否？』荅云：『不識。』桓公曰：『我是昔日買得郎也。』御覽四百三十二

桓石虎是桓征西兒，未被舉時，西出獵，石虎亦從獵圍中射虎，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謂石虎曰：『惡郎能拔虎箭不？』石虎小名惡子，荅曰：『可拔耳！』惡子於是逕至虎邊，便拔得箭；虎跳越，惡子亦跳，跳乃高虎跳。虎還伏，惡子持箭便還。御覽八百九十二

桓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匹布置埒，令豹奴乘與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恆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類聚八十五御覽三百九十四又八百二十

桓豹奴病勞，冷無氊可臥，桓車騎自撤己眠氊與之。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八十

王僧敬神明俊徹，爲一時之標。桓玄時集聚賓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坐，都不復覺有餘人；坐無王，便覺殷仲文謝益壽爲佳。

王僧敬兄弟列坐齋中，見之若神；小人從戶前過，皆肅然毛竪。御覽三百九十三

桓玄取羊欣爲征西行軍參軍。玄愛書，呼欣就坐，乃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至夜良久乃罷。御覽七百四十七

謝仁祖書鈔一引作尋仁爲豫州主簿，在桓温書鈔引作桓玄閣下。桓聞其善箏，使呼之；既至，取箏與彈；謝即理絃撫箏，因而歌秋風，意氣殊異。桓以此知之，取謝引詣府。書鈔一百十又七十三 類聚一百六十五又五 百七十六

桓玄寵丁期；御覽引作丁牛期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恆在背後坐；三句御覽引無食畢便迴盤與之。已上亦見御覽七百五十八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類聚三十三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有國色，善吹笛。亦見書鈔一百十一後入晉明帝宮，已上亦見類聚十八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類聚四十四 御覽三百八十一又五百六十八

宋禕死後，葬在金城南山，對琅琊郡門。袁山松爲琅琊太守，每醉，輒乘輿上宋禕冢，作行路難歌。御覽五百九十七

王東亭嘗之吳郡，就汰公宿別，汰公設豆蕾糜，自噉一大甌，東亭有難色，汰公強進半甌。御覽八百五十九

王孝伯起事，王東亭殊憂懼。時住在募士橋下，持藥酒，置左側；語其所念小人俞翼，令在門前：『若見人騎儐從來，汝便可取酒藥與我。』俄有行人乘馬過，翼便進酒，王語翼：『汝更看，定非官人！』王語翼『汝幾殺我！』御覽四百六十九

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御覽二百四十九

王慶孫爲襄陽都督！後之鎮，爾時沔中蠻盛，斷道縛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貴人，試作貴人行者驅。』逼不得已，王便行。蠻以其貴人，不堪苦使，令與婦女共碓下春。御覽八百二十九引俗記

有人詣謝益壽云：『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鬚故云耳。御覽三百七十四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處，輒作詩一篇。謝益壽見詩笑曰：『青谿之曲，復何窮盡？』御覽六十七引作青谿中曲復何可窮 類聚九 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九引汎到作泛舟 曲下無之字 詩一篇作一篇詩 見詩笑曰作見其詩而嘆曰 無窮字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謂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御覽九百七十一引風俗記

殷伯仁書鈔引作伯弟爲何無忌參軍，在潯陽與何共樗蒲，得何百萬便住，何守語求決，不聽。三句書鈔引無何大怒，罵殷曰：『黷子敢爾！取節來。』殷猶傲然，謂何曰：『朝廷授將軍三千羸兵狗頭節以威蠻獠，已上書鈔一百三十亦引狗頭節作杓竦節乃復擬議國士，異事！』何便令百人收殷付獄中。殷嘯歌自若，經一日，遂恚死。御覽六百八十一又七百五十四

羊元保作吏部郎，被召見後，有傳詔來；始入門，其兒靈孫年十許歲，見傳詔，語其父曰：『兒知也正當圍棊耳！』御覽七百五十三

司馬郎君時貴，好作妓堂，然香煙熏之，屋爲之黑。書鈔一百十一

徐干木年少時，嘗夢烏從天上飛，四字御覽引有銜織樹其庭中，如此三過銜來，作惡聲而去。徐後果得三織，遂以惡終。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二

毛泰買一玉蓬，八十八分。御覽七百五十九

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恆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爲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御覽七百一

車武子婦大妬，夜恆出掩襲車，車後呼其婦兄顏熙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著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刀逕上床發，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于是慙羞而退。御覽六百九十六

張敷御覽譌邀今依類聚從彭城還，請假當歸東，傅亮時爲宋臺侍中，下舫中與張別。張不起，授兩手著舫戶外，傅遂下執其手，熟視張面曰：『樝故類聚引有故字是梨中之不臧者！』便去。御覽六百三十四類聚二十九

傅亮北征，在黃河中，垂至洛，遙見嵩高山，于時同從客在坐問傅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是一山，何以言傍眺？』傅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書寫誤耳。類聚七

何承天顏延年俱爲郎，何問顏曰：『藿囊是何物？』顏荅曰：『此當復何解邪，藿囊將

是卿？』言腹中無所有，純是藁。此是世俗相調之辭也。御覽七百四

江夷爲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淮：『卿可覓比例。』淮對曰：『臣當出外尋訪。』淮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淮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類聚四十九，御覽二百四十五

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申，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力可語。御覽四百五，又四百八十五

劉柳爲僕射，傅迪爲左丞，傅大讀書，而不可解其義；已上二句亦見書鈔九十八劉唯讀老莊而已。傅道劉云：『止讀十二卷，何足本人？』劉道傅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御覽六百十六

京下劉光祿養好鵝，劉後軍從京還鎮尋陽，以一隻鵝爲後軍別；純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隻鵝，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御覽九百十九引俗記

齊沈僧照別名法朗，攸之之孫也，記人吉凶，頗有應驗。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

至。御覽

小說

小說

齊鬲城（廣記引作南城紺珠集作歷城）東有蒲臺，秦始皇所頓處。時始皇在臺下，縈蒲以繫馬，至今蒲生猶縈，俗謂之『始皇蒲。』（已上亦見廣記四百八紺珠集引無末句）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紺珠集引作神人鞭之流血石皆赤色）陽城山上石皆起立東傾，如相隨狀，（已上亦見紺珠集二末作有趨赴之狀）至今猶爾。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海三十里，與神人相見。左右巧者潛以腳畫神形，神怒曰：『速去！』即轉馬，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出三齊要略原本說郛二十五）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爲十二枚以寫之。蓋漢十二帝之瑞

也。廣記一百三十五

滎陽板渚津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也，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或起於此。說郛二十五　廣記一百三十五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問，生不讀書，又不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阼以來，時□□書，乃使人知之者作之，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尙惜，況天下邪？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羣臣咸稱，如有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自爲汝大事也。今定汝爲嗣。』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吏人也。』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幷語汝諸弟。』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子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出漢書高祖手敕　說郛二十五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靑玉九枝，燈高七尺

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燈然則鱗皆動，爛炳若列星。而盆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于筵上，琴瑟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彩，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有繩大如指，一人吹管，一人紉繩，則琴瑟笙竽等皆作，與眞樂不殊。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璠璵之樂。』紺珠集二引此二句 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嶙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倂將以東，後不知所在。說郛二十五 出西京雜記上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飛燕，』一名『綠螭，』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九駿。有求宣，能御馬，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邸。出西京雜記 說郛二十五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入，見一男子持刀將欲

人，聞書生聲急，謂爲己故，遂縮走去，客星應時而退。如是者數遍。帝聞其聲；異而問之，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此人必婢婿，將欲肆其凶惡于朕。』仍召集　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禽拏問之，服而誅。後，帝嘆曰：『斯蓋天啓書生於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出幽冥錄 說郛二十五

武帝時，長安巧手丁緩（案出西京雜記上今本作丁諼）者，爲恆滿鐙，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之，機環運轉四周，而爐體常平，可致之被褥，故以爲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能自然轉動，又作七輪，扇輪大皆徑尺，相連續，一人運之，則滿堂皆寒戰焉。說郛二十五

孫氏瑞應圖云：『神鼎者，文質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王者興則出，衰則去。』說苑云：『孝武時，汾陰人得寶鼎，獻之甘泉宮。羣臣畢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壽王曰：「非周鼎。」上召問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壽王對曰：「周德者始於天，授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暘於天，下漏於三泉，上天報應，鼎爲周出。今漢繼周，德　顯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竝至。昔秦始皇親

求鼎於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寶自至。此天所以遺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論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啓使飛廉折金，以精神於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烹，不舉自滅，不遷自行。』拾遺錄云：『周末大亂，九鼎飛入天池。』末世書論云：『入泗水。』聲轉謬焉。（廣記二百二十九）

漢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檢頭。自此宮人檢頭，皆用玉簪，玉倍貴焉。（西京雜記上有之無末二句）

又以象牙爲篦，賜李夫人。（廣記二百二十九）

漢武以雜寶粧床屏帳等，設於桂宮，謂之『四寶宮。』（紺珠集二、海錄碎事七引作謂四寶宮也）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宮紫殿，謂之『三雲殿。』（出西京雜記上說郛二十五紺珠集二）

漢成帝好蹙鞠，羣臣以蹙鞠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棊以獻，上悅，賜之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廣記二百二十八事出西京雜記上　劉向廣記所引一或原作家君）言始於魏文帝時宮中粧奩之戲，帝爲之特妙，能用手巾角拂之。有人自言能，令試之，以葛巾低頭拂之，更妙於帝。（紺珠集二）

魏武少時，常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偸兒至。』

廬中人皆出觀，帝乃抽刃刧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呼：『偷兒今在此！』紹惶迫，自擲出，俱免。魏武又嘗云：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云：『汝懷刃密來，我心必動，便戮汝，汝但勿言，當後相報。』侍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矣。又袁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後來必高，因帖席臥牀上，劍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慎之！』後乃佯凍，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莫敢近之。（廣記一百九十）

魏武將見匈奴使，以形陋，不足懷遠國，使崔季珪代當之，自捉刀立牀頭。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王聞之，馳殺此使。（廣記一百六十九）

晉咸康中，有士人周謂者，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引升殿，仰視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邪？』荅云：『上古天帝，久已聖去，此近曹明帝也。』（紺珠集二）

晉明帝爲太子時，聞元帝沐，上啓云：（續談助引作晉明帝啓元帝）『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賀表。』荅云：『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臭，故力沐耳！得啓知汝孝愛，當如今言，父子

享祿長生也。』又啓云：紺珠集引無臣紹言至此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答云：『去垢甚佳，勞不極紺珠集引作身不勞也。』出晉敕續談助四注云此卷並秦漢晉宋諸帝紺珠集二

凌雲臺上，樓觀極盛。初造時，先秤衆材，俾輕重相稱，乃結構；故雖高而隨風動搖，終不壞。明帝登而懼其傾側，命以大木扶之。未幾頹壞。紺珠集二

晉成帝時，庾后臨朝，南頓王宗爲禁旅官典管籥。諸庾數密表疏宗，宗罵言云：『是汝家門閤邪？』諸庾甚忿之，託黨蘇峻誅之。後帝問左右：『見宗室有白頭老翁何在？』答『同蘇峻已誅。』帝聞之流涕。後頗知其事。每見諸庾道枉死。帝嘗在后前，乃曰：『阿舅何謂云人作賊，輒殺之？人忽言阿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紀聞引有頭字云：『兒何以作爾形語？』帝無言，唯大張目，熟視諸庾，諸庾甚懼。出雜語續談助四困學紀聞十三

宣帝案疑是武之誤宣問眞長：『會王如何？』劉惔荅：『欲造微。』桓曰：『何如卿？』曰：『殆無異。』桓溫乃喟然曰：『時無許郭，人人自以爲稷契。』出雜記續談助四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謂孫曰：『此是噉名客。』簡文聞之，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視之，孝伯時罷祕書丞，在坐，因視

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有驗。』

簡文集諸談士，以致後客前客，夜坐每設白粥，唯然燈，燈暗，輒更益炷。（出世說續談助四）

佛經以爲祛治神明，則聖可致。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冶之功，故不可經。』（出郭子續談助四）

簡文帝爲撫軍，所坐牀上塵，不令左右拂，見鼠行之迹爲佳。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打殺之，意不悅。門下起彈，辭曰：『鼠被害，尙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出語林續談助四）

晉孝武帝卽位時，年十三四，（續談助引作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絹裙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故也。』（二字御覽引有）謝公歎曰：『上理不減先帝。』（出世說續談助四御覽二十七）

孝武未嘗見驢，謝太傅問曰：『陛下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當似猪。』（出世說續談助四）

武帝嘗於殿北窗下淸暑，忽見一人，著白□黃練單衣，擧身沾濕，自稱是華林園中池

水神，名『淋涔君，』語帝：『若能見待，必當相佑。』帝時飲已醉，便取常佩刀擲之，刃空過無礙。神忿曰：『已不能佳士見接，乃至於此，當知之。』居少時而帝暴崩。出幽明錄續談助四

宋國初建，參軍高纂啓云：『欲量作東西堂牀六尺五寸，並用銀度釘，未敢專輒。』宋武手荅云：『牀不須局腳，直腳自足，釘不煩銀渡，鐵釘而已。』出宋武手敕續談助四

鄭鮮之王智傅亮啓宋武云：『伏承明旦見南蠻，明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羣情遷來月不？』宋武手荅云：紺珠集引僅作荅云『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出宋武手敕續談助四紺珠集二引有帝親爲荅尙在其家二句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終抱木而死。公撫木哀嗟，伐樹製屐。每懷割股之恩，輒□然流涕視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將起於此。出異苑續談助四注云此卷並周六國前漢人紺珠集二說郛二十五

王子喬墓在京茂陵，國亂時，有人盜發之，都無所見，唯有一劒，縣在空中。欲取之，劒便作龍鳴虎吼，遂不敢近。俄而飛上天。神仙經云：『眞人去世而多以劒代其形，五百年後，劒亦能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續談助四

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爲人：黃色美髮，長耳廣額，大目疏齒，方口厚脣，耳

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說郛作千）引文。（出顧玄瀨鄉記續談助四說郛二十五）

襄邑縣八十里曰瀨鄉，有老子廟，廟中九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水俱動。有能潔齋入祠者，須水温，即隨□而温。（出郭子說郛二十五）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乃納履拔劍而前，捲扯其腰，於是化爲蛇，（廣記引作於是形化成虹）遂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廣記引作智者不勇）勇者不必有仁。』（廣記引作有智說郛二十五續談助四廣記四百五十六）

孔子嘗使子貢出，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回：『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海錄碎事十四節引末作鼎無足其乘舟來耶果然）明旦，子貢乘潮至。（說郛二十五紺珠集四）

子路顏回浴於泗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曰：『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熒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皁，一鳥而二名，不亦宜乎？』（說郛二十五）

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曰：『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使筆端。』又問曰：『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出衝波傳 說郛二十五

秦世有謠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床；飲吾漿，唾吾裳；飡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遂見此謠文刊在冢壁，始皇甚惡之。及東游，乃遠沙丘而循別路，忽見羣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荅云：『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死，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說郛二十五

安吉縣西有孔子井，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後居井側，先云：『仲尼聘楚，爲令尹子西所

譜，欲如吳未定；逍遙此境，復居井側，因以名焉。』（出山謙之吳興記續談助四說郛二十五）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冬，時訖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樹檀，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說郛作伐）此木非與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榮，棄（說郛作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夫痛夫！二君，二君！』蘇秦張儀荅書云：『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游心青雲之上，飢必噉（說郛作啖）芝草，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將書，誡以行事。儀以不敏，名闇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闇，誠銜斯旨！』（出鬼谷先生書續談助四說郛二十五）

張子房與四皓書云：『良白：（宋吳开優古堂詩話引至篇末張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吳引作於）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游（吳引作潛）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良薄，承乏忝官，謂（吳引作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

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吳引作首）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夜寢（吳引作眠）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栖，（吳引作棲）不翔乎太清，騏驥遁，不步於郊莽（吳引作藪）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吳引作不得）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料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四皓荅書云：『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悟雲雨之使，奄然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曠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於絲竹，和章（說郛作聲）應於金石，飛鳥翔於紫闕，百獸出於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巖穴，足未嘗踐閭閻，目未嘗見廊廟，野食於豐草之中，避暑於林木（說郛作泉）之下；望月晦然後知三旬之終，覩霜雪然後知四時之變，問射夫然後知弓弩之須，訊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逃走，（說郛作奔）避役山草，倚朽若立，循水似濟。遂使青蠅盜聲於晨鷄，魚目竊價於隋珠，公侯應靈挺特，神父撥策，蓋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願令菽麥廁方丈之御？被龍服褻，而欲使女蘿上紺綾之緒？恐汨泥以濁白水，飄塵以亂清風；是以承命傾筐，聞寵若驚。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乞守兔鹿之志，終其寄生之命也。』（出張良書續談助四說郛二十五）

晉簡文云：『漢世人物當推子房爲標的，神明之功，玄勝之要，莫之與二。接俗而不虧

其道，應世而事不娶 玄識遠情，超然獨邁。』出商文談疏 續談助四

樊將軍噲問於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陸賈應之曰：『有。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午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云：目瞤則呪之，燈火花則拜之，午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天命無信，不可以力取也。』出西京雜記下 廣記一百三十五

湘州有南寺，東有賈誼宅。宅有井，小而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卽誼所穿。井旁局腳食牀，容一人坐，卽誼所坐也。出盛弘之荆州記 續談助四

誼宅今爲陶侃廟，時種甘猶有存者。出庾穆之湘州記 續談助四

漢董仲舒嘗夢蛟龍入懷中，乃作春秋繁露。出西京雜記上 廣記一百三十七

漢文翁當起田，斫柴爲陂，夜有百十野猪，鼻戴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嘗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爲蜀郡守。廣記一百三十七

漢武帝見画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廣記引有此句）天下廉士，何謂愚夫邪？』朔對曰：『臣聞（二字廣記引有）賢者居世，與時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六字廣記引有）汎汎如水中之鳧，與彼俱游，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二句廣記引有）何自苦於首陽乎？』上喟然而嘆。（出朔傳續談助四廣記一百七十三有末句）

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鷄、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廣記一百七十三）

武帝幸甘泉宮，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目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帝乃使朔視之，還對曰：『此「怪哉」也。（海錄碎事二十二節引作朔對曰此蟲名為怪蟲）昔秦時拘繫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即按地圖，果秦故獄。（廣記引作信如其言）又問：『何以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果糜散矣。（出朔傳說郛二十五廣記一百七十三）

楊雄謂：長卿賦不似人間來，歎服不已。其友盛覽問：『賦何如其佳？』雄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以成質。』雄遂箸合組之歌，列錦之賦。紺珠集二

楊雄夢吐白鳳皇集於玄上。紺珠集二

俞益期豫章人，與韓康伯道至交州，聞馬援故事云：『交州在合浦徐聞縣西南窮日南壽靈縣界。傳云：「伏波開道，篙工鑿石，猶有故迹。」又云：「此道廢久壅塞，戴桓溝之，乃得伏波時故船。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岸北有遺兵十餘家，居壽靈之南，悉姓馬，自相婚姻，今二百戶，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猶與中華同。」』出俞益期牋續談助四注云此卷並後漢人物

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鷄酒詣卜工問葬地。道邊遇三書生，安以鷄酒禮之，畢，告安地曰：『當四世爲貴公。』別行數步，顧視皆不見。因葬其地，後果位至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三公焉。出幽明錄續談助四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己，至誠感神，雹遂爲之沈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淒風焉。廣記一百六十一

崔駰有文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人雖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

入我里閭？』令見之，問騆，騆曰：『必瑗所書。』召瑗，將詰所書，乃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出世說續談助四）

胡廣以惡月生，父母惡之，藏之胡盧，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之。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所生，則害義，背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以其託胡盧而生也，乃姓胡。（海錄碎事七引　紺珠集二　兩背字下皆有其字　以其二字無　胡下有名廣）

馬融歷二縣兩郡，政務無爲，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在南郡四年，未嘗按論刑殺一人。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笛聲一發，感得蜻蛚出吟，有如相和。（善鼓琴以下亦見宋吳聿觀林詩話引　笛聲作之聲　脫感字及如字　蛚作蛩　出融別傳續談助四廣記二百二）

郭林宗來游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千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出膺家傳　廣記一百六十四　續談助四）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恆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見，膺與言語訖，遣廚中食。元方喜，以爲

合意，當得復見焉。廣記一百六十四

膺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膺，已上亦見蘡頭正續釋常談引首膺上有李字 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膺，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廣記一百六十四

膺爲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爲樂安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風如此。廣記一百六十四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爲豫章大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曰：『羣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廣記一百六十四

徐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思賢亭。出穉別傳續談助四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已上亦見續談助四注云出異苑 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歎顒之知人。廣記二百十八

李膺嘗以疾不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陳仲弓來，輒乘轝出門迎之。出李膺家錄 續談助四

漢末陳太邱實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邱捨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時，過中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廣記一百七十四 有客詣陳太丘談論甚久，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以延客。二子委甑竊聽客語，飯落成糜，而進。客去，太丘將責之，具言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太丘曰：『但糜自可，何必飯邪？』紺珠集二

張衡亡月，蔡邕母始懷孕。續談助作方姙 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也。』已上亦見續談助四注云出世說 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幷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廣記一百六十四

漢王瑗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紺珠集二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游

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尙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海錄碎事七引云袁紹稱鄭玄以布衣雄世 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莫，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廣記一百六十四

鄭玄葬城東，後墓壞，改遷厲阜。縣令車子義爲玄起墓亭，名曰『昭仁亭』。出玄別傳續談助四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値胡賊攻郡，友人語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遠來視子，今有難而捨之去，豈伯行邪？』賊既至，謂伯曰：『大軍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獨止邪？』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賊聞其言異之，乃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乃偃　而退，一郡獲全。廣記二百三十五

謝子微見許子政虔及弟紹曰：『平輿之淵，有雙龍出矣。』出世說續談助四注云此一卷後漢人物也

汝南中正周裴表稱許劭高□遺風，與郭林宗李元禮盧子幹陳仲弓齊名，劭特有知人之鑒。自漢中葉以來，其狀人取士，援引扶持，進導招致，則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齓，

斷寃滯，擿虛名，誠未有如劭之懿也。嘗以簡別清濁爲務，有一士失其所，便謂投之潰汙；雖負薪抱關之類，吐一善言，未曾不有尋究欣然。兄子政掌（？）抵掌擊節，自以爲不及遠矣。劭幼時謝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籥。』樊子昭　之子，年十五六，爲縣小吏，劭一見便云：『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後果有令名。（出劭別傳續談助四）

蔡邕刻曹娥碑傍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魏武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有知者。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意解絕妙好辭。（出異苑說郛）

二十五

禰正平年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交。時衡年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餘矣。（出衡別傳續談助四紺珠集二引作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逾五十相與爲爾汝交）

孔文舉中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門人忿然曰：『君責人太不以道，今晴若漆，何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得火。』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出俳諧文續談助四）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修云：『操白足下不遺賢子見輔，今軍征事大，吾制鐘鼓之音，主簿應掌；而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謹贈下錦裘二

領，八節銀角桃枝一枚，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一疋，戎金裝鞍轡十副，鈴毦一具，□使二人侍衛之；并遺足下貴室錯彩羅縠裘一領，織成韡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 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成（原注：作承）一納，不致往返。』楊太尉荅書云：『彪白：小兒頑鹵，常慮當致傾敗，足下恩矜，延罪訖今；聞問之日，心腸酷裂！省鑒衆賜，益以悲懼。』曹公卞夫人與太尉夫人袁書：『卞頓首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方今戎馬興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諮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輒行軍法。伏念悼痛酷楚，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一百疋，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楊太尉夫人袁氏荅書：『袁頓首頓首：路岐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情，抱勞山積！小兒疏細，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出魏武楊彪傳續談助四）

司馬德操初見龐士元，稱之曰：『此人當爲南州冠冕。』時士元尚少，及長，果如徽言。（出徽傳續談助四）

司馬徽居荆州，以劉表不明，度必有變，思退縮以自全；人每與語，但言佳。其妻責其無

別。曰：『如汝所言，亦復甚佳。』終免禍。（紺珠集二）

潁川太守朱府君以正月初見諸縣史燕，問功曹鄭劭曰：『昔在京師，聞公卿百僚，歎述貴郡前賢後哲，英雄瓌瑋；然未覩其奇行異操，請聞遺訓。』對曰：『郘潁川，本韓之分野，豫之淵藪。其於天官：上當角亢之宿，下稟嵩少之靈，受岳瀆之精，託晉楚之際，處陳鄭之末。少陽之氣，太清所挺。是以賢聖龍蟠，俊彥鳳舉。昔許由巢父出於陽城，樊仲甫又出陽城口侯張良又出於陽城，胡元安出於許縣，灌彪義山出於昆陽，審尋初出於定陵，杜安伯夷又出於定陵，蔡道（原注一作達）出於潁陽。』府君曰：『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彥祖，皆辭徵禮之寵，恐貴郡未有如此者也。』劭公對曰：『昔許由恥受堯位，洗耳河濱。樊仲甫者飲牛河路，恥臨濁流，回車旋牛。二周公但讓公卿之榮，以此推之，天地謂之咫尺，不亦遠乎？』（出鄭郘公對潁川太守續談助四）

劉楨以失敬罷，文帝曰：『卿何以不敬？』文憲荅曰：『臣誠庸短，亦緣陛下網目不疎。』文帝出游，楨見石人曰：『問彼石人，彼服何麤？何時去衞，來游此都？』（出世說續談助四注云此卷並魏上人）

魏王北征，踰升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

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遽令鑿看，果是大墓，礐石滿壟。一說：粲在荊州從劉表登嶂山，而見此異。曹武北征，粲猶在江南，以此爲然。（出異苑 續談助四）

管寧避難遼東還，泛海遭船傾沒，乃思其僁過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必在此。』（海錄碎事八節引末有風乃息三字 出異苑 續談助四 紺珠集二）

魏管輅嘗夜見一小物，狀如獸，手持火，向口吹之，將爇舍宇。輅命門生舉刀奮擊，斷腰視之，狐也。自此里中無火災。（廣記四百四十七）

王朗中年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與子姪宴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茂先稱此事，張曰：『王之學華，蓋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出世說 續談助四）

華歆遇子弟甚整雅，閑室之內，儼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二門之中，兩不失其雍熙之軌度焉。（出世說 續談助四）

魏國初建，潘勗字元茂，爲策命文；自漢武以來未有此制，勗乃依商周憲章，唐虞辭義，溫雅與典誥同風，于時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勗亡後，王仲宣擅名於當時，時人見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爲，論者紛紛。及晉王爲太傅，腊日大會賓客，勗子蒲時亦在焉。宣王謂之曰：

『尊君有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聞仲宣亦以爲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勗作也。御覽五百九十三

中華佛法，雖始於漢明帝，然經偈故是胡音。陳思王登魚山，臨東阿，聞巖岫有誦經聲，清婉遒亮，遠谷有流響，肅然靈氣，不覺歛襟祇敬，便有終焉之志。諸曹解音，以爲妙唱之極，卽善則之。今梵唄皆植依擬所造也。植亡，乃葬此土。出異苑續談助四

傅巽有知人之鑒，在房州，目龐統爲半英雄，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續談助四

平原人有善治傴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貨求治，曰：『君且□。』欲上背踏之。傴者曰：『將殺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出笑林續談助四

董昭爲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之世，下爲衞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衞尉啼，面言其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遷爲司徒。出語林續談助四

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卽日皓首，有未正，募工整之。有鈴下卒，著屐登緣，如履平地；疑其有術，問之，云：『兩腋各有肉翅，長寸許。』紺珠集二

晉撫軍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雋傷其道。』出郭子續談助四

王輔嗣注易，笑鄭玄云：『老奴甚無意於時。』夜久，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即入，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極有怒色，言竟便退。而輔嗣心生畏惡，經少時，乃暴疾而卒。（出幽明錄 續談助四）

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間，問王安孚云：『己才足以制之否？』孚云：『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泰初後至，一座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殺之。（出語林 續談助四）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出？』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又值其父晝寢，因共偸服散酒。其父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飮，會飮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偸本非禮，所以不拜。』（廣記一百七十四）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嵇公看，致之懷中。既詣宅，畏其有難，懼不敢相示，出戶遙擲而去。（出世說 續談助四）

鍾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書，皆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復

道也。』出語林 續談助四

阮德如每欲逸走，家人常以一細繩橫繫戶前以維之。每欲逸走，至繩輒返。時人以爲名士狂。出世說 續談助四

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出幽明錄 續談助四

桓宣武征蜀，猶見諸葛亮時小吏，年百餘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與誰比？』意頗欲自矜。荅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正不見其比。』出雜記 續談助四注云此卷並吳蜀人說郛二十五

武侯躬耕於南陽，困學紀聞十引此句於字據補 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出異苑 續談助四

襄陽郡有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水臺。宅西有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而爲梁甫吟。因名此山爲樂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出襄陽記 續談助四

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荅曰：『不，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輒顧視之，行殆不復前。出語林 續談助四

顧邵爲豫章，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有人開閤徑前，狀若方相，說是廬山君，與邵談春秋。燈火盡，燒左傳以續之，鬼反和遜，求復廟，笑而不答。（出志怪 續談助四）

沈峻、珩之弟也，甚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温使蜀，與峻別，峻入良久，謂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相送，而無麤者。』温嘉其能自顯其非。（出笑林 續談助四）

諸葛恪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曰：『向人前呼其父字，爲是禮邪？』恪笑而荅曰：『向天穿針，不見天者，其輕於天意有所在耳！』（續談助四）

孫皓初立，治後園，得一金像，如今之灌頂佛。（按此下有闕文 旌異記具載之）未莫，皓陰痛不可堪。采女有奉法者，啓皓取像，香湯浴之，置殿上，燒香懺悔，痛卽便止。（出志感徵心記 續談助四）

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爲可嗤』，借書送還亦可嗤。（海錄碎事十八）

王安豐云：『山巨源初不見老莊而意闇與之同。』晉武帝講武於宣揚場，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後寇盜蜂合，郡國無備，不能復制，皆如公言。時以爲濤不學孫吳而闇與會。王夷甫亦歎其闇與道合。（出世說 續談助四注云此卷並晉江左人）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出語林 續談助四）

裴令公姿容爽儁，疾困，武帝使王夷甫往看之。裴先向壁臥，聞王來，強回視之。夷甫出語人曰：『雙眸爛爛，如巖下電；精神挺動，故有小惡耳。』出世說續談助四

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駭省署。張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鐘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廣記一百九十七

中朝時，蜀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莫撞鐘，故聲相應。可鑢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廣記一百九十七

武庫內有雄雉，時人咸謂爲怪。華云：『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庫中，果見蛇蛻之皮。廣記一百九十七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即從華言，聲聞數十里。廣記一百九十七

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游其上。晉初，嘗有一人，悞墜穴中，同輩冀其倘不死，試投食於穴。墜者得之爲糧，乃緣穴而行。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

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不？』墜者曰：『不願停。』碁者曰：『汝從西行數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異，愼勿畏；但投身入中，當得出。若飢，卽可取井中物食之。』墜者如其言，井多蛟龍，然墜者，輒避其路。墜者緣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墜者食之，了不覺飢。可半年許，乃出蜀中；因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也。』（廣記一百九十七）

晉張華有鸜鵒，每出還，輒說僮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禁在甕中，何緣得知？』（鐵圍山叢談六）

羊琇驕豪，擣炭爲屑，以香和之，作獸形。（出列傳續談助四）

羊稚舒（原注云琇）冬月釀酒，令人抱甕暖之，須臾復易其人。酒旣速成，味仍嘉美。其驕豪皆此類。（出語林續談助四）

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作家風詩。（出世說續談助四注云此卷並晉江左人）

孫子荆新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曰：『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生伉儷之重。』（出世說續談助四）

裴僕射（原注云頠）時人謂言談之林藪。（出頠別傳續談助四注云此卷並晉江左人）

劉道眞年十五六，在門前戲，鼻上垂鼻涕至胸。洛下少年乘車從門前過，曰：『此少年甚啁塠。』（原注上呼回反下徒推反）劉隨車後問：此言爲善爲惡？答以爲善。（紺珠集引作道眞問此言佳否云佳）劉曰：『若佳言，令爾翁啁塠，爾母啁塠。』（出雜記 說郛二十五 紺珠集二 海錄碎事八）

新淦聶友小兒貧賤，常獵見一白鹿，射中之，後見箭著梓樹。（出志怪 說郛二十五）

士衡在坐，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聲荅曰：『衆鳥集，鳳皇翔。』（出語林 續談助四 說郛二十五）

士衡爲河北都督，已遭間構，內懷憂懣。聞其鼓吹，謂司馬孫拯曰：『我今聞之，不如聞華亭鶴唳。』（出小史 續談助四）

蔡司徒說，在洛陽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困學紀聞二十）

阮瞻作無鬼論。忽有人謁阮曰：『鬼神之道，古今聖賢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忽異形，須臾消滅。後年餘，遇病而卒。（出列傳 續談助四）

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人莫能屈，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詣岱，岱理稍

屈，書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此日得相制矣。』言訖失書生，明日而岱亡。出雜記　續談助四

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人誤耳。』文選潘岳懷舊賦注

齊安都王鏗，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夢見一婦人，謂之曰：『我是汝之母。』鏗悲泣。旦說之，容貌衣服，事事如平生也。御覽四百十一

鄭餘慶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以爲必是鵝鴨；乃是爛蒸葫蘆。海錄碎事六引商芸小說

學者當取三多：看讀多，持論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論爲難，爲文須辭相稱，不然同乎按檢，無足取。海錄碎事十八引小說

水飾

水飾

神龜負八卦出河，授伏犧。

黃龍負圖出河。

玄龜銜符出洛水。

鱸魚銜籙圖，出翠嬀之水，竝授黃帝。

黃帝齋於元扈，鳳鳥降於洛上。

丹甲靈龜，銜書出洛，授蒼頡。

堯與舜坐舟於河，鳳皇負圖，赤龍載圖，出河竝授堯。

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

堯與舜游河，値五老人。

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

舜漁於雷澤。

陶於河濱。

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舜。

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

白面長人而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

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

鑿龍門疏河。

禹過江，黃龍負舟。

元夷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

遇兩神女於泉上。

天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赤文。

姜嫄於河濱，履巨人之跡。

棄后稷於寒冰之上，鳥以翼薦而覆之。

王坐靈沼。於牣魚躍。

太子發度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

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麾陽侯之波。

成王舉舜禮樂，榮光幕河。

穆天子奏鈞天樂於元池。

獵於澡津，獲玄貉白狐。

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過九江，黿鼉爲梁。

塗脩國獻昭王丹鳳，飲於浴溪。

王子晉吹笙於伊水，鳳皇降。

秦始皇入海見海神。

漢高祖隱芒碭山澤，上有紫雲。
武帝泛樓船於汾河。
游昆明池，去大魚之鉤。
游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
漢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
曹瞞浴譙水，擊水蛟。
魏文帝興師，臨河不濟。
杜預造橋成。
晉武帝臨會，舉酒勸預。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
仙人酌醴泉之水。
金人乘金船。
蒼文玄龜，銜書出洛。

青龍負書出河，並進於周公。

呂望釣磻溪，得玉璜。

釣卞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鈐。

齊桓公問愚公名。

楚王渡江，得萍實。

秦昭王晏於河曲，金人棒水心劍造之。

吳大帝臨釣臺，望葛玄。

劉備乘馬渡檀溪。

澹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

淄邱訢與水神戰。

周處斬蛟。

屈原遇漁父。

卞隨投潁水。

許由洗耳。
趙簡子値津吏女。
孔子値河浴女子。
秋胡妻赴水。
孔愉放龜。
莊惠觀魚。
鄭宏樵徑還風。
趙炳張蓋過江。
陽谷女子浴日。
屈原沈汨羅水。
巨靈開山。
長鯨吞舟。

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人，

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闊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其妓航水飾，亦雕裝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機使之。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盃，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　岸水中安機如斯之妙；皆出自黃袞之思。寶時奉敕撰水飾圖經，及檢校良工，圖畫既成，奏進；敕遣共黃袞相知於苑內，造此水飾，故得委悉見之。黃袞之巧性，今古罕儔。並太平廣記二百二十六引大業拾遺

列異傳

列異傳

黃帝葬橋山，山崩無尸，惟劍舄存。御覽六百九十七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異物；其形不類狗，亦不似羊，衆莫能名。三句御覽引有一作若羊非羊若豬非豬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御覽作蝹述注云蝹音褪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頭。』已上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五又九百五十四媼復曰：『彼二童子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爲立祠，名陳寶。雄飛南集，今南陽雉縣其地也。已上廣記四百六十一亦引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寶祠中，有聲如雄雞。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七書鈔八十九引末五句

史記封禪書索隱引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爲立祠。祭則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爲勞矣。』又曰：『秦公必持不休。』荅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水經渭水篇注

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後漢書光武紀注書鈔一百三十御覽三百四十一類聚九十四引作牛畏之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藏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

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劍；忽於屋柱中得之。楚王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讎。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楚王。客令鑊煑之，頭三日三夜跳不爛。王往觀之，客以雄劍倚擬王，王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御覽三百四十三

魏公子無忌曾在室中讀書之際，有一鳩飛入案下，鷂逐而殺之。忌忿其搏擊，因令國內捕鷂，遂得二百餘頭。忌按劍至籠曰：『昨搦鳩者當低頭服罪，不是者可奮翼。』有一鷂俯伏不動。廣記百六十四

魯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少女爲魅所病，請少千。少千未至數十里止宿，夜有乘鼈蓋車從數千騎來，自稱伯敬，候少千。遂請內酒數榼，看餤數案。臨別言：『楚王女病，是吾所爲。君若相爲一還，我謝君二十萬。』千受錢，卽爲還，從他道詣楚，爲治之。於女舍前，有排戶者，但聞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風聲西北去，視處有血滿盆。女遂絕氣，夜半乃蘇。王使人尋風，於城西北得一死蛇，長數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後詔下郡縣，以其日月，大司農失錢二十萬，太官失案數具；少千載錢上書，具陳說，天子異之。廣記四百五十六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爲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達有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已上十二字御覽引闕！止吾欲有所道。』因呼諸兒，以次教戒。兒悲哀不能自勝，乃慰之曰『四時之運，猶有所終；人物短脆，當無窮。』如此數千語，皆成文章。兒乃問曰『人死皆無知，惟大人聰明殊特，獨有神耶？』荅曰『存亡之事，未易可言；鬼神之事，非人知也。』索紙作言，辭義滿紙。投地云：『封書與魏君宰，莫有信來，即以付之。』其莫君宰果有信來。御覽八百八十四 廣記三百十六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鮓菜，書鈔一百四十六引云漢川神常在承塵上喜食鮭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祀以鮓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果有衆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廣記二百九十二

西河鮮于冀，建武中爲清河太守，言出錢六百萬作屋，未成而死。趙高代之，計功用錢，凡二百萬耳。五官黃秉功曹劉商言是冀所自取，便表沒冀田宅奴婢，妻子迸日南。俄而白日冀鬼入府，與商秉等共計較定餘錢二百萬，皆商等匿。冀乃表自列付商上，詔還冀田宅。

御覽八百三十六

壽光矦者，漢章帝時人，劾百鬼衆魅。有婦爲魅所疾，矦劾得大蛇；又有大樹，人止之者死，矦劾樹，樹枯，下有蛇，長七八丈，縣而死。御覽九百三十四

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奔亭，爲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御覽一百九十四　具見洙林七十四引寃魂志高安作高要周敞作何敞當据正

故司隷校尉上黨鮑宣字二字事類賦注引有子都，少時舉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御覽一引作銀餅二　卽賣一餅以殯殮，其餘銀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靈魂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至京師，有駿馬隨之；人莫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矦家，日莫往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矦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駿馬。』矦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矦問曰：『君何以致此馬？類聚引作若此乃吾馬　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矦乃驚愕曰：『此吾兒也！』矦迎喪

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御覽一引無此四字，作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竝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類聚八十三，御覽二百五十，又八百十二，又八百九十一，又八百九十七，書鈔六十一引。子永已下，工作通）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郡患之。及費長房知是魅，乃呵之。卽解衣冠叩頭，乞自改變爲老鼈；大如車輪。長房復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去。視之，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廣記四百六十八）

費長房能使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長房敕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卽大雨。（御覽八百八十二，廣記三百九十三）

費長房又能縮地脈，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之外者數次。（類聚七十二，御覽八百六十二）

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至鬭爭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議以『貴人雖是先所幸，尸體穢汙，不宜配至尊。』乃以竇太后配食。（類聚三十五）

蔣子文漢末爲秣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爲神。御覽三百七十五

胡母班爲太山府君齎書，請河伯貽其青絲履，甚精巧也。御覽六百九十七

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立廟。兗州蘇氏母病往禱，見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度索君曰『昔臨廬山下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齊民要術十初學記二十八類聚八十六御覽八百八十二又九百六十八類林雜說十五

華歆御覽引作子魚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御覽引作子魚喜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魏志華歆傳注御覽三百六十一又四百六十七引有末句

蔣濟爲領軍，其妻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莫，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

辭於此。矦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矦，何惜不一試驗也。」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矦曰：『昨又夢如此，六字依廣記引補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于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魏志蔣濟傳注廣記二百七十六案類林雜說六云蔣濟字子通楚郡平阿人也魏文帝時爲太尉濟有子亡經六十年其妻夜夢亡兒告之曰在地下屬太山辛苦不可言今領軍府南有孫阿者太山府君爲錄事欲爲錄事願母屬孫阿使某得樂處其母驚覺涕泣告濟濟爲人剛強初不信至明夜又夢兒還如前言復告濟濟召阿至乃述夢中囑阿阿曰諾如之言地下與君方便經旬日阿病卒後數日其妻還夢見亡兒來曰某地下乃得孫阿太山錄事力也魏時人事出經列異傳文多省略譌奪而與他書所引頗不同

吳選曹令史長沙二字御覽引有劉卓病荒，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汙，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汙輒火浣之。初學記二十六御覽三百九十九

吳時長沙鄧卓爲神，遣馬卭（疑當作迎）之。見物在下，紛紛如雪。卓問持馬者，曰：『此海上白鶴飛也。』一人便取鶴子數枚與卓。（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寫本類書殘卷）

大司馬河內湯𧮷（湯御覽一引作陵一作陽）字聖卿，少時病瘧，逃神社中。有人呼杜邸杜邸，聖卿應聲曰：『諾！』起至戶口，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乃譴劾百鬼法也。（書鈔八十七）所劾輒效，（御覽五百三十二又七百四十三作乃差）

魏郡（二字御覽引有）張奮者，家巨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鄴人（御覽引作荆民）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荅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荅竝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廣記四百御覽七百六十二）

南陽宗（珠林引作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也。』鬼曰：『卿復誰？』

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問：『欲至何所？』荅曰：（二句依珠林引補）『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擔也。』定伯曰：『大善。』（御覽廣記引並作定伯乃大喜）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大重！將非鬼也？』（四字珠林引有）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其再三。定伯復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於是共道遇水，定伯因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作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於時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御覽八百八十四又三百八十七珠林六廣記三百二十一）

北地傅尙書小女，嘗拆荻作鼠，以狡獪放地。鼠忽能行，徑入戶眼土中。又拆荻更作，咒之云：『汝若爲家怪者，當更行，不者不動。』放地，便復行如前。卽掘限內覓，入地數尺，了無所見。後諸女相繼喪亡。（廣記百六十三）

昔番陽郡安樂縣有人姓彭，世以捕射爲業。兒隨父入山，父忽蹶然倒地，乃變成白鹿。兒悲號追，鹿超然遠逝，遂失所在。兒於是不捉弓終身。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乃於鹿角

問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年月分明。視之惋悔。乃燒去弧失。御覽八百八十八

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御覽引作亦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時乃聞鼓聲悵悵，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文選江淹雜體詩注 御覽八百八十四

陳留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得復生，埋我，杖，豎我瘞上；若杖拔，出之。』及死，埋杖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復如故。御覽七百十

濟北弦超神女來游，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五具。御覽七百六十一 案此嘉平中事見珠林五引搜神記

有神王方平降陳節方家，以刀二口，一長五尺，一長五尺三寸，名泰山環，語節方曰：『此刀不能爲餘益，然獨臥可使無鬼，入軍不傷；勿以廁溷，且不宜久服。三年後求者急與。』果有戴卓以錢百萬請刀。御覽三百四十五

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御覽六百九十五

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麻

姑大怒；忽見經頓地，兩目流血。御覽三百七十

蔡經與神交，神將去，家人見經詣井上飲水，上馬而去。視井上，俱見經皮如蛇蛻，遂不還。御覽三百七十五

田伯爲廬江太守，移郡淫鬼；命盡到府，一月不自來見，當壞祠。唯廬君往見，自稱縣民，與府君約，刻百日當遷大都，願見過。後如期果爲沛相公，不過于祠，常見廬君，月餘病死。書鈔七十六

豫寧女子戴氏久病，出見小石曰：『爾有神，能差我疾者，當事汝。』夜夢人告之：『吾將祐汝。』後漸差，遂爲立祠，名石侯祠。御覽五十一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之言：『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爲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

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睢陽王家賣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取考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卽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爲主壻。表其兒以爲侍中。廣記三百十六

臨淄蔡支者，爲縣吏。會奉書謁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見如城郭，遂入致書。見一官，儀衛甚嚴，具如太守。乃盛設酒殽，畢，付一書，謂曰：『掾爲我致此書與外孫也。』吏答曰：『明府外孫爲誰？』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孫天帝也。』吏方驚，乃知所至非人間耳。掾出門，乘馬所之。有頃，忽達天帝座太微宮殿，左右侍臣俱如天子。支致書訖，帝命坐，賜酒食，仍勞問之曰：『掾家屬幾人？』對：『父母妻皆已物故，尙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經幾年矣？』支曰：『三年。』帝曰：『君欲見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卽命戶曹尙書敕司命，輟蔡支婦籍於生錄中，遂命與支相隨而去。乃蘇，歸家，因發妻冢，視其形骸，果有生驗。須臾起坐，語遂如舊。廣記三百七十五

遼東丁伯昭，自說其家有客，字次節，旣死，感見待恩，常爲本家致奇異物。試臘月中從

索瓜，得美瓜數枚來在前，不見形也。御覽九百七十八

汝南北部督郵西平劉伯夷，有大才略，案行到懼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獨住宿，去火誦詩書五經訖臥。有頃，轉東首，以絮巾結兩足，以幘冠之，拔劍解帶。夜時有異物稍稍轉近，忽來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掩之，以帶繫魅，呼火照之，視得一老狸，色赤無毛，持火燒殺之。明日發視樓屋間，見魅所殺人髮數百枚。於是亭遂清靜。舊說「狸髡千人，得爲神也。御覽二百五十三

江嚴於富春縣清泉山，遙見一美女，紫衣而歌，嚴就之數十步，女遂隱，唯見所據石。如此數四，乃得一紫玉，廣一尺。又邴浪於九田山見鳥，狀如雞，色赤，鳴如吹笙，射之中，即入穴。浪遂鑿石，得一赤玉，如鳥形狀也。廣記四百一

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曰：『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壻驚，婦云：『君自有異志，當爲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視之爲何物。』後所願還至，故作其婦前卻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既上牀，壻捉之曰：『夜夜出何爲？』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託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壻放

之，與共臥。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廣記四百六十九

景初中，咸一引作城陽縣吏王臣夜倦，一引作王巨嘗作倦枕枕臥。有頃，聞竈下有呼曰：『文納何以在人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至乃飲缶一引作飯函也。御覽七百一又七百六十

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衣冠從穴中出，在廳事上已上十字依御覽引語曰：『周南，爾某月二字御覽引有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絳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緩入穴。須臾，出語曰：『向日適欲中。』鼠入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語。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卽失衣冠。周南使卒四字依御覽引補取視之，具如常鼠也。書鈔一百五十八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八十五又九百十一

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為石。御覽八百八十八

廬山左右，常有野鵝數千為羣。長老傳言：嘗有一狸食，明日見狸喚於沙州之上，如見縶縛。御覽九百十九

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索隱.

古異傳

古異傳

斲木，本是雷公採藥使，化爲鳥。玉燭寶典五又高承事物紀原十引古今異傳云啄木本雷公採藥吏爲此鳥也

甄異傳

戴祚甄異傳

司馬譙王爲像州人，上渭銀釧乙雙幷鏡于面，市酒肉，夜夢道人訴譙王求釧等，檢校即還。書鈔一百三十六

□城張闓以建武二年從野還宅，見一人臥道側，問之云：『足病不能復去，家在南楚，無所告訴。』闓憫之。有後車載物，棄以載之。既達家，此人了無感色，且語闓曰：『向實不病，聊相試耳！』闓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荅曰：『我是鬼耳！承北臺使，來相收錄；見君長者，不忍相取，故佯爲病臥道側。向乃捐物見載，誠銜此意；然被命而來，不自由，奈何！』闓驚，請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爲酹享，於是流涕固請，求救。鬼曰：『有與君同名字者否？』闓曰：『有僑人黃闓。』鬼曰：『君可詣之，我當自往。』闓到家，主人出見，鬼以赤摽摽其頭，

因回手以小鈹刺其心，主人覺，鬼便出。謂閭曰：『君有貴相，某爲惜之，故虧法以相濟；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閭後去，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閭年六十，位至光祿大夫。（廣記三百二十一）

歷陽謝允，字道通。年十五，爲蘇峻賊軍王免所掠，爲奴於東陽蔣鳳家。常行山中，見虎檻中狗；竊念狗餓，以飯飴之。入檻，方見虎，攀木仰看。允謂虎曰：『此檻本爲汝施，而我幾死其中，汝不殺我，我放汝。』乃開檻出虎。賊平之後，允詣縣，別良善，烏程令張球不爲申理，枉梏考楚。（廣記引作考訊無不至）允夢見人云：『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心，當相拯拔。』覺見一少年，通身黃衣，遙在柵外，時進獄中與允言語。獄吏知是異人，由是不敢枉允。（廣記引作獄吏以告令長，令長由是不敢誣辱）既蒙理還，乃上武當山。太尉庾公亮聞而愍之，給其資糧，遂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戴先生孟盛子非世間人也，敕：「若有西上欲見我者，可將來。」得無是君？』（廣記引作吾師戴先生者成人君子嘗言有志者與之俱來得非爾邪）允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先生，乃昔日所夢人也。問允：『欲見黃衣童子否？』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便不飢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雲紫氣蔭其上，芬馥之氣，（御覽引作或聞香氣）徹於山谷。（御覽四十三廣記四百二十六）

庾亮領荊州，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庾乃攘

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遂亡。（廣記三百二十一）

徐州民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爲征。民殺鷄求福，煑鷄頭在柈中，忽然而鳴，其聲甚長。（廣記引有此句）後破賊，帥邵寶寶臨陣戰死，于時僵尸狼藉，莫之能識。清見一人，著白錦袍，疑是主帥，遂取以聞。推揬之，乃是寶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行伍，猥蒙（廣記引作遽升）榮位，鷄之祆更爲祥。（御覽八百八十五　廣記四百六十一）

金吾司馬義妾碧玉，善絃歌。義以太元中病篤，謂碧玉曰：『吾死，汝不當別嫁，嫁當殺汝。』曰：『謹奉命。』葬後，其鄰家欲取之，碧玉當去，見義乘馬入門，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亟，姿態失常，奄忽便絕。十餘日乃甦，不能語，四肢如被撾損，周歲始能言，猶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聲見取，既被患，遂不得嫁。（廣記三百二十一）

吳興張牧，字君林，（牧字二字依御覽補）居東鄉楊里。隆安中，忽有鬼來助驅使。林原有舊藏器物中，破甑已無所用，鬼使擣甕底穿爲甑；比家人起，飯已熟。此鬼無他須，唯噉甘蔗，自稱『高褐，』主人因呼『阿褐。』（御覽引有此句）或云：此鬼爲反器『高褐』者葛。邱壠累積，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獨見之，形如少女，（御覽引作牧母見之是一小女）年可十七八，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

令林家取一白甕，盛水半，以絹覆頭，明旦視之，有物在中。（御覽引作滿甕皆金）林家素貧，因此遂富。嘗語：『毋惡我，日月盡，自去。』後果去。（廣記三百二十二，御覽九百四十七又七百五十八，並略）

沛郡人秦樹（御覽引作㨨，下同）者，家在曲阿小辛村。義熙中，（三字依御覽引補）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礙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處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過嫌，保無慮，不相誤也。』爲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女泣曰：『與君一覩，後面莫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帶結如故。（廣記三百二十四，御覽七百十八）

樂安章沈病死，未殯而蘇，云：被錄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見一女同時被錄，乃脫金釧二雙，託沈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醮接。女云：家在吳、姓徐、名秋英。沈後尋問，遂得之，父母因以女妻沈。（御覽七百十八）

吳興張安病，正發覺有物在被上，病便更甚。安自力舉被捉之，物化成鳥，如鴝鵒，瘖登

時愈。御覽七百四十三

沛國張伯遠，年十歲時病亡，見大山下有十餘小兒，共推一大車，車高數丈，伯遠亦推之。時天風暴起揚塵，伯遠因桑枝而住，聞呼聲，便歸，遂蘇，髮中皆有沙塵。後年大，至泰山，識桑，如死時所見之也。御覽九百五十五

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貧兒幼，遭暴風雨，牆宇破壞。其妻泣擁稚子曰：『汝爺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將數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廣記二百七十六

長沙王思規爲海鹽令，忽見一吏，思規問：『是誰？』吏云：『命召君爲主簿。』因出板置牀前。吏又曰：『期限長，遠在十月；若不信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時，視天上，當有所見。』思規敕家人至期看天，聞有哭聲，空中見人垂旐羅列，狀如送葬。廣記三百二十二

廣陵華逸，寓居江陵，亡後七年來還。初聞語聲，不見其形，家人苦請，求得見之。荅云：『我困瘁未忍見汝。』問其所由，云：『我本命雖不長，猶應未盡，坐平生時罰撻失道，又殺卒及奴，以此減算，去受使到長沙，還當復過。』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旣早亡，汝等當勤自勗勵，門戶淪沒，豈是人子！』又責其兄不垂教誨，色甚不平，乃曰：『孟禺已名配死錄，

正餘有日限耳。』爾時偶氣強力壯，後到所期暴亡。同上

譙郡二字佚御覽引補夏侯文規居京，亡後一年，見形還家，乘犢車，賓從數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設饌，見所飲食，當時皆盡，去後器滿如故。家人號泣，文規曰：『勿哭，尋便來。』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輒來，或停半日，其所將赤衣騶導，形皆短小，坐息籬間及廂屋中，不知。文規當去時，家人每呼令起，翫習不爲異物。文規有數歲孫，念之，抱來，左右鬼神抱取以進，此兒不堪鬼氣，便絕，不復識人；文規索水噀之，乃醒。見庭中桃樹，乃曰：『此桃我昔所種，子甚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爲不畏？』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已上略見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七齊民要術十見地有蒜殼，令拾去之，觀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廣記三百二十五

河南楊醜奴，常詣章安湖拔蒲，將暝，見一女子，衣裳不甚　而容貌美，乘船載蓴，前就醜奴，家湖側，逼莫不得返。乃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盤中有乾魚生菜。食畢因戲笑，醜奴歌嘲之。女荅曰：『我在西湖側，日莫陽光頹，託蔭遇良主，不覺寬中懷。』俄滅火共寢，覺其臊氣；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戶，變爲獺，徑走入水。廣記四百六十八

王肇常在內宿，晨起出外，妻韓氏時尚未覺；而奴子云：『郎索紙百幅。』韓視帳中，見肇猶臥，忽不復見。後半載肇亡，蘇易簡文房四譜四

述異記

述異記

廬山上有康王谷，巔（事類賦注引作北嶺）有一城，號爲釗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晦合，郡人以爲常候。（已上亦見御覽十二、事類賦注三，並無聲漸二句）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又以『釗』爲稱，斯言將有徵。（御覽八十五）

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眄杳然無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猛將弟子登山游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遍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廈，玉宇金房，琳琅焜耀，暉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名。見數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設玉膏終日。（珠林三十一，御覽四十一又六百六十三）

昔有人發廬山採松，聞人語云：『此未可取。』此人尋聲而上，見一異華，形甚可愛，其香非常，知是神異，因掇而服之，得壽三百歲也。（珠林三十六）

南康南野有東望山，營民三人上山頂，有湖清深，又有果林，周四里許，衆果畢植，間無雜木，行列整齊，如人功也。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訖，懷二枚欲以示外人，便還。尋覓向逕，回旋半日，迷不能得；卽聞空中語云：『速放雙甘，乃聽汝去。』懷甘者恐怖，放甘於地。轉眄卽見歸逕，乃相與俱卻返。（御覽九百六十六又四百九十初學記二十八類聚八十六事類賦注二十七）

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被身，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堅鳥卵，（廣記引作形如卵而堅）高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傍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爲褥。此神能變化隱身，罕（廣記引作卒）覩其狀，蓋木客山㺐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樹老中空，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哀道訓道虛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謂二人曰：『我處荒野，何豫汝事！巨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火起，合宅蕩盡。（御覽八百八十四廣記三百二十四）

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廣記引作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名夢口穴。四字賦注引有舊傳：嘗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為金鷄石。已上略見類聚九十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鷄出游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因載二字御覽引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二字廣記引有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珠林二十八廣記四百御覽八百十一又三百八十七事類賦注九案亦見今本任昉述異記，然甚簡略，不如此文詳盡。

蘆塘有鮫魚，五日一化，或為美異婦人，或為男子，至于變亂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鮫亦不能為計。後為雷電殺之，此塘遂涸。御覽七十四

豫章郡有盧松邨，郡人二字廣記引有羅根生於此邨傍墾荒種瓜，又于旁立一神壇。瓜始引蔓，清晨行之，忽見壇上有新板墨書，曰：『此是神地所游處，不得停止，種殖可速去。』根生拜謝跪咒曰：『竊疑邨人利此熟地生苗，容或假託神旨，以見驅斥，審是神教，願更朱書賜

報。』明早往看，向板猶存，悉以朱代墨，御覽九百七十八根生謝而去也。廣記二百九十四

章按縣西有赤城，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晉泰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於此山，山神屢遣狠怪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云：『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荅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遺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恨然。鳴鞞響角，淩空而逝。廣記二百九十四

和州歷陽淪爲湖。先是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爲湖。』姥後數往候之。門使問姥，姥具以告。吏遂以朱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城遂陷。類林雜說十

出海口北行六十里，至騰嶼之南溪，有淡水，清澈照底，有蟹焉，筐大如笠，脚長三尺。宋元嘉中，章安縣民屠虎取此蟹食之，肥美過常。虎其夜夢一少嫗語之曰：『汝噉我，知汝尋被噉不？』屠氏明日出行，爲虎所食，餘家人殯瘗之，虎又發棺噉之，肌體無遺。此水今猶有大蟹，莫敢復犯。御覽九百四十二

園客種五色香草，有五色蛾集其上。蠶時，有一女來養蠶，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甕，女與客俱仙去。朱翌倚覺寮雜記上

漢宣城太守封邵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海錄碎事十二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夫婦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後妻死，東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歎，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雖無異，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廣記三百八十九

陸機少時，頗好游獵，在吳豪盛御覽引有此字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取消息不？』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耳掉尾向之，其

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卽騰上，速去如飛。逕至（四字類聚引作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邨南，去機家二（廣記引作五）百步，聚土爲墳，邨人呼爲「黃耳冢」。（類聚九十四，御覽九百五，廣記四百三十七，事類賦注二十三，初學記二十九，草堂詩箋十四節引）

尋陽柴桑縣城，晉永和中，有童謠呼爲「平石城。」時人僉謂平滅石之徵也。後桓玄簒位，晉帝爲平固王，恭帝爲石陽公，俱遷於此城。（御覽）

姚興永和十年，華山東界地然，廣百餘步，草木烟枯，井谷沸竭，生物皆熟，民殘之徵也。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北，地然可爨。至九月，而驃騎范陽王司馬虓薨。十一月，惠帝因食而崩，懷帝卽位。太傅東海王司馬越殺太宰，河間王司馬顒專柄朝政，又尋死，遂洎永嘉之亂。東海淪殪，越之嗣副，亦皆殄滅。石勒焚越之尸，此其應也。（開元占經四）

桓沖爲江州刺史，乃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涉崇巘，有一湖，匝生桑樹；有大羣白鵝，湖中有敗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張鬐向之，使者不敢飲。（類聚九又八十八，御覽九百三十六）

案亦見今本任昉記中

荊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廣記二百七十六

晉元興末，魏郡民陳氏女名琬，家在查浦，年十六；飢疫之歲，父母相繼死沒，唯有一兄，傭賃自活。女容色甚豔，鄰中士庶，見其貧弱，競以金帛招要之。女立操貞，槩未嘗有許。後值盧循之亂，賊衆將加陵逼，女厲然不迴，遂以被害。御覽四百四十一引祖沖之記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逆謀，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艫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淩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廣記二百九十五

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嶽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期而三齊定焉。廣記二百八十三

晉義熙中，有劉遁者，居江陵，忽有鬼來遁宅上。遁貧無竈，以汴鎗煑飯，飯欲熟，輒失之。尋覓於籬下草中，但得餘空鎗。遁密市冶葛，煑以作糜，鬼復竊之於屋。比得鎗，仍聞吐聲，從此寂絕。御覽九百九十

乾羅者慕容廆一作鬼之十二御覽引作十一世祖也，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書鈔一百二十九又一百二十六推爲君長。御覽三百五十六又六百九十五

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滿御覽引作蒲坂，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初學記十九御覽三百七十七引祖沖之

姚萇既殺苻堅，與苻登相拒於隴東。萇夜夢堅將天帝使者勒兵馳入萇營。以矛刺萇，正中其陰，萇驚覺，陰腫痛，明日遂死。御覽四百

秦周訪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訪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宴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公，訪遂擒之，化爲雄鴨。訪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珠林三十二

呂光永康（廣記引作承康）二年，有鬼叫於都衢曰：『兄弟相滅，百姓斃，兩呂絕。』徼吏尋聲視之，則靡所見。是年光死，子紹立五日，紹庶兄纂紹而自立。（已上亦見廣記三百二十一）明年，其弟車騎大將軍常山公征光屢有戰功，疑贊不已，帥衆攻贊。所殺窮酣長酗游走無度。明年，因醉爲從弟起所殺，起推兄隆爲主。姚興因民遣叔父征西將軍隴西公碩德伐之，隆師徒撓敗，尋爲姚氏所滅。（占經一百十三）

□□王子項在荊州，永光二年，所位柏折，棟椽竝自濡溼，汁滴地，明年被誅。（占經一百十四）

張軌字士彥爲使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而涼土獨全。在職十三年，傳國三世八主一十六載。』（御覽六百八十三）

張駿有疾，夢出游觀，不識其處，甘泉涌出，有一玄龜，向駿張口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九日而死。（御覽四百）

張駿薨，子重華嗣立，虎遣將軍王擢攻拔武御始始與進園抱罕，重華遣宋輯（御覽引作樂輯）率衆拒之。濟河，次于金城，將決大戰。乃日有黑虹下于營中，（書鈔一百五十一）少日輯病卒。（御覽十四）

宋高祖微時，嘗游會稽，過孔靜宅。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之曰：『起，天子在門。』

既而失之。靜遽出，適與帝遇，延入，結交贈遺。臨别，執帝手曰：『卿後必當大貴，願以身嗣爲託。』帝許之。及定京邑，靜自山陰令擢爲會稽內史。（御覽一百二十八）

甄法崇、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繆士爲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歿。崇在廳事上，忽見一人從門入云：『繆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荅曰：『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繫苦役，窮劇理盡。』（御覽三百七十八）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日將祀，使婢于爨室造食，忽覺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見甌器自運，盛飯斟羹，羅列案上，聞哺餟之聲。清曰：『何不形見？』乃見一人著平上幘，烏皮袴褶，云：『我京兆人，亡沒飄寄，聞卿好士，故來相從。』清便席地共坐，設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圖某郡，先以訪鬼，鬼云：『所規必諧，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優閑，吾願周旋。』清荅甚善。後停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來。於是引路達彭城，方見至。同在郡數年，還都，亦相隨而返。（廣記三百二十三）

宋車騎大將軍（二字御覽引有）南譙王劉義宣鎭荊州。府吏蔡鐵者，其人（三字御覽引有，又鐵作鑯，注云音尖）善卜，能悉驗，時有妙見，精究如神。公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乃命左右射之，內置函中。

時侍者六人悉驅入齋後小小戶內，別呼人召鐵。鐵至，（能悉驗至此已上類聚引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乃召鐵今依御覽）使卜函中何物，謂曰：『中則厚賞，僻加重罰。』鐵卜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公曰：『狀之。』鐵爲之狀（三字御覽引有）曰：『兌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五子，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卽賜錢一萬。（類聚九十一御覽七百二十六又九百十一）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宮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竝遂，當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旣薄，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同侶竝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宮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竝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梁下縣一珠，大如彈丸，光耀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猪酒，遯回家，教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八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鏁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被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鏁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値與娣妹從後門出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爲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教放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鬢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十五日，還

如人形，意慮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後所取人；遍問其家，竝符合焉。髀爲戟所傷，創瘢尙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廣記二百九十六）

南康縣營民區敬之，宋元嘉元年與息共乘舫，自縣泝流深入小溪，幽荒險絕，人迹所未嘗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惡猝死。其子然火守尸，忽聞遠哭聲呼阿舅，孝子驚疑，俛仰間哭者已至。如人長大，被髮至足，髮多被面，不見七竅，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懼，因悉薪以然火。此物言：「故來相慰，當何所畏，將須然火？」此物坐亡人頭邊哭，孝子於火光中竊窺之。見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須臾裂剝露骨。孝子懼，欲擊之，無兵仗。須臾，其父尸見白骨，連續而皮骨都盡。竟不測此物是何鬼神。（廣記三百二十四）

宋元嘉初，鎭北將軍王仲德鎭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爲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卽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亡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每翥沖天；小者尙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飴之。又於庭中蹇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御覽九百十六）

青州有劉憣者，元嘉初，射得一麞，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憣怪而拔其塞

草，須臾還臥，如此三焉。愔密錄此種以求其類理，創多愈。（廣記四百四十三）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于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見材復在斷中，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繫擔頭歸，云至家當斧破然之。未至家三里，聞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幷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三字廣記引作轉頓）請乞放，王迴頭不應，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荅。去家轉近；物曰：『旣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操，（廣記引作山魈）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正欲害人自免。（珠林三十一　廣記三百二十三）

郭仲產宅在江陵批把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以竹爲窗櫺，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如林，仲產以爲吉祥。及孝建中，被誅。（御覽八百八十五　廣記三百六十）

宋元嘉（御覽廣記引作元徽）中，吳縣中都里石玄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愛其子，異於常犬，銜

食飴之，子成大狗。子每出獵未反，母輒門外望之。玄度久患氣嗽，轉就危困，醫爲處湯，須白狗肺，御覽引作犬牙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呼，倒地復起，累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與客共食之，投骨于地，母親輒銜置窟中，已上亦見類聚九十四食畢，移入後園大桑樹下，掘土埋之，日向樹嗥喚，月餘乃止。玄度漸劇，臨死屢言：廣記引作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于卒終謂左右曰『湯不救我疾，恨殺此狗。』其弟法度從此終身不食狗肉。御覽九百五十七廣記四百三十七

安國李道豫，宋元嘉中，其家犬臥於當路，豫蹴之，犬曰：『汝卽死，何以踏我？』豫未幾而卒。廣記四百三十八

庚季隨有節槩，膂力絕人。宋元嘉中，得疾晝臥，有白氣如雲，出於室內，高五尺許，有頃化爲雄鷄，飛集別牀。季隨斫之，應手有聲，形卽滅，地血滂沱。仍聞蠻嫗哭聲，但呼阿子，自遠而來，徑至血處。季隨復斫，有物類猴，走出戶外，瞋目顧視季隨，忽然不見。至晡，有二青衣小兒，直從門入，唱云：『庚季隨殺官！』俄而有百餘人，或黑衣、或朱衣，達屋，齊喚云：『庚季隨殺官！』季隨揮刀大呼，鬼皆走出滅形。還步忽投寺中；子忽失父所在，至寺，見父有鬼逐後，以皮囊收其氣，數日遂亡。廣記三百二十五

南康郡鄧德明嘗在豫章就雷次宗學，雷家住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卽夜白雷，出聽曰：『此間去人尙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遙至史墓，但聞墳下有管絃、女歌、講誦、吟咏之聲，咸歎異焉。御覽五百五十九

薄紹之嘗爲臧質參軍，元嘉二十四年，寄居東府之西賓別宅中，與祖法開鄰舍。開母劉，寢疾彌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紹之見羣鼠大者如豚，鮮澤五色，或純、或駮、或著平上幘，或著龍頭，大小百數，彌日累夜。至十九日黃昏，內屋四簷上有一白鼠，長二尺許，走入壁下，入處起火，以水灌之，火不滅，良久自滅。其夜見人修壯赤色，身光如火，從燒壁中出，經入牀下，又出壁外。雖隔一壁，當時光明洞徹，了不覺有隔障。四更，復有四人，或與紹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莫迄旦。後夕，復燒屋，有二人長九尺許，騎馬挾弓矢，賓從數十人，呼爲將軍。紹之問：『汝行何向？』荅云：『被使往東邊病人還。』二十一日，羣黨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莫常失之，至曉輒還。爾夕試繫之，須臾，有一女子來云：『勿繫此狗，願以見乞。』荅：『便以相與。』投繩，竟不敢解，倏然走出。狗於是呻喚垂死，經日不能動。有一人，披錦袍，彎弧，注鏃直向。紹之謂：『汝是妖邪，敢于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

神尋收治汝！』鬼馳弦縱矢，策馬而去。廣記三百二十五

嘉興縣睪陶郵朱休之有弟朱元，元嘉二十五年十月淸旦，兄弟對坐家中，有一犬來，向休蹲，遍視二人而笑，遂搖頭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御覽一引作明年當奈何其家驚懼，斬犬膀首路側。至歲末梅花時，兄弟相鬬，弟奮戟傷兄，官收治，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母及兄弟皆卒。御覽九百七十五類聚八十六又八百八十五又九百案今本任昉述異記亦載之文較略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寢不寤，旦亡，晡時氣息還通，自說所見，一人單衣幘，執手板稱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喚；宗之隨去殿前，中庭有輕雲，去地數十丈，流蔭徘徊，帷帨之間，有紫烟飄飆，風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階下，今入白之』須臾傳令：『謝曹君，君事能可稱，久懷欽遲，今欲相屈爲府佐；君今年幾嘗經鹵簿官未？』宗之答：『才幹素弱，仰憒聖恩，今年三十一，未嘗經鹵簿官。』又報曰：『君年算雖少，然先有福業，應受顯要，當經鹵簿官乃辟；身可且歸家，後當更議也。』尋見向使者送出門，恍忽而醒。宗之後仕廣州，年四十七，明年職解，遂還州，病亡。廣記三百七十七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屧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著，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黯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妳，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廨火頻四發，狼狽澆沃，竝得時死，（案有譌字）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爲吃嚧，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荅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荅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令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廨本是沈宅，因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獪；忽君攘卻太過，乃至罵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興惡，鬼當相困。』（當下疑奪不字）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

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丞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禮，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珠林四十六

燉煌索萬興晝坐廳事。東間齋中一奴子，忽見一人著幘，牽一驄馬，直從門入，負一物狀如烏皮隱囊，置砌下，便牽馬出門。囊自輪轉，徑入齋中，緣牀腳而上，止于興膝前，皮即四處卷開，見其中周匝是眼，動瞬甚可憎惡，良久又還，更舒合，仍輪轉下牀，落砌西去。興令奴子逐至廳事東頭滅，惡之，因得疾亡。廣記三百二十五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棗樹，高四丈許。小婢晨起開戶埽地，見棗樹上有一人，修壯黑色，著皁襆帽，烏韋袴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覺家出看　秀之扶杖視之，此人謂秀之曰：『僕來召君，君宜速裝。』日出便不復見，積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後便絕。同上

陶繼之元嘉末爲秣陵令，殺劫，其中一人，是大樂伎，不爲劫而陶逼殺之。將死曰：『我實不作劫，遂見枉殺，若見鬼，必自訴理。』少時，殺劫至此已上六帖廣記引並作訾枉殺樂伎今依御覽引補夜夢伎來云：『昔枉見殺，訴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須臾復出，乃相謂云：『今直取

陶秣陵，亦無所用，更議王丹陽耳！」言訖，遂沒。陶未幾而卒。王丹陽果亡。（廣記三百二十三御覽四百六帖二十三）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爲祟，所著衣帢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癘疫，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裸身長丈餘，臂腦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爲黃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爲石，或作小兒，或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迹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廣記三百二十五）

宋費慶伯者，孝建中仕爲州治中，假歸至家，忽見三騶皆赤幘同來云：「官喚，」慶伯云：「纔謁歸，那得見召？且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騶荅云：「非此間官也？」慶伯方知非生人，遂叩頭祈三騶同詞，因許回換，言：「卻後四日當更詣君，可辦少酒食見待，愼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爲力矣。」慶伯欣喜拜謝，躬設酒食，見鬼飲噉不異生人；臨去曰：「哀君故爾，乞祕隱也。」慶伯妻性猜妬，謂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慶伯不得已，因

具告其狀。俄見向三騶，楚撻流血，怒而立于前曰：『君何相誤也？』言訖失所在。慶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廣記三百二十六

潁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語，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衞重複，將庾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爲府君，府君執筆簡問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尙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庾出，至城門也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閑麗，曰：『庾君幸得歸，而留停如此，是門司求物。』庾云：『向被錄，輕來無所齎持。』女脫左臂三年金釧投庾云：『幷此與之。』庾問女何姓，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遭亂亡。』庾曰：『我臨亡遺齎五千錢，擬市材，若再生，當送此錢相報。』女以『不忍見君獨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庾竟不覆白，更差人送去。庾與女別，女長歎泣下。庾既恍忽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廣記三百八十三

王瑤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瑤亡後，有一鬼細長黑色，袒著犢鼻褌，恆來其家；或歌嘯，或學人語，常以糞穢投人食中。又於東隣庾家，犯觸人不異王家時。庾語鬼：『以土石投我

非所畏，若以錢見擲，此眞見困。』鬼便以新錢數十，正擲庾額。庾復言：『新錢不能令痛，唯畏烏錢耳！』鬼以烏錢擲之，前後六七過，合得百餘錢。（廣記三百二十五）

東平畢衆寶，家在彭城，有一驄馬甚快，常乘出入，至所愛惜。宋大明六年，衆寶夜夢見其亡兄衆慶曰：『吾有戎役，方置艱危，而無得快馬，汝可以驄馬見與。』衆寶許諾。旣覺，呼同宿客說所夢始畢，仍聞馬倒聲，遣人視之，裁餘氣息，狀如中惡。衆寶心知其故，爲試治療，向晨馬死，衆寶還臥如欲眠，聞衆慶語云：『向聊求馬，汝治護備至，將不惜之，今以相還，別更覓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御覽八百九十七）

宋驃騎大將軍河東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年卽位。元景乘車行還，使人在中庭洗車轅，晒之，有飄風中門而入，直來衝車。明年而闔門被誅。（御覽八百八十五）

宋大明中，頓丘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牀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是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虀，親自切血，染虀食之。棄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爲王道隆所害。（御覽八百八十五　廣記三百六十）

武康徐氏，宋太元中，（太元疑是大明之譌）病瘧，連治不斷。有人告之曰：『可作數團飯出道頭，呼

傷死人姓名云：「為我斷瘧，今以此團與汝。」擲之徑還，勿反顧也，』病者如言，乃呼晉故車騎將軍沈充。須臾，有乘馬導從而至，問汝何人，而敢名官家？因縛將去，舉家尋覓經日，乃於冢側叢棘下得之，繩猶在時，瘧遂獲瘥。御覽七百六十六

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月，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蚓並張口吞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御覽九百四十七 廣記四百七十三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氏，奉佛法。太始五年。廣記引作三年 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烟霧，垂頭屬聽事前地，頭頸如大赤鳥，廣記引作馬 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神；降之，汲水益之，飲百餘斛，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亡後半歲，明年廣記引無年字 帝崩。登之自此事遂衰敗。御覽八百八十五 廣記三百六十

豫章胡茲在蜀郡治。宋泰始四年，空中忽有故冢墓甎，青苔石灰著之，磕然擲其母前甚數，或五三俱至，舉家驚懼；然終不中人，旬日乃止。御覽七百六十七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竭；人教之燒死人骨末以傳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岡，取一髑髏，燒以傳瘡。其夜、戶內有爐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

『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荅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醊之，無復災異也。珠林四十六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爲母作粥，將熟變而爲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珠林引有此句 母尋亡。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皃如平生，諸兒號慼，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廣記引作所使婢，姙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見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爲父辦食殺鷄，刳洗已竟，鷄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亡。珠林九十五 廣記三百二十五

朱道珍嘗爲孱陵令，南陽劉廓爲荆州參軍，每與圍碁，日夜相就，局子略無暫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廓開書，看是道珍手跡，云：『每思碁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領。』廓讀書畢，失信所在，失其書信 寖疾尋亡。御覽七百五十三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殯；忽形見，還坐尸側，慰勉其母，衆皆見之：指揮送終

之具，務從儉約。謂母曰：『家比貧，秦又亡歿，永違侍養，殯殮何可廣費？』廣記三百二十三

蜀郡成都張伯兒，年十餘歲，作道士，通靈有遠鑒，時飲醇灰汁數升，云以洗腸療疾。御覽八百七十一

獨角者，巴郡江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尙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珠林三十一　廣記四百七十一

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半寸。類聚十八　御覽三百七十三　又三百八十三

逢桃杖居江夏，病疾困篤，頻上奉章。夜中有物若豕，赤色，從十餘人，皆操繩，入門周床一匝而去。往問道士張玄冥，冥曰：『見者祟物伏罪，烏衣入宅里社檢譏耳，疾尋當除。』自是平復也。書鈔八十七

荀瓌字叔瑋，事母孝，好屬文及道術，潛棲卻粒。嘗東游，已上四句類聚引作寓居江陵　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

賓主歡對。已而（二字御覽引有）辭去，跨鶴騰空，眇然煙滅。（類聚六十三又九十御覽事類賦注十八案亦見任昉記）

尋陽張允，家在本郡，郡南有古城。張少貧，約屢往游憩。忽有一老公，來與張言，因問之：『此城何名？』荅曰：『吾不知爲南郡城耳！』言訖便去，不知所之。張既出官仕進，累遷位登元凱，後爲南郡太守，卽以城號。以志老父之言焉。（御覽）

漆澄豫章人，有志幹絕倫。嘗乘船釣魚，俄頃盈舟；既而有物出水，鱗鱗黑色，長如十丈，不見頭尾。闔船驚怖，澄獨色不變。（初學記二十二引祖沖之）

諸葛景之亡後，宅上嘗聞語聲。當酤酒還，而無温鎗；鬼云：『卿無温鎗，那得飲酒？』見一銅鎗從空中來。（御覽七百五十七）

夏侯祖欣（書鈔引作歡下同）爲兗州刺史，喪於官，沈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詣僧榮，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此帶殊好，豈能見與之？』（書鈔引作當能與之）沈曰：『甚善。』（已上書鈔一百二十九亦引）夏侯曰：『卿直許終不見關，必以爲施，可命焚與？』沈對前燒，視此帶已在夏腰矣。（御覽六百九十六）

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爲一門，以問竺法度，云：『當暴貴，但不得久矣。』果

然，如其所言。廣記二百七十六

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倦寢；二字廣記引有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乃見一朽棺，頭穿壞，髑髏墮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著棺中，以髐塞穿，即於髑髏處六帖引作其處 廣記引作路旁得一雙金指環。御覽四百七十九引桓沖之記又三百九十九 六帖二十三 廣記二百七十六

陳敏爲江夏太守，許宮亭廟神一銀杖，後以一鐵杖銀塗之。送杖還，廟神巫宣教曰：『陳敏之罪，不可容也。』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敏舟値風傾覆矣。書鈔一百三十三

庾邈與女子郭凝私通，詣社約取爲妾，二心者死。邈遂不肯婚娉。經二載，忽聞凝暴亡。邈出門瞻望，有人來，乃是凝，歛手歎息之，凝告郎：『從北郵還，道遇強人，抽刃逼凝，懼死從之，未能守節，爲社神所責，卒得心痛，一宿而絕。』邈云：『將今且停宿。』凝荅曰：『人鬼異路，毋勞爾思。』因涕泣下霑襟。書鈔八十七御覽五百三十二

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姿容絕倫，崔傾懷招攬，約女爲妾。後三更中，忽聞叩門外，崔披衣出迎，女雨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懷中抽兩疋絹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爲君作襌衫，未得裁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荅之，女取錦曰：

「從此絕矣！」言畢，豁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夜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荅云：「此女舊織餘兩疋絹在箱中，女亡之始，婦出絹欲裁爲送終衣，轉盼失之。」崔因此具說事狀。御覽八百十七

蘭啓之家在南鄉，有樗蒲婁廟。啓之有女，名僧因，忽　氣而寤，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帳中，仍陳盛筵，以金銀爲俎案，五色玉爲杯椀，與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廣記二百九十四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後形見於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舉杯與之，曰：「好酒！」語妻曰：「與卿三年別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如存，豈非至願？」遂不服藥而歿。廣記三百十八

汝南周義取沛國劉旦孫女爲妻，義豫章艾縣令弟，路中得病，未至縣十里，義語必不濟，便留家人在後，先與弟至縣，一宿死。婦至，臨尸，義舉手別婦，婦爲梳頭，因復拔婦釵。歛訖，婦房宿，義乃上牀謂婦曰：「與卿共事雖淺，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離隔人室家，終沒不得執別，實爲可恨！我向舉手別，又拔卿釵，因欲起，人多氣逼不果。」自此每夕來寢息，與平生無異。廣記三百二十二

武昌小吏吳龕得一浮石，取其（疑當作置）床頭，化成一女，端正，與龕爲夫妻。（書鈔七十七案亦見今本任昉記）

陳留董逸少時，有隣女梁瑩年稚色豔，逸愛慕傾魂，貽椒獻寶，瑩亦納而未獲果。後逸鄰人鄭充在逸所宿，二更中門前有叩掌聲，充臥望之，亦識瑩，語逸曰：『梁瑩今來。』逸驚躍出迎，把臂入舍，遂與瑩寢，瑩仍求去，逸攬持不置，申款達旦，逸欲留之，云：『爲汝烝豚作食，』食竟去。逸起閉戶施帳，瑩因變形爲狸，從梁上走去。（御覽九百十二）

南康營民任考之伐船材，忽見大社樹上有猴懷孕，考之便登木逐猴，騰赴如飛。樹既孤迥，下又有人，猴知不脫，因以左手抱樹枝，右手撫腹。考之禽得，搖擺地殺之，割其腹，有一子，形狀垂產。是夜夢見一人稱神，以殺猴責讓之。後考之病經旬，初如狂，因漸化爲虎，毛爪悉生，音聲亦變，遂逸走入山，永失蹤迹。（御覽九百十廣記一百三十一）

南齊馬道猷爲尚書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見鬼滿前，而傍人不見。須臾兩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屐上，指以示人：『諸君見否？』傍人竝不見。問魂形狀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蝦蟇，云必無活理，鬼今猶在耳中。』視其耳皆腫，明日便死。（廣記三百二十七）

廣州顯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詣厠，于戶中遇一鬼，狀如崑崙，兩目盡黃，裸身無衣。法力素有膂力，便縛著堂柱，以杖鞭之，終無聲。乃以鐵鎖縛之，觀其能變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同上

靈鬼志

荀氏靈鬼志

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世說方正篇注引靈鬼志謠徵

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世說容止篇注引同上

庾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世說傷逝篇注引同上

初，桓石民爲荆州？鎮土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　揚州大佛來上　』少時，石民

死，王忱爲荊州。佛大，忱小字也。（世說汰侈篇注引同上）

河間王顒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者，甚壯健；常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爲之歌曰：『壟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腹中寬，丈八大矟左右盤。』（類聚六十書鈔一百二十四御覽三百五十四）

陳安爲河間王顒給使，甚壯健。常樂一馬，駿駃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御覽八百九十七）

嵇康鐙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吾恥與魑魅爭光。』（廣記三百十七）

嵇中散神情高邁，任心游憩；嘗行西南游，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在亭中。此亭由來殺人，宿者多凶；（已上依御覽引）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荅云：『身是故人，幽沒于此數千年矣；（四字依御覽並事類賦注引補）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怳

若蹔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於是中散以琴授之，旣彈衆曲，亦不出常；唯廣陵散聲調絕倫。中散纔從受之，半夕悉得；於是至此已上依御覽事類賦注引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又不得言其姓。六字依御覽引補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還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廣記三百十七御覽五百七十九引作靈異志事類賦注十一同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嵇家，家去五丈數里；合葬還五丈，未達減一里許。先是空岡，忽見四帀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便爲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爲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聲。而心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胸，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汝至寺中和尙前了之。』鬼亦擒子長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爲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廣記引作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畏之？』廣記引無未字後道人作禿下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人面，何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家，已三更盡矣。法苑珠林六十

廣記三百五十八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爲何神？沙門爲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幡仗者，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總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珠林九十五廣記一百六十一

石虎時，有胡道人驅驢作估于外國。深山中行，有一絕澗，窈然無底；行者恃山爲道，魚貫相連。忽有惡鬼牽驢入澗中，胡人性急，便大嗔惡；尋跡澗中惡鬼，祝誓呼諸鬼神下逮。忽然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鬼，大鑠項，脚著木桎梏，見道人，便乞食，曰：『得食，當與汝。』既問，乃是鬼王所治。前見王，道人便自說：驅驢載物，爲鬼所奪，尋跡至此。須臾卽得其驢，載物如故。御覽七百三十六

蔡謨徵爲光祿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人立離啼哭。不解所爲，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

斃。廣記三百二十

河內姚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恆入野耕種，唯有七歲女守屋，而漸瘦。父母問女，女云：『常有一人，長丈餘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還出下部，如此數過。「愼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遂移避。同上

吳興武唐閭勦淩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烏幘吏逕將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勦捉柂，二吏紐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及平望亭，潛逃得歸。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菽，又令捉柂船，二吏紐挽始前。至嘉樂故家，謂勦曰：『我須過一處，留汝在後，愼勿復走；若有飲食，當相喚。』須臾，一吏呼勦上；見高門瓦屋，歡醼盈堂，仍令勦行酒，並賜炙啖。天將曉，二吏云：『　去，汝且停。』頃之，但見高墳森木，勦心迷亂。其家尋覓，經日方得。尋發大瘡而死。同上

南平國蠻兵，義熙初隨衆來姑熟，便有鬼附之；聲呦呦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于時郗倚爲府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尉。予爲國郎中，親領此土，荊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廣記三百二十二

平原陳皐於義熙中從廣陵樊梁後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長可丈許，首戴絳冠，形如鹿角，就皐求載，倏爾上船。皐素能禁氣，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張眼，以杖竿擲之，卽四散，成火照於野。皐無幾而死。同上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御覽引作師 卽白衣，非沙門也。嘗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云：『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苔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君此籠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便是神人也。』二句御覽引有 乃下擔，卽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饍豐腆亦辦。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卽復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卽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恪，不行仁義，語

擔人云：『吾試爲君破奴慳囊。』卽至其家。有一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御覽一引作柳下 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斗罌中，終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七字依御覽一引補 便往語言：『君作百人廚，以周一方窮乏，馬當得出耳。』主人卽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餉百姓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牀上也。珠林六十一御覽三百五十九又七百三十七

有沙門曇游，戒行清苦。時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噉其食飲，無不吐血而死。曇游嘗詣之，主人不食，游便咒焉。見一雙蜈蚣長尺餘，於盤中走出，因絕食而歸，竟無他。廣記三百五十九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其家累世爲蠱以致富，子女豐悅。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家人悉行，婦獨守家；見屋中一大缸，試發，見一大蛇，便作沸湯，悉灌殺之。家人還，婦具說焉，舉家驚惋。無幾，其家疾病亡略盡。御覽七百四十二

人姓鄒坐齊中，忽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舒甄仲。既去，疑其非人，尋其刺，曰：『吾知之矣，是予舍西土瓦中人。』便往令人將鍤掘之，果于瓦器中得桐人，長尺餘。御覽七百六十七

郗世了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旣破出之，龜行動與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廣記四百七十二

濡須口有一大舶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覺，卽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船覆於此，於今存在。御覽三百九十九引靈魂志　案魂當是鬼字之譌

李通喪，有一客往弔之；李通子哭，便進上聽事。忽通從閤中出，以綸巾繫頭。書鈔一百二十九引盧異志　案陳氏本書鈔及俞氏唐類函並作述異志　蓋以意改疑亦是靈鬼志也

歷陽縣張應，先是魔家，取佛家女爲婦。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病，因爲魔事，家財略盡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爲我作佛事。』應便往精舍中見竺法鏡，鏡曰：『佛普濟衆生，問君當一心受持身戒耳。』曇鏡期明當向其家。應夢見一人，長丈五六，正向於南面趨步入門，曰：『此家寂寂乃爾不淨。』夢中見鏡隨此人後，白曰：『此家始欲發意，未可一一責之。』應先手巧眠覺，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鏡明食時往，應高座之屬具足已成。聞應說夢，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尋差。辯正論八注

祖台之志怪

祖台之志怪

漢武帝與近臣宴會于未央殿，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陳。』乃見屋梁上有一翁，長八九寸，拄杖僂步，篤老之極；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因仰首視殿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東方朔曰：『其名「藻居」，兼水木之精，春巢幽林，冬潛深河。今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於帝。曰仰視宮殿，殿名未央，訴陛下方侵其居宅未央也；俯指陛下腳者，足也，願陛下宮殿足於此，不願更造也。』上爲之息宮寢之役。居少時，帝親幸河都，聞水底有弦歌之聲，又有善芥。須臾，前梁上老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乘藻，甚爲鮮麗，淩波而出，衣不沾濡。帝問曰：『聞水底奏樂聲，爲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止息斧斤，得全其居宅，不勝嘉歡，故私相慶樂耳。』獻帝一紫螺殼，狀如牛脂。帝曰：『朕

闇無以識君，東方生知耳；君可思以吳囗貽之。』老翁乃顧命取洞穴之，一人卽受命下沒泉底，倏忽還到，奉大珠徑寸，明耀絕世。帝甚甑焉，問朔：『何以識此珠爲洞穴之寶？』朔曰：『河底有洞穴之寶。』帝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書鈔一百五十八

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爲室家；持一雙金鏆古喚切與，太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鋑竹恚切鏆。』鋑鏆者，其狀如紐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鋑鏆，開棺，見夫人臂果無復有鋑鏆焉。御覽七百十八

吳未亡前，常有紫赤色氣見牛斗之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憂吳方興；惟張先於天文尤精，獨知爲神劍之氣，非江南之祥。御覽六

陶太尉微時，喪當葬，家貧，親自營作塼；有一斑牸牛塼，已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忽於道中逢一老翁，云君欲何所覓？太尉具荅。更擧手指云：『向於山岡上見一牛眠山坳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便好作墓安墳當之，致極貴；小復不當，位極人臣，世爲方嶽矣。』又指一山云：『此山亦好，但不如向耳，亦當世出刺史耳。』言訖，便不復見。太尉墓之，皆如其言。御覽九百

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蛟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於是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蛟數創，流血滿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初學記七

晉懷帝永嘉中，譙國丁祚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北有社，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額下，聚地兩處，各有升餘。祚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爲螢火數千枚，縱橫飛散。御覽九百四十五

隆安中，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正匪切 潮去，於簄中得一女人，長六尺，有容色，無衣服；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人有就辱之。悝夜夢云：『我是江黃，昨失道落君簄，小人遂見加淩；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移，潮來自逐水去。姧者尋病。御覽六十八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爲設酒饌。御覽引作噉 餘鳥啄甖，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名；已上四句御覽引有 下七子盒盤，盤中亦無俗間常肴敉。書鈔一百十四 御覽八百四十九 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撫琴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歌畢，婉便辭去。御覽五百七十二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敍別，幷贈織成褌書鈔一引作單衫也。書鈔七十七又一百二十九初學記二十六

吳中書郎盛沖御覽一引作仲下同至孝，母王氏失明。沖暫行，敕婢爲母作食；婢乃取蠐螬蒸食之，王氏甚以爲美，而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蠐螬！』沖抱母慟哭，母目霍然開明。珠林四十九御覽四百十一又九百四十八

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行至曲阿塘上，見一女子，容貌端正，便呼卽來，•二句書鈔引有便留住宿。士解臂上金鈴御覽引一作鈴一作合下同繫其臂，御覽一引作肘下令萛更來，遂不至。明日，更使尋求，都無此色。忽過一豬圈邊，見母豬臂上御覽一引作胛繫金鈴。御覽九百三十又七百十七書鈔一百三十五

廷尉徐元禮嫁女，從祖與外兄孔正陽共詣徐家。道中有土牆，見一小兒，裸身，正赤，手持刀，長五六寸，企牆上磨甚駃，獨語；因跳車上曲闌中坐，反覆視刀，輒舐之。至徐家門前桑樹下，又跳下，坐灰中，復更磨刀。日晡，新婦就車中，見小兒持刀入室，便刺新婦，新婦應刀而倒；扶還解衣，視小腹紫色，如酒槃大，炊頃便亡。鬼子出門鐉刀，上有血，塗桑樹葉，火然，斯須

燒。（御覽三百四十五）

荀晞爲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日行千里。』晞乃命具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荅書還，至一更始進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惟雙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裹，故外不覺也。（御覽九百）

蹇保至壇丘隖上北樓宿，暮鼓二中，有人著黃練單衣白帢，將人持炬火上樓。保懼，藏壁中。須臾有三婢上帳，使迎一女子上，與白帢人入帳中宿。未明，白帢人輒先去。如此四五宿。後向晨，白帢人纔去，（已上十三字御覽引有）保因入帳中，問侍女子：『向去者誰？』荅曰：『桐郎；道東廟樹是。』至暮鼓二中，桐郎復來，保乃斫取之，縛著樓柱。明日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詣丞相，渡江未半，風浪起；桐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

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縣人私通，此人估還於縣東靈慈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接，爲設食鰌鳖。食畢，女將兩鰌鳖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語此女已死。乃往省之，尚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鰌鳖。（御覽九百四十三）

孔氏志怪

孔氏志怪

楚文王好田，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飆鮮白，而不辨其形。鷹於是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爲鷹所制。』乃厚賞獻者。（初學記三十）

盧充者，范陽人也，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類林雜說十三引府下有女字案衍也）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曰：『此何府也？』荅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幞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

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卽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草堂詩箋二十七節引東廊作東廂）充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焉。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自留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涕零；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喪。居四年，（蒙求注引作經三年詩箋亦作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水中，（二字依蒙求注引補）忽見二犢車，乍浮乍沒，（乍沒作乍沉類林並同）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握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別離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座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追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大家，卽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

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矣。』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尙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世說方正篇注李瀚蒙求注上引略

二百十八

後漢末，三字廣記引志怪有有一人腹內痛，御覽廣記引作有人得心腹瘕病晝夜切痛；臨終，二字廣記引有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六字廣記引有剖之，得一銅鎗，御覽一引作鐺容可數合。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便往，出巾箱內藥以投之，鎗卽化爲清酒。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四十三又七百五十七廣記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已上依世說巧藝篇補以付妻。世說作常在母鍾夫人許注引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皃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會善書至此已上並依世說補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于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世說注引孔氏志怪

義興有邪足（初學記引作白額）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幷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世說自新篇注初學記八）

干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世說排調篇注）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帝夢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馬，帝曰：『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廣記二百七十六）

會稽盛逸嘗晨興，路未有行人。見門內柳樹上有一人，長二尺餘，衣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樹葉上露。良久，忽見逸，神意如驚，遽即隱不見。（類聚八十九御覽九百五十七）

會稽吏謝宗赴假吳中，獨在船；忽有女子，姿性妖婉，來入船。問宗：『有佳絲否？欲市之。』宗因與戲，女漸相容。留在船宿歡宴，既曉，因求宗寄載，宗便許之。自爾船人恆夕但聞言笑兼芬馥氣。至一年，往來同宿；密伺之，不見有人。方知是邪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得二物，並小如拳。以火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自說：『此女子一歲生二男，

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既爲龜，送之於江。御覽九百三十一

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酉陽雜俎四引于氏志怪案于氏疑是孔氏之譌

神怪錄

神怪錄

會稽吳詳者，少爲縣吏，夜行至溪，見一女子，遂捉之宿；仍依寢，自明旦去。女贈詳以紫手巾，詳荅以白手巾。書鈔一百三十六引作志怪其文較略　案御覽七百十六引

將軍王果，昔爲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望見江岸石壁千丈，有物懸之在半崖，似棺槨，令人緣崖，就視，乃一棺也。發之，二字依御覽引補骸骨存焉。有石誌云：御覽引作銘曰『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視銘愴然云：『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捨去？』因留爲營斂葬埋，設祭而去。李瀚蒙求注中引神怪志御覽五百五十九同

神錄

劉之遴神錄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爲湖。』有嫗（寰宇記引作老母，下同）聞之憂懼，每旦往窺城門；門侍（寰宇引作門傳兵）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爲谷。（水經注二十九引神異傳）老母牽狗北走六十里，移至伊萊山得免。西南隅今乃有石室，名爲神母廟；廟前石上，狗迹猶存。（寰宇記二十二引，上同）

聖英廟在（補四字）晉陵既陽城。（寰宇記九十二引劉之遴神異錄）

廣陵縣女美，（輿地紀勝九引神異錄美上有杜字，應據補）有道術，縣以爲妖，桎梏之；忽變形莫知所之。因以其處爲立廟，曰東陵，號聖母。（並上同）

齊諧記

齊諧記

吳當陽廣記引作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已上五句初學記引作著一短蘆遑遽垂死因以繩繫蘆，廣記引有此句欲取著船頭。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蹋殺之。」昭意甚憐此蟻，會船至岸，蟻緣繩得出。二句依御覽並廣記引補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曰：「僕不慎墮江，慚君濟活。僕是蟻王，廣記引作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類聚九十七御覽四百七十九此下並略歷十餘年，時江左所在刼盜，昭之從餘杭山過，爲刼主所牽，廣記引作橫被錄爲劫主繫餘姚獄。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曰：「蟻云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有囚言：已上四句廣記引作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莫果夢烏衣人言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子

將下赦，令不久也。』初學記廣記引並作天下既亂赦令不及也核以下文似誤於是便覺。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四十二廣記四百七十三

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廣記引作師道宣年二十二。少來了了，忽得時行病，差後發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猶多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已上八句廣記引作少未了了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復數。後有一女子，樹下採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間；後還作人，皆知取之。廣記引作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一年還家，復爲人。遂出都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詢自云：『吾昔曾得病發狂，化作虎，噉人一年。』中兼道其處所姓名。其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以付官。遂餓死建康獄中。御覽八百八十八廣記四百二十六

晉孝武太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噉膾；江北華本者，爲人好噉鼈臛；已上二句亦見御覽八百六十一有江北二字爲人二字據補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鼈，大如釜蓋，頭尾猶是大蛇；繫之經一月，盡變鼈。便取作膾，報華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彊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臠，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噉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向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僅免。本後于宅得一蛇，大二圍，長五六尺，打殺作膾，喚麻姑別。復切魚爲膾自食，以蛇膾與麻。二句依書鈔引

補

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魚。華本因醉，喚家人奉蛇皮及餘肉出。麻姑見之，大吐，歐血而死。廣記一百三十一　書鈔一百四十五　御覽八百六十二

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之初，有一人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兒忽得時行病，書鈔引作有郭愷兄弟三人寒天而忽得時行病　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已上書鈔一百四十三亦引語　曰：『汝當自覓食。』後至一家，門前已得筥飯，又從後門乞，其人荅曰：『實不知君有兩門。』腹大飢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噉兩畦，便大悶極臥地。須臾至大吐，吐一物，似龍，出地漸漸大。須臾，主人持飯出，腹不能食，遂撮飯內著向所吐出物上，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御覽八百四十九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未有婦兒。宗賃不在家，御覽引作會道宗收債不在家廣記引作一日道宗他適　鄰人聞其屋中碰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屋中。鄉里驚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母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膺，廣記引作衆共格之傷數人後人射虎箭帶膺　幷戟

剌中其腹；然不能卽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朝冥哭臨之。珠林三十二御覽八百八十八廣記四百二十六

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教以一雄雞置棺中。此雞每至天欲曉，輒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徹，不異栖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廣記四百六十一

周客子有女，噉膾不知足，家爲之貧。御覽引有此句 自至長橋南，見罛者挫魚作鮓，以錢一千，求作一飽。乃擣噉魚食五斛，便大吐之。書鈔一百四十五兩引 有蟾蜍從吐中出，婢以魚置口中，卽成水。女遂不復噉膾。御覽八百六十二

有范光祿者得病；腹腳並腫，不能飮食。忽有一人，淸朝不自通達，進入光祿齋中；就光祿邊坐。廣記引作坐於光祿之側 光祿謂曰：『先不知君，君那得來而不自通？』此人荅曰：『佛使我來治君病也。』發衣見之。廣記引作光祿遂發衣示之 因以甘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腳及膀胱百餘下，然不覺痛。復欲針腹，其兒黃門不聽語，竟便去。已上四句依御覽引補 後針孔中黃膿汁嘗二三升許。至明曉，腳都差，針亦無孔。廣記引作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 范甚喜。御覽七百四十三廣記二百十八

餘杭縣有一人，姓沈名縱，其家近山。嘗一夕，與父同入山；至夜三更，忽見一人著紗帽，

披絳綾袍，云是關山王。書鈔一百二十九 關山在餘杭縣。御覽八百十六

餘杭縣南巷中，有一人，佚其名，路入山得一玉肫。從此以後，所向如意；家遂殷富。御覽八百五

廣陵王瓊之廣記引作廣漢王瑗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荅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廣記引作在天上作仙人甚是受福其快樂非復疇昔也。』御覽八百八十三 廣記三百二十一

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我是蠶神，一引作室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已上亦見御覽三十今人正月末作餻糜，爲此也。御覽八百二十五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恆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爲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爲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尙煖。御覽三百五十三 廣記三百十八

國步山有廟，有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食逐覓，見大城，有廳事，一人紗帽凭几。

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計當殺百餘人，餘者乃便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廳事，乃是古時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見一羣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在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腳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婦還亭，亭長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羣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御覽五百九十八

張然滯役多年，婦遂與奴私通。後歸，奴與婦謀然；狗注睛舐脣視奴。然曰：『烏龍與手。』應聲還奴，奴失刀仆，然取刀殺奴也。六帖九十八

幽明錄

幽明錄

廟方四丈，不作墉壁；道廣五尺，（初學記引作四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浴蘭湯。」（類聚三十八 初學記十三）

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巖渚，竦曜星漢。（二句見類聚六十二 御覽一百七十七引）臺內有金几，彫文備置，上有百味之食，四大力神常立守護。（已上略見書鈔一百三十三又一百四十二兩引 御覽七百十又八百十一）有一五通仙人，來欲甘膳，四神排擊，延而退。（御覽八百四十九）

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長四十丈，廣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石季龍將衰：（初學記二十四引有此句）一頭飛入漳河，清朗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類聚六十三 御覽一百七十八）

始興縣有皐天子國；因山崎嶇，十有餘里；坑塹數重，阡陌交通；城內堂基碎瓦，柱穿猶

存。東有臯天子冢。臯天子，未之聞也。（御覽一百九十三）

始興縣有睪天子城，城東有冢。昔有發之者，垂陷，而冢裏有角聲震於外，懼而塞之。（書鈔一百二十一）

始興靈（一引作雲）水，源有湯泉；每至霜雪，見其上烝氣高數十丈，生物投之，須臾便熟。（御覽七十）一泉中常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者。（御覽九百四十）

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同出一山之足。（御覽引有此句）兩泉發源，相去數尺。熱泉可煮雞豚，（御覽引作可以瀹雞）冰泉常若冰生。（已上亦見御覽七十一，生字據補）雙流數丈而合，俱會於一溪。（初學記七）

襄邑縣南瀨鄉，老子之舊鄉也。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能潔齋入祠者，水溫清隨人意念。（初學記七，御覽一百八十九）

始安熙平縣東南有山，山西其形長狹，水從下注塘，一日再減盈縮，因名為『朝夕塘』。（御覽七十四引盛弘之荊州記注云幽明錄又載）

耒陽縣東北有蘆塘，淹地八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常至五日一躍奮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躍出水，則小魚奔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御覽七十四，寰宇記一百十五）

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於此。初學記五類聚六御覽五十二事類賦注七案水經注三十四云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爲不如也

武昌陽新縣三字御覽引有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相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夫而化爲立石，御覽四百四十引作立望而死形化爲石因以爲名焉。初學記五事類賦注七

巴丘縣自御覽一引作百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貌奔御覽一引作莽壯，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鏁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類聚八十三御覽八百十一又九百事類賦注九

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爲鏁絆，類聚八十三御覽七十一又八百十一

廬山自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山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李鎭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雞一日忽摧毀，鎭告人曰：『雞忽如此，吾其終乎？』因與知故訣別，後月餘遂卒。廣記一百四十二

三峯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下有泉，飛流如舒一匹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雖纖羅不動，其上脩脩，恆淒清風也。御覽七十一

宮亭湖邊傍山間，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已上亦見類聚六後有行人過，

以火燎一枚，至不復明；其人眼乃失明。（御覽七百十七）

山陰縣九疾神山上有靈壇，壇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告神，水卽涌出，供用足，乃復漸止。（御覽一百八十九）

譙縣城東，因城爲臺，方二十丈，高八尺，一曰：古之葬也，魏武帝卽築以爲臺，東面牆崩，金玉流出，取者多死，因復築之。（御覽八百十一）

樂安縣故市經荒亂，人民餓死，枯骸塡地。每至天陰將雨，輒聞吟嘯呻歎聲聒於耳。（御覽四百八十六）

平都縣南陂上有冢，行人於陂取得鯉，道逢冢中人來云：『何敢取吾魚？』奪著車上而去。（御覽九百三十六）

廣陵有冢，相傳是漢江都王建之墓也。常有村人行過，見地有數十具磨，取一具持歸。暮卽叩門求磨甚急，明旦送著故處。（御覽七百六十二）

廣陵露白村人，每夜輒見鬼怪，咸有異形醜惡。怯弱者莫敢過。村人怪如此，疑必有故，相率得十八，一時發掘，入地尺許，得一朽爛方相頭；訪之故老，咸云：『嘗有人冒雨送葬，至

此遇刼，一時散走，方相頭陷沒泥中。』御覽五百五十二

碩縣下有眩潭，以視之眩人眼，因以爲名。傍有田陂，昔有人船行過此陂，見一死蛟在陂上不得下；無何，見一人，長壯烏衣，立於岸側，語行人云：『吾昨下陂，不過而死，可爲報眩潭。』行人曰：『眩潭無人，云何可報？』烏衣人云：『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旨，須臾，潭中有號泣聲。御覽六十六

東萊人性靈，作酒多醇，濁而更清，二人曰以是醇□書鈔一百四十八

楚文王少時好獵，有一人獻一鷹，文王見之，爪距神爽，殊絕常鷹。故爲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烟燒張天，毛羣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頸瞪目，無搏噬之志。王曰：『吾鷹所獲以百數，汝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效於雉兎，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御覽九百二十六又九百二十七類聚九十一又九十二廣記四百六十

漢武帝常微行過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因留宿，夜與婢□。有書生亦家宿，善天文，

忽見客星移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躍，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乃見一男子，操刀將欲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己故，遂蹙縮走，客星應時卽退。帝聞其聲，異而召問之，書生具說所見，乃悟曰：『此人是婢壻，將欲肆其凶於朕。』乃召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伏誅，厚賜書生。開元占經八十三

漢武見物如牛肝，入地不動，問東方朔，朔曰：『此積愁之氣，惟酒可以忘愁，今卽以酒灌之，卽消。』書鈔一百四十八

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棊相娛。女風姿端正，帝密悅，乃欲逼之，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御覽七百四十二引作女因唾帝面遂成瘡帝避跪謝神女爲出溫水洗之 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正其時也。』御覽八十八又三百八十七

甘泉王母降書鈔十二

漢武帝與羣臣宴於未央，方噉黍臛，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五十引此二句與羣臣三字据補 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頳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

默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兼」（御覽引有兼字）水木之精也。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腳者，足也；（御覽引作仰視屋者殿一名未央也俯視腳者腳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也。』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類聚御覽引竝作幸河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御覽引作裳）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淩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御覽引作上）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卽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御覽引作欣躍）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齎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治絃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竝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貺。』老翁等竝起拜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

覩；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難產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廣記一百十八御覽八百八十六又二十二類聚八十四事類賦注九

漢武帝以玄豹白鳳膏磨青錫屑，以酥油和之為鐙，雖雨中鐙不滅。類林雜說十三

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風姿音氣，殊為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有此人而疑其非常。客又曰：『欲雨。』五字廣記引無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鼷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廣記四百十二御覽九百十二

文翁常欲斷大樹，砍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中所砍一丈八尺處。後果為郡。御覽七百六十三

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十一事類賦注九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古今類事十五亦引作其家人）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廣記一百三十七）

漢建武元年，東萊人姓也，家嘗作酒爐，入內政見三奇客，共持麴飯至，抒其酒飲，異以飯麴代處，而三鬼相與醉于林中。（書鈔一百四十八）

漢明帝（二字依類聚御覽引補）永平五年，剡縣劉晨（御覽九百六十七引作晟，注云音成）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三字御覽引有）迷不得返，經十三日，糧食乏盡，飢餒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五字依御覽引補）永無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噉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糝，相謂曰：『此知去人徑不遠。』（二句依御覽引補）便共沒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晨肇既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相見忻喜。（珠林引作而悉，今從御覽）問：『來何晚邪？』因邀還家。其家銅（御覽

引作筒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牀頭各有十侍婢，敕云：『劉阮二郎，經涉山岨，向雖得瓊實，猶尙虛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有一羣女來，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賀汝壻來。』酒酣作樂，劉阮忻怖交并。御覽引有此句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淸婉，令人忘憂。十日後欲求還去，女云：『君已來是，宿福所牽，何復欲還邪？』至十日後至此已上並依御覽引補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女曰：『罪牽君，當可如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旣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識。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去，不知何所。珠林三十一御覽四十一又九百六十七類聚七十六帖五事類賦注二十六

曹娥父溺死，娥見瓜浮，得屍。類聚八十七

漢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雞酒詣卜工，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處云：『當葬此地，一引無此句世世爲貴公。』便與別，數步顧視，皆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曰世五公焉。廣記一百三十七又三百八十九續談助四亦見古今類事十七

陳仲擧一引作陳蕃微時，常行宿主人黃申類事作甲家。申婦夜產，仲擧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擧聞此，默志之。一引作而不信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落地而死矣。』仲擧後果大貴。廣記一百三十七又三百十六案御覽三百六十一引搜神記云陳仲擧微時嘗宿黃申家而申婦方產有扣申門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聞屋裏有言賓堂下有人不可進扣門者相告曰今當從後門往其一人便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是何等名爲何當與幾歲往者曰男也名爲奴當與十五歲後應以何死答曰應以兵死仲擧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兒當以兵死父母驚之寸刃不使得執也至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者其末出奴以爲木也自下鉤之鑿從梁落陷腦而死後仲擧爲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餉之申家并問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擧仲擧歎曰此謂命也注云幽明錄同與廣記所引者小異亦見古今類事三

隴西秦嘉，字士會，儁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臥，流涕覆面，嫂怪問之，云：『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齎書還，日中當至。』擧家大驚，書至，事事如夢。御覽四百

常山初學記引作南川張顒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初學記引有山字飛翔稍下墜地。民爭取，

卽化爲一圓石。顒椎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已上初學記二十七亦引）顒表上聞，藏之秘府。顒

漢靈帝時至太尉。（類聚四十六）

馮貴，前漢漢桓帝貴人也，美豔絕雙。死後卅餘年，羣賊發其塚，見貴人顏色如故。賊遂競姧之，鬭爭相煞而死。（琱玉集十四）

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旁有小屋燈火，因投寄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處，呼隣家止宿。女自伴夜，共彈琴箜篌。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荅，彈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援復一絙；欲知（書鈔引作問）我姓名，姓陳名阿登。』（御覽五百七十三書鈔一百六 案廣記三百十六引靈怪集與此同末有云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爾）

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牆迴市，原隨犬入門，列房櫳戶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此青犬所致妙音壻也！』一人留，一人入閤。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郞：『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為君婦。』

既暮，引原入內。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異道，本非久勢。』至明日，解珮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潔。』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忽。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軿車髣髴若飛。（珠林三十一）

漢末大亂，潁川有人將避地他郡。有女七八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有古塚穿敗，以繩繫女下之。經年餘還，於冢尋覓，欲更殯葬。忽見女尚存，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冢中有一物，於晨暮徐輒伸頭翕氣，爲試效之，果覺不復飢渴。』家人於冢尋索此物，乃是大龜。（御覽五百五十九）

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父也；（二句依御覽引補）少時家貧，與母居，至孝篤信，（蒙求注無此句）種瓜爲業。（二字御覽引有）瓜熟，有三少年容服妍麗，詣鍾（蒙求注引作有三人來今依御覽）乞瓜。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禮敬殷勤，（四字依御覽引補）三人臨去，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乎？欲爲數代天子乎？』鍾跪曰：『數代天子，故當所樂。』便爲定墓。（已上四句依御覽引補）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御覽引作君可下山百步後顧見我去處便是墳所也）鍾下山六十步，（敦煌石室類書殘卷引作鍾行可八十步御覽引作百步）回看，

竝爲白鶴御覽一引作鵠飛去。已上亦見御覽五百五十九又九百七十八事類賦注二十七初學記八類聚八十六敦煌石室所出唐寫本類書殘卷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觸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爲晉所伐，降爲歸命矦。李瀚蒙求注中類林雜說七引幽明錄云孫鍾吳郡富春人也孫武之後鍾種瓜爲業瓜初熟有三人來就乞瓜鍾遂引三人入草菴設飯摘瓜以食之三人食訖謂鍾曰蒙君厚恩無以報也請視君葬地遂將之上山謂曰欲得世世封矦數世天子鍾曰諾遂指一處可葬之三人曰我等是司命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行三十步回首見三人化作白鶴飛去鍾於指地葬父母冢上常有紫氣屬天漫延於地父老曰孫氏興矣鍾生堅字文臺仕靈帝爲破虜將軍長沙太守堅生權字仲謀漢末據江東建立爲吳天子都揚州號建業後都武昌權生亮亮生林林生皓皓爲晉所伐皓降武武帝封爲歸命矦果四世天子爲王孫權號太皇亮被廢休爲景皇帝皓爲後主皇帝相繼六十八年

董卓信巫，軍中常有，言禱祀求福。御覽引作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一日，從卓求布，倉卒與新布手巾；又求取筆，便捉以書手巾上；如作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於巾上。授卓曰：『愼此也！』書鈔一百三十六後卓爲呂布所殺，後人乃知況呂布也。御覽七百三十五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見，竝云：『防理自多，無爲橫慮。』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悉如夢焉。御覽四百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寮友問其故，云：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慇懃呼入，意亦有

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塚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繡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廣記三百十七

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至期，更冠幘皁衣而出，曰：『周南！爾以日中死。』亦不應，鼠復入穴。日適中，鼠又冠幘而出，曰：『周南，汝不應，我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卽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廣記四百四十

孫權時，南方遣吏獻犀簪。吏過宮亭湖廬山君廟請福，神下教求簪，而盛簪器便在神前。吏叩曰：『簪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入石頭，當相還。』吏遂去，達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腹得之。御覽六百八十八又九百三十六

孫權病，巫啓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徑進入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廣記三百十七

吳興錢乘，孫權時，曾晝臥久，不覺兩脇沫出數升。其母怖而呼之，曰：『適見一老公，食以熇筋，恨未盡而呼之。』乘本尫瘠，既爾之後，遂以力聞。官至無難監。御覽三百九十八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哅哅有人聲；往視，槎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廣記二百九十三）

吳時，有王姥，年九歲病死，自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挾將飛見北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伏井欄中，云此天公狗也。（事類賦注八）

吳時，陳仙以商賈爲事，驅驢行。忽過一空宅，廣厦朱門，都不見人；仙牽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災？」便有一人遥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籠月曖昧，見其面上黶深，目無瞳子，脣褰齒露，手執黃絲。仙卽奔走後郵，具說事狀。父老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竝高墳深壙。（廣記三百十七）

吳末，中書郎失其姓名，夜讀書。家有重門，忽聞外面門皆開，恐有急詔；戶復開，一人有八尺許，烏衣帽，持杖坐牀下，與之熟相視，吐舌至膝。於是大怖，裂書爲火，至曉雞鳴，便去。門戶閉如故，其人平安。（御覽四百六十九）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艾廟，爲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四匝；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得解。廣記三百十八

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氣，叔子於是乃自掘斷墓。後相者又云：帖六十三引作相者再至云『此墓尚當出折臂三公。』御覽三百六十九 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卽亡，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於時士林咸歎其忠誠。世說術解篇注

漢時，當誤 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之，至穴、三字依廣記引補 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二字有廣記引 當時顛墜恍忽，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彊。周皇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珠林引作遂得平此依御覽 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粇米香，啗之，芬美過於充飢。四字有廣記引 卽裹以爲糧，緣穴行而食此物，既盡，復過如泥者，味似向塵，緣穴行至此已上依廣記引補 復齎以去。所歷幽遠，里數難詳，就明廣，食所齎盡，便入一都，郛郭修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賦注引作寶 爲飾，雖無日月而明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

非世間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從命前進。（廣記引有此句）凡過如此者九處。最後所至，苦飢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亦取，後捋令啗，卽得療飢。（賦注引作三捋得三珠初得兩珠長人取之令啗後所得者遂不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間。』人便隨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間，卽歸洛，問華，以所得二物視之。（珠林引作人便隨穴出交州還洛問華以所得物示之此依廣記）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珠林三十一初學記二十九六帖九十六類聚九十四御覽三十九又八百三又九百二廣記一百九十七寰宇記五事類賦注九又二十二）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棊，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飲，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大井，其中有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初學記五引劉義慶世說御覽三十九同案今本世說無此文唐宋類書引幽明錄時亦題世說也）

張華將敗，有飄風吹衣軸，六七倚壁。（御覽八百三十引世說）

陳郡謝鯤，嘗在一亭中宿。此亭從來殺人，夜四更末，有一人黃衣呼：『幼輿可開戶。』（六帖引作呼於門外）鯤令申臂於窗中，於是授腕，鯤即極力而牽之，臂便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尋血，遂取獲焉。（初學記二十九　六帖九十七）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皁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御覽一百八十六又八百八十三　廣記三百十八　續談助四）

阮瞻素秉（御覽八百八十三引作常著）無鬼論，世莫能難；每自謂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阮，寒溫畢，即談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反覆甚苦，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忽變為異形，須臾消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後年餘病死。（御覽六百十七又五百九十五　廣記三百十九）

永嘉（廣記引作元嘉）中，泰山巢氏先為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二句廣記引有）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為禍，夜輒出婢；聞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已上五句廣記引有）不使人見，見形者唯婢而已。（類聚引無此句）每與婢宴飲，輒吹笛而歌，歌云：『閑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類聚十四　御覽五百八十　廣記三百二十四　事類賦注十一）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彊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寧有神不？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隱（御覽作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珠林引無此句）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其水（御覽引有二字）爲娥潭。（珠林三十二御覽八百八十八廣記一百六十一又三百九十七）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腳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卒以腳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腳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敕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腳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腳已各易矣。仍卽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腳，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

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腳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腳號咷；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時，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悮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廣記三百七十六

王敦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並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旅，暫過約敕。』以眞珠一握爲信。類聚八十四 御覽八百三

王敦近吳猛，惡之於坐，欻然失去；乃附載還南，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船下有兩龍載船，皆不著水。書鈔一百三十七

晉有干御覽引作于慶者，無疾而終，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干侯算未窮，方爲請命，廣記引作我爲試其命未可殯殮。』尸臥靜舍，惟心下稍暖；居七日，時盛暑，慶形體向壞，二句御覽引有猛凌晨至，教令屬候氣續爲作水，令以洗，并飲漱，如此便退。教令至此廣記引作以水激之令據御覽引補日中許，慶蘇焉，旋遂張目開口，尙未發聲，闔門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灑，遂起，吐腐血數升，稍能言語，三日，平復如常。說：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桎梏到獄，同輩十餘人，以次語對，次未至，俄而見吳君北面陳釋斷之，王遂敕脫械令歸。所經官府，莫不迎接，請謁吳君，而吳君皆與之抗禮，卽不

知悉何神也。廣記三百七十八御覽八百八十七

王丞相見郭景純，請爲一卦，卦成，郭意甚惡，云有震厄，公能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如公長，置常寢處，災可消也。王從之，數日果震，柏木粉碎。御覽九百五十四

王丞相茂弘夢人欲以百萬錢買大兒長豫，丞相甚惡之，潛爲祈禱者備炭作屋，得一窖錢，料之，六帖引作其數百萬億，大懼，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御覽四百六帖二十三

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疾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壯，著鎧持刀，王問：『君是何人？』荅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卽求食，食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廣記二百九十三珠林九十五

蔡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半袖，下著縹裙，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回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旣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廣記三百二十三

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反。謨晝眠，夢甲云：『暫

行忽暴病，患心腹脹滿，不得吐痢，某時死，主人殯殮。』譔悲涕相對，又云：『我病名乾霍亂，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藥，故令死耳。』譔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斷取（御覽一引作去）腳而吞之，則愈。』譔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主人病與時日，皆與夢符。後有患乾霍亂者，譔試用，輒差。（御覽七百四十三又九百四十八、廣記二百七十六）

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縗服，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旦，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去，法失絹一匹，女抱二束芻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鷺，烹食之，肉不甚美。（廣記四百六十二）

晉司空郗方回葬婦於離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以上九字据御覽引補）後壞一冢，構制甚偉，器物殊盛；（二句依御覽引補）冢發，內聞鼓角聲，時郗公自來觀墓，俄而罕然，自是多如此。（書鈔一百二十一御覽三百三十八）

晉南頓王平新營一宅，始移，夢見一人云：『平與令王欲以一器金賂暴勝之，爲暴所戮，埋金在吾上，見鎮迮甚，若君復築室，無復出入涯。』平明旦即鑿壁下入五尺，果得金。（御覽八百十一）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人，路過冥司（二字廣記引有）福舍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自然（御覽引作坐無廣記作置）牀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到太山門，而身不至，推問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卽問吏，言是道人，卽以付之。』於是遣神更錄取，禮觀未徧，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五字依廣記引補）罪應上熱熬。』使吏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熬上（廣記引作投鐵牀上）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二日，備極冤楚。（廣記引有此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校祿籍，餘算八年。府君曰：『錄來。』牛首人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畢餘算；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復作巫師。（珠林六十二御覽三百七十五廣記二百八十三）

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過廟乞福，既去，（疑有脫誤）已行五六里，嬾復更反

取，一白衣人持履後至，云：「官使還君。」化爲鵠，飛入田中。御覽六百九十七

晉太興二年，吳氏華隆好獵，養一快犬，名曰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爲大蛇所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隆僵仆無所知，犬彷彿涕泣，廣記引作彷徨嗥吠 走還船，復反草中。其伴廣記引作家人 怪其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委地，廣記引有二字 將歸家，二日，犬爲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親戚。後忽失之，二年尋求，見在顯山。御覽九百五廣記四百三十七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矣。廣記二百七十六

牽騰以咸和三年爲沛郡太守，出行不節，夢烏衣人告云：「何數出不輟？唯當斷馬足。」騰後出行，馬足自斷。騰行近郭外，忽然而闇，有一人，長丈餘，玄冠白衣，遙叱將車人使避之。俄而長人至，以馬鞭擊御者，即倒。既明，從人視車空，覓騰所在，行六七十步，見在榛莽中，隱几而坐，云了不自知。騰後五十日被誅。廣記三百二十一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迴顧而去。廣記一百十八

庾崇者，建元中於江州溺死，爾日卽還家；見形一如平生，多在妻樂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作伴。於是作伴漸疏，時或暫來，輒恚駡云：『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副我歸意邪？』從女在內紡績，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有物撥亂，或投之於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卽常見。有一男，纔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悽愴撫其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爲兒買食。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鬼云：『卿旣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廣記三百二十三

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兆可見不？』澄令童子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呪。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晃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唯見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望，以朱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其年，果生擒曜。御覽三百七十

石虎時，太武殿圖賢人之像，頭忽悉縮入肩中。御覽八百八十五

新城縣民陳緒家，晉永和中，旦聞扣門自通云陳都尉；便有車馬聲，不見形，逕進，呼主人共語曰：『我應來此，當權住君家，相爲致福。』令緒施設牀帳於齋中。或人詣之，齋持酒

禮求願，所言皆驗。每進酒食，令人跪拜授閫裏，不得開視。復有一身，疑是狐狸之類，因跪急把取，此物卻還牀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爲扣頭謝，良久意解。自後衆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廣記二百九十四

晉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先入，來至門首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具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廣記三百十九

晉升平末，故章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爲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者，便爲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猪，可爲殺以飴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拚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尸，取猪殺。至夜，見尸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得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

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比卽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爲婦。（廣記三百七十三）

苻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柏上有一雙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丈許，上樹取鳥；未至鳥一丈，鳥便欲飛，蛇張口翕（一作歙）之，鳥不得去。繽紛一食頃，鳥轉欲困，射師彀（一作弩）射三矢，蛇隕而鳥得颺。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毛羽。須臾，雲晦雷發，驚耳駭目，射師懾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雷息電滅，射師得免，鳥亦高飛。（御覽四百七十九，又九百十四）

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司空竊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問。（四字類聚引有）顧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立聽移時；（已上亦見六帖四十五，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三）又善能效人語笑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廣記引作參佐）齆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內頭於瓮中以效焉，（已上御覽七百四十亦引）遂與齆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鸜鵒前盜物，參軍如廁，鸜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某物，將軍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鸜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

鸜鵒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參軍爲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教曰『原殺鸜鵒之痛，誠合治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御覽九百二十三廣記四百六十二北戶錄注一

桓沖鎭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者眞往。』牛涕殞如雨，遂拜不止。値沖醉，不得啓，遂殺牛；沖醉止，得啓，沖聞之歎息，都督痛加鞭罰。御覽九百

晉桓豹奴爲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兒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東羣塚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甕酒與之，俄頃失去，兩甕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已，既而寂爾不到，甘說之，大驚。廣記三百十九

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爲儒，云老奴甚無意！於時夜分，忽然聞門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忿色，言竟便退。

輔心生畏惡，經少時，遇厲疾卒。類聚七十九御覽八百八十三廣記三百十七續談助四

謝安石當桓溫之世，恆懼不全。夜忽夢乘桓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不得復前，莫有解此夢者。溫死後，果代居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云：「乘桓輿者，代居其位也；十六里者，得十六年也；見白雞住者，今太歲在酉，吾病殆將不起乎？」少日而卒。御覽三百九十八又七百七十四書鈔一百四十

陳相子，吳興烏程人，始見佛家經，遂學昇霞之術。及在人間齋，輒聞空中殊音妙香，芬芳清越。珠林三十六

安開者，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凝之為江州，伺王當行，陽為王刷頭，簪荷葉以為帽，與王著；當是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坐驚駭，王不知。珠林六十一御覽六百八十七又七百三十七

晉左軍琅邪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涙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竝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兒竝有罪謫，宜為作福。」於是得止哀，而勤為求請。廣記三百二十

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愓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日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旣明，獨見一白狗，恆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蕭然都盡。廣記引有此句過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御覽八百八十三廣記三百二十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志孝結墳，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未作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止有一狸，卽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縛孝子付官，應償死。孝子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令因問獵事能別犬否？荅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貍，則射殺，視之，婦人已還成狸。珠林三十一

桓温北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爲丹野，北爲太玄，必西北走也。』果如其言。類聚六

桓大司馬鎭赭圻時，有何參軍晨出行於田野中，溺死人髑髏上。還晝寢，夢一婦人語云：『君是佳人，何以見穢汙？暮當令知之！』是時有暴虎，人無敢行夜出者，何常穴壁作溺穴；其夜，趨穴欲溺，虎怒溺，斷陰莖，卽死。御覽八百九十二

桓温內懷無君之心，時比丘尼從遠來，夏五月，尼在別室浴，温竊窺之；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出五藏，次斷兩足，及斬頭手。有頃浴竟，温問：『向窺見尼，何得自殘毀如此？』尼云：『公作天子，亦當如是。』温惆悵不悅。御覽三百九十五

陳郡袁眞在豫州，送妓女阿薛、阿郭、阿馬三人與桓宣武。至經時，三人共出庭前觀望，見一流星，直墮盆水中；薛郭二人更以瓢取，皆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使飲之，卽覺有娠，遂生桓玄。占經七十一

習鑿齒爲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見黃物，射之，卽死，是老雄狐，臂帶絳綾香囊。御覽七百四

桓大司馬溫時，有參軍（廣記引作穆帝末年桓溫府參軍）夜坐，忽見屋梁椽間，有一伏兔，張目切齒而向之，甚可畏；兔來轉近，遂引刀而斫之，見正中兔，而實反傷其膝，流血滂沱。深怪此意，命家中悉藏刀刃，不以自近。後忽復見如前，意迴惑，復索刀重斫，因傷委頓；幸刀不利，故不至死，再過而止。（御覽九百七又八百八十五　廣記三百五十九）

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還家，長康思之不已，乃畫作女形，簪著壁上；簪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進。（御覽七百四十一）

劉琮（書鈔引作綜）善彈琴，忽得困病，許遜曰：『近見蔣家女鬼相錄在山石間，專使彈琴作樂，恐欲致災也。』琮曰：『吾常夢見女子將吾宴戲，恐必不免。』遜笑曰：『蔣姑相愛重，恐不能相放耳；已爲誅之，今去，當無患也。』琮漸差。（御覽五百七十七　書鈔一百九）

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地曰鶴門。（世說賢媛篇注）

許遜少孤，不識祖墓，傾心所感，忽見祖語曰：『我死三十餘年，於今得正葬，是汝孝悌之至。』因舉標牓曰：『可以此下求我。』於是迎喪葬者曰：『此墓中當出一侯及小縣長。』（御覽五百十九）

桂陽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意，不關意學問。常晝寢，夢得一鳥卵，五色雜耀，不似人間物；夢中因取吞之。於是漸有志向。遂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御覽九百二十八）

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死時，見人執錄，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人坐食疫死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輸，既不能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復殺之？』催令還。既更生，具說其言。於是食牛肉者無復有患。（御覽八百八十七又九百讀記三百）

七十三

吳北寺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日市覆十檐水（御覽一引作水檐兒）來。』鼠已逆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覺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時處在屋上，奴名周，（御覽引作同）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爲商賈，閉其戶而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有遠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溫（一作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其怪亦絕，遂

大富。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八十五又九百十一廣記四百四十

桓玄既肆無君之心，使御史害太傅道子於安城。玄在南州坐，忽見一平上幘人，持馬鞭，通云：『蔣侯來。』玄驚愕然，便見階下奴子御幰車見一士大夫，自云是蔣子文：『君何以害太傅？與爲伯仲。』顧視之間，便不復見。御覽三百五十九

桓玄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詣殷荊州，廣記引作晉商仲堪曾從桓玄行於鵠穴逢一老公，驅一青牛，形色瓌異，桓卽以所乘馬易牛。廣記引作堪卽以所乘牛易而取之乘至零陵溪，牛忽駿四字廣記引有駛非常，因息駕飲牛，牛逕入水不出；桓遣人覘守，經日絕迹也。御覽九百廣記三百六十引末作牛乃徑走入江伺之終日不出堪心以爲怪未幾玄敗堪亦被誅戮爲

索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爲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爲治護。元性剛直，以爲妖惑，收以付獄，戮之中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世說傷逝篇注

晉孝武帝母李太后給賤人，簡文無子，曾遍令善相者相宮人，李太后給卑役不豫焉；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帝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

之見，而怪有虎厄，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象，因以手撫，欲打虎戲，患手腫痛，遂以疾崩。御覽八百九十二

晉太元初，苻堅遣將楊安侵襄陽，其一人於軍中亡，有同鄉人扶喪歸。明日應到家，死者夜與婦夢云：『所送者非我尸，倉樂面下者是也。汝昔爲吾作結髮猶存，可解看便知。』迄明日，送喪者果至，婦語母如此，母不然之。婦自至南豐，細檢他家尸，髮如先，分明是其手迹。廣記三百二十二

北府索盧貞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晉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經一宿而蘇。云見羨之子粹，驚喜曰：『君算未盡，然官須得三將，故不得便爾相放；君若知有幹捷如君者，當以相代。』盧貞卽舉龔穎，粹曰：『穎堪事否？』盧貞曰：『潁不復下已。』粹初令盧貞疏其名，緣書非鬼用，粹乃索筆自書之。盧貞遂得出。忽見一曾鄰居者，死亡七八年矣，爲太山門主，謂盧貞曰：『索都督獨得歸邪？』因囑盧貞曰：『卿歸，爲謝我婦，我未死時，埋萬五千錢於宅中大牀下，我乃本欲與女市釧，不意奄終不得言於女妻也。』盧貞許之。及蘇，遂使人報其妻，已賣宅移居武進矣；固往語之，仍告買宅主，令掘之果得錢如其數焉。卽遣其妻與女

市釧。尋而龔穎亦亡，時果共奇其事。廣記三百八十三

琅邪人姓王忘名，居錢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二孤兒。王復以其年四月暴死，三日而心下猶暖，經七日方蘇。說：初死時，有二十餘人皆烏衣見錄，錄去，到朱門白壁，狀如宮殿，吏朱衣紫帶玄冠介幘，或所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儀服；復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自說：『婦已亡，餘孤兒尚小，無奈何？』便流涕，此人爲之動容，云：『汝命自應來，以汝孤兒，特與三年之期。』王又曰：『三年不足活兒。』左右有一人語云：『俗尸何癡？此間三年，世中是三十年。』因便送出。又三十年，王果卒。御覽八百八十七 廣記三百七十三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搏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爲久哭泣？卽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爲凶，要爲君作吉。』後鬼恆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 小差，爲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荅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蹔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荅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廣記三百二十

晉太元中，瓦官寺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和，將入城北角，共盡欣好，便各分別。期更尅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壻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竝在，當問我父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敕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齚婦及兒，竝成狸；絹帛金銀竝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珠林三十一）

晉太元中，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孫雅之在廐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耀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晨已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滅。（廣記二百九十四）

大元中，臨海有李巫，不知所由來，能卜相作水符，治病多愈，亦禮佛讀經。語人云：『明年天下當大疫，此境尤劇，又二紀之後，此邦之西北大郡，偃尸橫路。』時汝南周叔道罷臨海令，權停家，巫云：『周令今去宜南行，必當暴死。』便指北山曰：『後二十日，此應有異事彰也。』餘十日餘，大石夜頽落百丈，砰磕若雷。庾楷爲臨海太守，過詣周，設饌作伎；至夜，庾還航中，天曉庾自披屛風，呼：『叔道何癡不起？』左右憮看，氣絕久矣。到明年，縣內病死者

數千人。御覽七百三十五

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死者，則死者可生；若傴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恆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已上七句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一引 推師之言，信而有實。世說傷逝篇注

王允祖安國張顯等，以太元中乘船，見仙人賜糖飴三餅，大如比輪錢，厚二分。御覽八百

五十二

大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鄰李焉共爲商賈。曾獲厚利，共致酒相慶，焉遂害良，以葦裹之，棄之荒草。經十許日，良復生歸家。說：死時，見一人著赤幘引良去，造一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執朱筆點校。赤幘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游魂而已，未有統攝，是以將來。」按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見友人劉舒，謂曰：「不圖於此相見？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廁屋後桑樹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數數橫受苦

惱，卿歸，豈能爲我說邪？』良然之。旣蘇，乃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報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樹得貍，殺之，其怪遂絕。（廣記三百七十八）

晉太元末，長星見，孝武甚惡之。是華林園中飲，帝因擧杯屬星曰：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亦何時有萬歲天子取杯酹之？』帝亦尋崩也。（占經八十八）

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標姓字，則是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卽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眞形。』神云：『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廣記二百九十五）

晉孝武帝（占經引作武帝）於殿中北窗下清暑，忽見一人，著白夾（廣記引作帢）黃練（占經引作絹，廣記引作疏）單衣，擧身沾濡，自稱華林園中池水神，名曰淋涔君也，若善見待，當相福祐。時帝飲已醉，取常所佩刀擲之。刀空過無礙，神忿曰：『不以佳事（續談助四引作佳士）垂接，當令知所以居。』少時而帝暴崩，皆呼此靈爲禍也。（御覽八百八十二，占經一百十三，廣記）

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皃極豔麗，琦便解臂上（御覽引有二字）銀鈐（御覽引作鈴）贈

之。女曰：『感君來貺。』以青銅鏡與琦，便爾結爲伉儷。（書鈔一百三十五又一百三十六御覽八百十二）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爲左衛司馬，與將軍巢營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把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廣記三百二十）

義熙七年，東陽費道斯新娶得婦，相愛，婦梳頭，道思戲以（一引作拔）銀釵著戶閣頭。（書鈔百三十一）（六兩引一末有云逐志還六國入行入湖矣當有誤）

晉義熙中，范寅爲南康郡時，贛縣吏說：先入山採薪，得二龜，皆如二尺盤大。薪未足，遇有兩樹駢生，吏以龜側置樹間，復行採伐。去龜處稍遠，天雨，懶復取。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先龜，一者甲已枯，一者尙生，極長，樹木所　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廣記四百七十二）

義熙中，江乘聶湖忽有一板，廣數尺，長二丈餘，恆停在此川溪，採菱及捕魚者資以自濟。後有數人共乘板入湖，試以刀斫，卽有血出，板仍沒，數人溺死。（御覽七百六十七）

河東賈弼之，小名翳兒，具諳究世譜。（二句御覽引有）義熙中，爲琅邪府參軍。夜夢有一人，面齇皰（防老反）甚多鬚，大鼻瞯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海錄碎事九略引作愛君美貌欲易君頭遂許之）弼曰：『人各有頭面，豈容此理？』明晝又夢，意甚惡之。（弼曰至此已上據廣記引補）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

自不覺，而人悉驚走藏。云：『那漢何處來？』琅邪王大驚，遣傳教呼視，弼到琅邪，遙見起還內。已上五句御覽引有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那得異男子？』弼坐自陳說良久，並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已上十一字依御覽引補後能半面啼，三字依御覽引補半面笑，海錄亦有半面啼三字在半面笑下兩足、手、口、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六帖二十三引作文詞各異海錄亦作文詞各異此爲異也，餘竝如先。俄而安帝崩，恭帝立。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四廣記二百七十六又三百六十有末二句

晉義熙中，羌主姚駱廣記御覽引竝作略壞洛陽陰溝取塼，得一雙雄鵝，竝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皐，養之此溝。類聚九十一廣記四百六十二御覽九百十九

隆安初，陳郡殷氏爲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跂上屋，猶垂腳至地。殷入，便來命之。每搖屏風，動窗戶，病轉甚。其弟觀亦見，恆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爲罵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喎偏，成殘廢人。廣記三百十九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郄恢家內，忽有一物如蜥蜴，每來輒先扣戶，則便有數枚，便滅燈火，兒女大小，莫不驚懼，以白郄，不信，須臾卽來。至龍安二年，郄恢與殷仲堪謀議不同，下奔京師，道路遇害，并及諸子。廣記三百六十三

晉安帝隆安初，曲阿民謝盛乘船入湖採菱，見一蛟來向船，船迴避，蛟又從其後，盛便以叉殺之，懼而還家，經年無患。至元興（廣記引作興寧）中，昔天亢旱，盛與同旅數人，步至湖中，見先叉在地，拾取之，云：『是我叉。』人問其故，具以實對。行數步，乃得心痛，還家一宿便死。（御覽九百三十，廣記一百三十一）

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爲毛璩參軍，至涪陵郡，暮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體上皆毛，於窗櫺中執仲宗臂牽仲宗，大呼，左右來救之，鬼乃去。（御覽八百八十三）

晉隆安年中，顏從嘗起新屋，夜夢人語云：『君何壞我冢？』明日，牀前掘除之，遂見一棺材，從便爲設祭，云：『今當移好處，別作小冢。』明朝，一人詣門求通，姓朱名護，別坐生列（唐類函引書鈔作列坐乃言）云：『我居四十年，昨厚貺相感何已！今是吉日，便可出棺矣。僕以寒暑衣手（唐類函引書鈔無此五字）巾箱中有金鏡以相助。』遂以棺頭舉巾箱，出金鏡三雙贈從。（書鈔一百三十五）

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對，然目不干色，曾無穢行。嘗行田，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自以柳李之儔，亦復有桑中之歡邪？』女便歌，少年微有動色，後復重見之，少年問姓，云：『姓蘇，名瓊，家在塗中。』遂要還，盡歡。從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鵠。

廣記百六十四

晉元熙中，桂陽郡有一老翁，常以釣為業。後淸晨出釣，遇大魚食餌，掣綸甚急，船人奄然俱沒。家人尋喪於釣所，見老翁及魚竝死，爲釣綸所纏。魚腹下有丹字，文曰：『我聞曾潭樂，故從檜潭來。礫死斃老翁，持釣數見欺，好食赤鯉鱠，今日得汝爲。』御覽六十六

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避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死。行人及守廟者無不必見。珠林六 廣記二百九十三

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狀。毛脩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意，視之良久，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手腳不分明，少日中多夕來，輒共鬬，深自驚懼焉。』屋中柱及椽角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滅，去輒復出，悉以紙裹柱桷，紙內蔌蔌如有行聲。御覽八百八十五

司馬休之遣文武千餘人迎家，達南都，値風泊舡。上岸伐薪，見聚肉有數百斤，乃割取之。還以鑊煑之，湯始欲熱，皆變成數千蝦蟆也。書鈔一百四十五

姚泓叔父大將軍紹總司戎政，召胡僧問以休咎。僧乃以麪爲大胡餅形，徑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書鈔引作東南）次食正南，所餘卷而呑之，訖便起去，了無所言。（已上亦見書鈔一百四十四）是歲五月，楊盛大破姚軍於淸水，九月，晉師北討，埽定潁洛，遂席卷豐鎬，生禽泓焉。（御覽八百六十）

安定人姓韋，北伐姚泓之時，歸國至都，住親知家。時□□擾亂，齊有客來問之，韋云：『今雖免慮，而體氣惙然，未有氣力，思作一羹，尤莫能得，至淒苦。』夜中眠熟，忽有扣牀而來告者云：『官與君錢。』便驚，出戶，見一千錢在外；又見一烏紗冠幘子執板背戶而立，呼主人共視，比來已不復見，而取錢用之。（廣記三百二十一）

晉朱（一引作末）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漢開明，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卽以兩丸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因停宿。夜中廳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淸好。祖往視之：坐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炫耀。（御覽六百九十九）翁曰：『汝入三月，可汎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善福門』，內有水曰『涵源池』，有芙蕖如車輪。（御覽九百九十九）

晉臨川太守謝擒，夜中聞鼓吹聲，兄藻曰：『夜者陰閒，不及存，將在身後。』及死，贈長

水校尉，加鼓吹。（御覽五百六十七書鈔一百八引末有一部二字）

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恆籠著窗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致，（賦注引作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李瀚蒙求注下引作功業）大進。（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十八事類賦注十八）

晉王文度鎭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召作平北（珠林引作平北地）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我已作此官，何故復召邪？」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御覽引作鶴）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珠林五十六御覽六百六）

晉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上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謂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生（御覽引作亦善）乎？」因投飯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與食。數日間，其大如豚。及意報（二字御覽引無）當行刑，螻蛄掘壁根爲大孔破，得從此孔出亡。後遇赦得活。（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四十三）

晉祕書監太原溫敬林亡一年，婦柏氏，忽見林還，共寢處，不肯見子弟。兄子來見林，林小開窗出面見之，後酒醉形露，是鄰家老黃狗，乃打殺之。（廣記四百三十八）

王仲文爲河南主簿，居緱氏縣，夜歸，道經大澤中。顧車後有一白狗，甚可愛，便欲呼取；忽變爲人形，長五六尺，狀似方相，或前或卻，如欲上車。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來視，便失所在。月餘日，仲文將奴共在路，忽復見，與奴並頓伏，俱死。廣記一百四十一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孫有烏牛，神於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汝。』又不與。至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爲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婦兒終期，爲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祿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廣記三百十八

畢修之外祖母郭氏，嘗夜獨寢，喚婢，應而不至，郭屢喚猶爾；後聞塌牀聲甚重，郭厲聲呵婢，又應諾諾不至。俄見屏風上有一面如方相，兩目如升，光明一屋，手掌如簸箕，指長數寸，又挺動其耳目。郭氏 道精進，一心至念，此物乃去。久之，婢輩悉來，云：向欲應，如有物鎮壓之者，體輕便來。廣記三百五十八

桓邈為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廣記二百七十六）

桓恭為桓安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床前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常先以鮭飯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我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絕嗣滅，烝嘗莫繼。君恆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為寧州刺史。」後果如言。（廣記三百二十）

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者載米餉家，未達三里，遭刼被殺，屍流泊查口邨。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重賞募索。有鄰婦楊氏，見無患尸，因斷頭與欣。欣燒之，欲去皮肉，經三日夜不焦，眼角張轉。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即覺骨停喉中，經七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見無患頭來罵云：「善惡之報，其能免乎？」楊氏以語兒，言終而卒。（廣記一百十九）

陽羡縣小吏吳龕，有主人在溪南。嘗以一日乘掘頭舟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石，取內牀頭，至夜化成一女子，（初學記五、御覽五十二、事類賦注七）自稱是河伯女。（書鈔一百三十七）

河南人趙良，與其鄉人諸生至長安，及新安（三字依書鈔一百三十四引補）界，遭霖雨，糧乏，相謂曰：

「爾當正飢，那得美食邪？」在後堂（三字依書鈔引補）應時羹飯備具，兩人驚愕，不敢食，有人聲曰：「但食無嫌也。」（御覽十引作有人聲語云進疏食）明日早，兩人復曰：「那復得美食？」即復在前。遂至長安，無他禍福。（御覽八百四十九）

成彪兄喪，哀悼結氣，晝夜哭泣。兄提二升酒一盤梨就之，引酌相歡，（已上亦見御覽九百六十九歡作勸）彪問略荅，彪悲咽問：「兄今在天上，福多苦多？」久弗應，肅然無言。瀉餘酒著甌中，挈甖而去。（類聚八十六）後釣於湖，經所共飲處，釋綸悲感。有大魚跳入船中，俯視諸小魚；彪仰天號慟，俛而見之，悉放諸小魚，大者便自出船去。（御覽九百三十六）

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船至曲阿湖，值風不得行，泊菰際。見一少女，乘船採菱，舉體皆衣荷葉。因問：「姑非鬼邪，衣服何至如此？」女則有懼色，荅云：「子不聞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乎？」然有懼容，迴舟理棹，逡巡而去。球遙射之，印獲一獺，向者之船，皆是蘋蘩薀藻之葉。見老母立岸側，如有所候，望見船過，因問云：「君向來不見湖中採菱女子邪？」球云：「近在後。」尋射，復獲老獺。居湖次者咸云：湖中常有採菱女，容色過人，有時至人家，結好者甚衆。（類聚八十二）

河東常醜奴寓居章安縣，以採蒲爲業。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恆宿空田舍中。時日向暝，（二句依類聚引補）見一女子，容姿殊美，乘一小船，載蓴徑前，投醜奴舍寄住；醜奴嘲之，滅火共臥，覺有腥氣，又指甚短，惕然疑是魅。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戶，變而爲獺。（御覽九百九十九又九百八十類聚八十二）

人有山行墜澗者，無出路，飢餓欲死；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四方，人因學之，遂不飢。體殊輕便，能登岩岸。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卽得還家。顏色悅澤，頗更聰慧。洎食穀，啖滋味，百日復其本質。（御覽六十九）

建德民虞敬上廁，輒有一人授手內草與之，不覩其形，如此非一過。後至廁，久無送者，但聞戶外鬬聲，窺之，正見死奴與死婢爭先進草，奴適在前，婢便因後搵，由此輒兩相擊。食頃欲出，婢奴陳勢方未已，乃厲聲叱之，奄如火滅，自是遂絕。（御覽一百八十六）

廣陵韓谷（一引作略）字興彥，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於尋陽。還營下馬，覺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著鞭鞘，皆不知所從來，開視之，故穀紙佛神呪經故世之常聞也。（御覽三百五十九又七百四有末句）

武宣程羈，偏生未被舉，家常使種葱，後連理樹生於園圃。（御覽八百二十四）

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傷，此酷何深！』婦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君可暝後見就，依平生時陰陽，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臥。馥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交接，後嘆曰：『亡人亦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爾！』來覺婦身微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產。（御覽三百六十一，廣記三百二十一）

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岡。夜夢魯肅瞋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弟爭墓』。後於坐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京一里。（御覽三百七十五）

海陵民黃尋先（楊緝山居新語略引尋作鄩）居家單貧，嘗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來觸籬援，誤落在餘處，（李瀚蒙求注下引作觸落落者無數）皆拾而得之。尋後巨富，錢至數千萬，（楊緝山居新語略引數千作十）遂擅名於江表。（御覽八百三十六，又四百七十二，楊緝山居新語略引作江北，類林雜說十四略引亦作江北）

餘杭（廣記引作姚）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百許，前車輜重，馬鞭夾道，鹵簿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然火，縱因問是何貴人？荅曰：『是鬬山王，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後入山得一玉㹠。（廣記引作枕）從此

所向如意，田蠶竝收，家遂富。（御覽三百五十九又四百七十二，廣記二百九十四）

項縣民姚牛，年十餘歲，父爲鄉人所殺，牛常賣衣物市刀戟，圖欲報讐。後在縣署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爲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二句廣記引有）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穽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公，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公曰：『此中有穽，恐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翁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因滅不見。令身感冥事，在官數年，多惠於民。（御覽四百八十二又四百七十九又三百五十三，廣記三百二十）

吳縣費升爲九里亭吏，向暮，見一女從郭中來，素衣哭，入埭，向一新冢哭，日暮，不得入門，便寄亭宿。升作酒食，至夜，升彈琵琶令歌，女云：『有喪儀，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遘良契，寄忻霄夢間。』中曲云：『成公從儀起，蘭香降張碩，苟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下曲云：『佇我風雲會，正俟今夕游，神交雖未久，中心已綢繆。』寢處向明，升去，顧謂曰：『且至御亭。』女便驚怖。獵人至，郡狗入屋，於牀咬死，成大貍。（御覽五百七十三）

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詣止。有諸生壯勇，行歌止宿，（廣記引作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已上四句依廣記引補）至夜，（二字賦注引有）鬼吹五孔笛，有一手，都不能得攝笛，諸生不耐，忽便笑謂：『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爲汝吹來。』鬼云：『卿爲我少指邪？』乃引手，卽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拔劍斫之，得一老雄雞，從者並雞雛耳。（御覽五百八十事類賦注十一廣記四百六十一）

一士人姓王，坐齋中，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舒甄仲。既去，疑非人，尋刺曰，是予舍西土瓦中人。令掘之，果於瓦器中得一銅人，長尺餘。（御覽六百六）

襄陽城南有秦民，爲性至孝，親沒，泣血三年。人有爲其咏蓼莪詩者，民聞其義，涕泗不自勝。（御覽六百十六）

尋陽參軍夢一婦人前跪，自稱：『先葬近水，淤沒，誠能見救，雖不能富貴，可令君薄免禍。』參軍荅曰：『何以爲誌？』婦人曰：『君見渚邊上有魚釵卽我也。』參軍明旦覓，果見一毀墳，其上有釵，移置高燥處。卻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牛奔直趣水，垂墮，忽轉，正得無恙也。（御覽七百十八）

清河崔茂伯女結婚裴氏，剋期未至，女暴亡。提一金罌，受二升許，徑到裴牀前立，以罌贈裴。御覽七百五十八

宏農徐儉家，有一遠來客，寄宿。有馬一匹，中夜驚跳。客不安，騎馬而去。一物長丈餘，來逐馬後，客射之，聞如中木聲。明日尋昨路，見箭著一碓柵。御覽七百六十二

劉松在家，忽見一鬼，拔劍斫之。鬼走，松起逐，見鬼在高山巖石上臥，乃往逼突，搴鬼爭走，遺罝藥杵臼及所餘藥，因將還家。松爲人合藥時，臨熟取一撮經此臼者，無不效驗。御覽七百六十二

曲阿有一人，忘姓名，從京還，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廣屋中。雨止月朗，遙見一女子，來至屋簷下。便有悲嘆之音，乃解腰中綣去遠切繩，懸屋角自絞，又覺屋簷上如有人牽繩絞。此人密以刀斲綣繩，又斫屋上，見一鬼西走，向曙，女氣方蘇，能語：家在前，持此人將歸，向女父母說其事，或是天運使然，因以女嫁與爲妻。御覽七百六十六

爰琮爲新安太守，郡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讌。忽有人得翦刀於石下者，衆咸異之。綜問主簿，主簿對曰：『昔吳長沙桓王嘗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嘗爲長沙乎？」

果應。夫三刀爲州，得交刀，君亦當交州。』後果交州。(御覽八百三十引世說注云幽明錄同)

有一傖(士行反)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諸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傖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罨之，卽縛得鬼。(御覽八百三十二)

琅邪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常假乞自給。穀在圖中，計日月未應盡而早以空罄。始者故謂是家中相竊盜，故復封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際夕至巷口，見數人擔穀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不？』荅云：『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糴穀？』主人云：『告乞少穀欲(三字御覽引有)充口，云何復得(二字御覽引有)糴之？』客云：『我向來逢見數人，擔穀從門出，若不糴者，(御覽引有此句及從門二字)爲是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試入看，封題儼然如故，試開圖量視，卽無十許斛，知前後所失，非人爲之也。(類聚八十五御覽八百三十七)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時病瘧，逃於社中，得素書一卷，譴劾百鬼法，所劾輒效。(御覽引有此句)爲日南太守，母(御覽引作每)至廁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聖卿(御覽引二字不重)曰：『此肅霜之神，劾之出來，變形如奴，送書京師，朝發暮反，作使當千人之力。』(已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三)有與忿恚者，聖卿遣神夜往，趣其牀頭，持兩手，張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幾死。(廣記二百九十一)

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忽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止一炊頃，衣不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劉問所來，亦不知。自後二十許日，劉果誅。（御覽八百八十五　廣記三百六十）

護軍琅邪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牛語之曰：『衰老不復堪苦載，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華謂偶爾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御覽九百）

吳興戴眇家僮客姓王，有少婦美色，而眇中弟恆往就之。客私懷忿怒，具以白眇：『中郎作此，甚爲無禮，願遵敕語。』眇以問弟，弟大罵曰：『何緣有此？必是妖鬼。敕令撲殺，』客初猶不敢約厲分明，後來閉戶欲縛，便變成大貍，從窗中出。（御覽九百十二）

巴東有道士，忘其姓名，事道精進，入屋燒香；忽有風雨至，家人見一白鷺從屋中飛出，雨住，遂失道士所在。（御覽九百二十五）

會稽謝祖之婦，初育一男，又生一蛇，長二尺許，便逕出門去。後數十年，婦以老終。祖忽聞西北有風雨之聲，頃之，見一蛇，長十數丈，腹可十餘圍，入戶造靈座，因至柩所，繞數匝，以頭打柩，目血淚俱出，良久而去。（御覽九百三十四）

會稽郡吏鄮縣薛重得假還家，夜，戶閉，聞妻牀上有丈夫鼾聲，喚妻，妻從牀上出，未及開戶，重持刀便逆問妻曰：『醉人是誰？』妻大驚愕，因苦自申明，實無人意。重家唯有一戶，搜索了無所見，見一大蛇，隱在牀腳，酒臭，重便斬蛇寸斷，擲於後溝。經數日，而婦死，又數日，而重卒。經三日復生，說始死時，有神人將重到一官府，見官寮，問：『何以殺人？』重曰：『實不曾行凶。』曰：『寸斷擲在後溝，此是何物？』重曰：『此是蛇，非人。』府君愕然而悟曰：『我常用爲神，而敢淫人婦，又妄訟人；敕左右召來！』吏卒乃領一人來，著平巾幘，具詰其淫妻之過，將付獄。重乃令人送還。御覽九百三十四

曲阿虞晚所居宅內，有一皁莢，大十餘圍，高十餘丈，枝條扶疏，陰覆數家，諸鳥依其上。晚令奴斫上枝，因墜殆死。空中有罵者曰：『虞晚汝何意伐我家居？』便以瓦石擲之，大小並委頓。如此二年漸消滅。御覽九百六十九

虎晚家有皁莢樹，有神隔路；有大楡樹，古傳曰，是雌雄。晚被斫，此樹枯死。類聚八十八

太原王仲德年少時，遭亂避胡賊，絕粒三日，草中臥，忽有人扶其頭呼云：『可起啗棗』。王便寤，瞥見一小兒，長四尺，即隱，乃有一囊乾棗在前，噉之小有氣力便起。御覽九百六十五

安定人周敬，種瓜時亢旱，鬼爲□（音瑩）水澆瓜，瓜大滋繁，問姓名不荅。還白父，嘗有惠於人否？父曰：「西郭樊營先作郡吏，償官數百斛米，我時以百斛助之，其人已死。」御覽九百七十八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游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荅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恆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此！」歡踊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斂，發篋笥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吾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恡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廣記二百七十四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爲北斗君，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云：「陳康爲主簿。」覺後康至，曰：「今來當謁。」攸聞益懼，問康曰：「我

作道師，死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爲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廣記二百七十六

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爲鬼所枉殺；按生錄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爲君妻，能見聘否？」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爲夫婦。廣記二百七十六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繿縷，常於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逕迴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當爲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妹勸勵彊出。未至舫，先令於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縉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牀端，夜無醻接之禮。女然後發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情煎罵，遂懊歎卒。廣記二百九十二

侯官縣常有閤下神，歲終諸吏殺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斷之，經一年，曾遷作建威參軍，神夜來問曾，何以不還食？聲色極惡，甚相譴責。諸吏便於道中買牛共謝之，此神乃去。廣記二百九十四

甄沖字叔讓，中山人，爲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温，云：「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

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祉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祉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祉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鞶，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十八人來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薦席，祉公下隱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瑇瑁爲手巾籠，捉白麈尾。女郎卻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祉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琉瑠。祉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家室，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祉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爲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祉公大怒，便令呼三斑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婦病遂亡。廣記三百十八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猪豕爲禱，及祭，但犺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鬢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檝，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餼，即獲流通。廣記三百十八

桂陽人李經與朱平當有敓文帶戟逐焉。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爲，必傷汝手』。平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屹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廣記三百十八

剡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喜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躍刃戲其前，覺甚不樂，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檝，忽見雙來，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値眠，吾卽去，今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廣記三百十九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晝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擧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輾轉不得，且至晡，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豁如霧除。顧歸舍，疲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

而不然，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如鴻毛，開晨失。廣記三百十九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便笑問其處，牽興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興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仗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興伯復云：『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闇中，以戟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興伯早來，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大笑。廣記三百二十三

鄴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外，遠方人行十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傚以戲耳！』廣記三百二十三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敍平生，云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敕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覩桑梓，命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

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尙方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溫爲卒，同在地獄。此等竝因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順盡忠孝，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記人罪過，越限撥腳，則忘事矣。廣記三百二十三

廣陵劉青松晨起，見一人著公服，賫板云：『召爲魯郡太守。』言訖便去。去後亦不復見。至來日，復至曰：『君便應到職。』青松知必死，告妻子處分家事，沐浴。至晡，見車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絕。家人咸見其升車，南出百餘步，漸高而沒。廣記三百二十一

豫章太守賈雍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云：『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廣記三百二十一

呂順喪婦，更娶妻之從妹，因作三墓，搆累垂就，輒無成。一日，順晝臥，見其婦來，就同衾，體冷如冰，順以死生之隔，語使去。後婦又見其妹，怒曰：『天下男子獨何限，汝乃與我共一壻！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婦俱殪。廣記三百二十二

衡陽太守王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丈餘，著白布單衣，將奏在岸上呼矩：『奴子過我！』矩省奏爲杜靈之，入船共語，稱敍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荅矩：『朝發。』矩怪問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解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比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月悄悒，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爲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廣記三百二十二

馬仲叔王志都竝遼東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後年，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恆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詣卿家，但埽除設牀席待之。』至日，都密埽除施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紅帳自施，發視其中，牀上有一婦，花媚莊嚴，臥牀上，纔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唯都得往，須臾便蘇起坐，都問：『卿是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爲淸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曰：『天應令我爲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爲南郡太守。廣記三百二十二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

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散。賀因得之，於今不絕。廣記三百二十四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覩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之，送還石家，中路遂化爲烟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父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父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貽，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卽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仿佛卽夢詣阿，及入戶卽爲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靈神爲之冥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旣而女誓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阿乃授幣石氏女爲妻。廣記三百五十八

會稽國司理令朱宗之，常見亡人殯，去頭三尺許，有一青物，狀如覆甕，人或當其處則滅，人去隨復見，凡屍頭無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殯時，鬼無不暫還臨之。廣記三百六十三

新埜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聞牀前狗鬭，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只見

一死人頭，在地猶有血，兩眼尙動，其家怖懼，夜持出於後園中埋之。明旦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爾。卽又埋之，後旦已復出，乃以塼著頭令埋之，不復出。後數日，其母遂亡。廣記三百六十

東陽丁譁出郭於方山亭宿，亭渚有劉散騎遭母喪於京葬還。夜中忽有一婦自通云：「劉郎患瘡，聞參軍能治，故來耳。」譁使前，姿形端媚，從婢數人。命僕具肴饌，酒酣歎曰：「今夕之會，令人無復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豈顧老夫？」便令婢取琵琶彈之，歌曰：「久聞所重名，今遇方山亭，肌體雖朽老，故是悅人情。」放琵琶上膝抱頭又歌曰：「女形雖薄賤，願得忻作壻，繾綣觀良覿，千載結同契。」聲氣婉媚，令人絕倒。便令滅火，共展好情。比曉忽不見。吏云：「此亭舊有妖魅。」廣記三百六十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暎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家鄉，有小吏言云：「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自稱爲方伯某第三子，有儁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奇氣強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絕矣。廣記四百十五

清河郡太守至，前後輒死。新太守到如廁，有人長三尺，冠幘皁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應，意甚不樂，催使吏爲作主人，外頗怪。其日日中，如廁，復見前所見人，言：「府君今日中當死。」三言亦不應。乃言：「府君當道而不道，鼠爲死。」乃頓仆地，大如豚。郡內遂安廣記四百四十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納，有色，徐密樂之。鼠乃託爲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體，便覺縮小，因化爲鼠而走。廣記四百四十

晉陵民蔡興，忽得狂疾，歌吟不恆。常空中與數人言笑，或云：「當再取誰女？」復一人云：「家已多。」後夜，忽聞十餘人將物入里人劉餘之家，餘之拔刀出後戶，見一人黑色，大罵曰：「我湖長來詣汝，而欲殺我？」卽喚「羣伴何不助余邪？」餘之卽奮刀亂砍，得一大鼉及狸。廣記四百六十九

江淮有婦人，爲性多慾，存想不捨日夜。嘗醉，旦起，見屋後二少童，甚鮮潔，如宮小吏者，婦因欲抱持，忽成埽帚，取而焚之。廣記三百六十八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爲人所發，棺柩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

齊郡司馬隆，弟進，及安東王箱，等，共取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注連，凶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為車，隆等死亡喪破，皆由此也。』廣記三百二十

秦高平李羨家奴健至石頭岡，忽見一人云：『婦與人通情，遂為所殺，欲報讎，豈能見助？』奴用其言，果見人來，鬼便捉頭，奴換與手，即時倒地，還半路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絞縷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自著，勿賣也。』珠林六十七

宋初，廣記引有二字義興周超，為謝晦司馬，在江陵。妻許氏在家，遙見屋裏月光，廣記引光作有光一死人頭在地，血流甚多，大廣記引有三字驚怪，即便失去。後超被法。御覽八百八十五　廣記一百三十七

宋永初三年，吳郡張縫廣記引縫作隆家，忽有一鬼，云：『汝分我食，當相祐助。』便與鬼食，舒席著地，以飯布席上，肉酒五肴；如是鬼得便，不復犯暴人。後為作食，因以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聞云：『主人家有梓船，奴甚愛惜，當取以為棺。』見擔船至，有斧鋸聲，治船既竟，廣記引作日既暝聞呼喚舉尸著棺中，縫眼不見，唯聞處分，不聞下釘聲，便見船漸漸升空，入雲霄中，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廣記引無此二句便聞如

有百數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我當爲汝所困者邪？但知惡心，我惛汝狀，故破船壞廣記引作隱沒汝船耳，』珠林六十七縫本作隆承上文改下同便回意奉事此鬼，問吉凶及將來之計，語縫曰：『汝可以大甕著壁角中，我當爲覓物也。』十日一倒，有錢及金銀銅鐵魚腥之屬。廣記三百二十三

宋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乘云：『已不樂嫁俗人。』巫珠林引作云不樂嫁女家事俗巫云是邪魅，乃將女至江已上亦見珠林三十一有至字据補際，擊鼓以術祝治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後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即以大釘釘頭。至日中，復見大龜從江來，伏前，更以赤朱書背作符，更遣去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龜隨後催逼，鼉自忿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慟哭云：失其姻好。自此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何物？』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是魅。』春始知靈驗。御覽九百三十二

宋初二字廣記引有淮南郡有物髡人髮，廣記引作取人頭髻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黐離音以塗壁。夕有數廣記引作一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屋簷下廣記引作觀之鈎簾下已有數百人頭髻。御覽九百四十六廣記四百七十三

有貴人亡後，永興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問：『還有情色乎?』荅云：某日至其家問婢。後覺問其婢，云『此日霓夢郎君來。』廣記二百七十六

徐羨之爲王雄少傅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已後，勿渡朱雀桁，當貴。』羨之後行半桁，憶先人夢，迴馬，而以此除主簿，後果爲宰相。廣記二百七十六

吳郡張茂度在益州時，忽有人道朝庭誅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遂傳之紛紜，張推問道：『造言之主，何由言此?』荅曰『實無所承，恍忽不知言之耳!』張鞭之，傳者遂息，後乃驗。占經一百十三

景平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見父於天上，父謂曰：『汝算錄正餘八年，若此恨覺，死便入罪讁中。吾比欲安處汝，職局無缺者，惟有雷公缺，當啓以補其職。』卽奏按入內，便得充此任。令至遼東行雨，乘露車牛以水東西灌灑，未至於中路復被符至遼西。事畢還，見父苦求還云：不樂處職。父遣去，遂得蘇活。廣記三百七十三

元嘉初，散騎常侍劉儁家在丹陽郡。後嘗閒居，而天大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而並不沾濡。儁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子，儁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

儁得壺，因掛閤邊。明日，有一婦人入門，執壺而泣，儁問之，對曰：『此是小兒物，不知何由在此？』儁具語所以，婦持壺埋兒墓前。間一日，又見向小兒持來門側，舉之笑語儁曰：『阿儂已復得壺矣。』言終而隱。廣記三百二十四 御覽三百五十

元嘉九年，征北參軍明㝡之有一從者，夜眠大魘，㝡之自往喚之，頃間不能應，又失其頭髻，三日乃寤，說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夢見一道人，以丸藥與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寤，手中有藥，服之遂瘥。廣記二百七十六

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內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一月，而夫婦相繼病卒。御覽八百八十五 廣記三百六十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車出行，聞其前錚錚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廣記三百六十三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下常自乘，恆於目前養視。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不肯行，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御覽九百

吉未翰從弟名礐石，先作檀道濟參軍。嘗病，因見人著朱衣前來揖云：『特來將迎。』礐石厚爲施設，求免，鬼曰：『感君延接，當爲少停。』乃不復見。礐石漸差。後丁艱，還壽陽，復見鬼，曰：『迎使尋至，君便可束裝。』礐石曰：『君前已留懷，今復得見愍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爲主簿，又使隨至，不可辭也。』便見車馬傳教，戟羅列於前，指示家人，人莫見也。礐石介書呼親友告別，語笑之中，便奄然而盡。（廣記三百二十三）

趙泰字文和，清河貝邱人，公府辟不就，精進（亦見辯正論八注引，邱作丘，進作思）典籍，鄉黨稱名。年三十五，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煖（宋論注作晉譔，又無十字，作七月三日，又忽作卒，微作故）身體屈伸。停屍十日，氣從咽喉如雷鳴，眼開索水飲，飲訖便起。（論注作索飲食便起）說：初死時，有二人乘黃馬從兵二人，但言捉將去，二人扶兩腋東行，不知幾里，便見大城如錫鐵（論注鐵下有端正二字）崔嵬，從城西門入，見官府舍，有二重黑門；數十梁瓦屋，男女當五六十，主吏著皁單衫。（五六十下論注作五六十人住立，吏者著皁單衣，將五六人主疏姓字，男女有別，言莫動，當入科呈府君，泰名云云）將泰名在第三十，須臾將入，府君西坐斷勘姓名，（論注斷勘句作科出案名）復將南入黑門。一人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問生時所行事，有何罪故，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許汝等辭，恆遣六師督（論注師作部，督作郅）錄使

者，常在人間疏記人所作善惡，以相檢校。人死有三惡道，殺生禱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穩（論注祠作祀佛下有法字生作死穩作隱）無爲。』泰荅：『一無所爲（論注所爲作所事上作亦）不犯惡。』斷問都竟，使爲水官監作吏，將千餘人接沙著岸上，晝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時不作善，今墮在此處。』後轉水官都督，總知諸獄事，給馬，東到地獄按行，復到泥犂地獄，男子六千人，有火樹，縱（論注此處下有當歸橐代四字馬下有兵字男子作男女火作大下同縱作橫）廣五十餘步，高千丈，四邊皆有劍，樹上然火，（論注劍下有上人著三字火仍作大）其下十十五五，墮火劍上，貫其身體，云：『此人呪咀罵詈，奪人財物，假傷良善。』泰見父母及一弟（論注假作叚泰見二字到一弟作二弟）在此獄中涕泣，見二人賫文書來，敕獄吏，言有三人。其（論注無其字）家事佛，爲有（論注爲有二字作爲其於三字）寺中懸幡蓋燒香，轉法華經，（論注幡下無蓋字又無轉法華經四字）呪願救解生時罪過，出就福舍。已見自然衣服往詣一門云：（論注云下有名字）『開光大舍，』有三重（論注重下有黑字）門，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卽入門。見大殿珍寶耀日，堂前有二師子併伏象，（論注象作願貟二字又日作目）一金玉牀，云名師子之座。見一大（論注無大字）人，身可長丈餘，（餘作六）姿顏金色，項有日（日作白）光，坐此牀（牀作座）上，沙門立侍甚衆，四座名眞人菩薩，見泰山府君來作禮，泰問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師。』便聞佛言：今欲（論注名字作四坐竝三字薩下

（有又字吏下有人是二字言作云欲下有慾字）度此惡道中及諸地獄（論注獄下有中字）人，皆令出應時，云有（論注有下有百字）萬九千人，一時得出地獄，即時（論注即時起作即空從苦百里城中其在此中云皆奉佛法弟子當過福舍七日隨行所作功德有少有無者又見呼云云）見呼十人，當上生天，有車馬（論注車馬下有侍從二字）迎之，升虛空而去。復見一城云（論注去下有出字無云字）縱廣二百里，名爲『受變（論注變上有吏字當衍）形城。』云生來不（論注作時未）聞道法，而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受更（論注更作到）二變報。入北（論注北作此）門，見（論注見下有當有二字）數千百土（論注土作上）屋，（論注屋下有有坊巷三字百作萬）中央有瓦屋，廣五十（論注廣上有當字十作千）餘步，下有五百餘吏，對錄人名作善惡事狀，受是變身形之路，（論注事作者行二字是作所路下有各字）從其所趨（論注趨作趣下有而字）去。殺者云（殺下有生字）當作蜉蝣虫，朝生夕死，若（若下有出字）爲人，常（常下有當字）短命；偸盜者作猪羊，身屠肉償人；淫逸（逸作佚）者作鵠鶩蛇身，惡（惡作兩）舌者作鴟鴞鵂鶹，惡（鴟下四字作鷄鵂鳩鷚）聲人聞皆呪令死；抵債者爲驢（驢下有騾字）馬牛魚鱉之屬。大屋下有地房（房作戶）北向，一戶南向，呼從北戶，又出南戶者，皆變身形作鳥獸。又見一城，縱廣百里，其（論注其下有中字）瓦屋，安居快樂。云生時不作惡，亦不爲善，當在鬼趣千歲，（論注生時起作生時不作惡行不見大道亦不受罪名爲鬼城千歲云云）得出爲人。又見一城，廣有（論注無有字）五千餘步，名爲地中罰，謫者不堪苦痛，（論注苦痛下有還家索代家爲解謫皆在此城中三旬）男女五六萬，皆裸形無服，飢困相扶，見泰叩頭啼哭。

論注啼哭下有泰問吏天道地獄道門相去幾里曰天道地獄道門相對四句泰按行畢（畢作匝）還，主者問：『地獄如法否？』（否作不）卿無罪，故相浼（浼作使）為水官都督，不爾與獄中人無異。』泰問：『人生（生作死）何以（以作者）為樂？』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進不犯禁戒為樂耳？』又問：未奉佛時罪過山積，今奉佛（論注今奉下無佛字）法，其過得除否？』（否作不）曰：『皆除。』主者又召都錄使者，問『趙泰（泰作文和二字）何故死？』來使開縢檢年紀之籍云：『有（論注無云字有下有餘字）算三十年，橫為惡鬼所取，今遣還家。』由是大小發意奉佛，為祖（論注祖下有父母二字）及（論注及下有二字）弟懸幡蓋誦法華經作福也。（廣記一百九論注末作懸幡蓋作福會也）

蔡廓作豫章郡，水發，大兒始迎婦在渚次，兒欲渡婦船，衣挂船頭，遂墮水，即沒。徐羨之作揚州，登敕兩岸厚賞漁人及崑崙共尋覓，至二更不得；婦哀泣之間，髣髴如夢聞登告之曰：『吾今在卿船下。』以告婢，婢白之，令水工沒覓，果見坐在船下，初出水，顏色如平生。（御覽三百）

九十六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

獺，口香卽獺糞，頓覺臭穢，（廣記四百六十九）

近世有人，得一小給使，頻求還家，未遂。後日久，此吏在南窗下眠，此人見門中有一婦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艱難，吏眠失覆，婦人至牀邊取被以覆之，回復出門去；吏轉側衣落，婦人復如初。此人心怪，明問吏以何事求歸。吏云：『母病』。次問狀貌及年，皆如所見，唯云形瘦不同；又問：『母何患？』荅云『病腫。』而卽與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喪。追計所見之肥，乃是其腫狀也。（廣記三百二十三）

焦湖廟祝有柏枕，三十餘年，枕後一小坼孔。縣民湯林行賈經廟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就枕坼邊。』令林入坼內，見朱門瓊宮，瑤臺勝於世，見趙太尉爲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選林祕書郎，俄遷黃門郎。林在枕中，永無思歸之懷，遂遭違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間，遂見向枕，謂枕內歷年載，而實俄忽之間矣。（書鈔一百三十四案廣記二百七十六引幽明錄又寰宇記一百二十六引搜神記幽明錄云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卽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途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卽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祕書郞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愴然久之皆與書鈔文異云玉枕者搜神記說也）

宋時餘杭縣南有上湘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

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駱驛把火，尋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泊。』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衞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廣記引作頗）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宮婉媚，便成三日後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脈經，一卷陽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珠林七十五，廣記二百九十四）

宋有一國，與羅剎相近，羅剎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剎約言，自今以後，國中家各專一日，當各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廣記引此下有云捨別之際）父母哀

號，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鬼辭別捨之，已上四句廣記引無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尙在，歡喜同歸，於玆遂絕。國人嘉慶慕焉。珠林五十廣記一百十二

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舍衞城。值王不稱大長者子輒恚，世高恆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夙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有一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衆皆駭笑。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爲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云：當詣會稽畢對。過廬山，訪知識，遂過廣州，見年少尙在，徑投其家，與說昔事，大欣喜，便隨至會稽。過嵇山廟，呼神共語，廟神蟒形，身長數丈淚出，世高向之語，蟒便去，世高亦還船。有一少年上船，長跪前受呪願，因遂不見。廣州客曰：向少年卽廟神，得離惡形矣。云廟神卽是宿長者子。後廟祝聞有臭氣，見大蟒死，廟從此神歇。前至會稽，入市門，値有相打者，誤中世高頭，卽卒。廣州客遂事佛精進。廣記二百九十四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飢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爲人作怪，人必大怖，當

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捱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我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墟西頭入一家，家奉道，門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狀。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穀與之。』又給婢簸篩，至夕力疲甚，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自與卿爲婚姻，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首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占云：『有客索食，可殺狗幷甘果酒飯於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得食，此後恆作怪，友鬼之教也。廣記三百二十一

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髮長五六寸，常在高山巖石間住；喑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常隱於幽昧之間，不可恆見。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後，此物抱子從澗中發石取鰕蟹，就人火邊燒炙以食兒。時人有未眠者，密相覺語，齊起共突擊，便走，而遺其子，聲如人啼也。此物使男女羣共引石擊人，輒得然後止。御覽八百八十三

會稽施子然有一人身著練單衣帢，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卽荅曰：『僕姓盧，名鉤，家在壇谿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故堤，忽見大頃滿中螻蛄，將近㪷許，而有數頭極壯，一箇彌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稱盧鉤反音則『螻蛄』家在壇谿，卽西坎也。』悉灌以沸湯，自是遂絕。

吳興徐長夙與鮑南海神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祕術，先謂徐宜有納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籙，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翕然有美談，欲用爲縣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其七，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荅云：『君違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衞籙耳！』徐仍還籙，遂退。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戒之云：『某日決殺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間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邪？』母云：『無。』相率而去。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爲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爲令史，恆寵之。懷仁已十五六

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後田頭。祚夜宿息田上，忽見有冢，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暝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滅，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因問祚，因敍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絕。

臨淮朱綜遭母難，恆外處住，內有病，因前見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還。』綜曰：『自荼毒以來，何時至內？』婦曰：『君來多矣。』綜知是魅？敕婦婢，候來便即閉戶執之，及來登牀，往赴視，此物不得去，遽變老白雄雞。推問是家雞，殺之遂絕。

漢武鑿昆明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僧。』帝以朔不知，難以覈問。後漢帝時，外國道人來入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問之，胡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蘇易簡文房四譜五引曹毗志怪又云出幽明錄

蒲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為閻羅王講首楞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求祖懺悔，祖不肯赴。孤負聖人，死方思悔。（辯正論六注案末二句或是陳氏案語）

康阿得死三日，還蘇，說：初死時，兩人扶腋，有白馬吏驅之，不知行幾里，見北向黑闇門，南入見東向黑門，西入見南向黑門，北入見有十餘梁間瓦屋，有人皁服籠冠，邊有三十餘吏，皆言府君，西南復有四五十吏。阿得便前拜府君，府君問：『何所奉事？』得曰：『家起佛圖塔寺，供養道人。』府君曰：『卿大福德。』問都錄使者：『此人命盡耶？』見持一卷書伏地案之，其字甚細，曰：『餘算三十五年。』府君大怒曰：『小吏何敢頓奪人命？』便縛白馬吏著杜處罰一百，血出流漫，問得：『欲歸不？』得曰：『爾。』府君曰：『今當送卿歸，欲便遣卿案行地獄。』即給馬一匹及一從人，東北出，不知幾里，見一城，方數十里，有滿城上屋，因見未事佛時亡伯，伯母亡叔，叔母，皆著杻械，衣裳破壞，身體膿血。復前行，見一城，其中有臥鐵牀上者，燒牀正赤。凡見十獄，各有楚毒，獄名，『赤沙』，『黃沙』，『白沙』，如此『七沙』有刀山劍樹，抱赤銅柱，於是便還。復見七八十梁間瓦屋，夾道種槐，云名『福舍』，諸佛弟子住中，福多者上生天，福少者住此舍。遙見大殿，二十餘梁，有一男子二婦人從殿上來下，

是得事佛後亡伯伯母亡叔叔母。須臾有一道人來，問得：『識我不？』得曰：『不識。』曰：『汝何以不識我？我共汝作佛圖主。』於是遂而憶之，還至府君所，即遣前二人送歸，忽便穌活也。（辯正論八注）

石長和死，四日穌，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恆去和五十步，長和疾行亦爾。道兩邊棘刺皆如鷹爪，見人大小羣走棘中，如被驅逐，身體破壞，地有凝血。棘中人見長和獨行平道，嘆息曰：『佛弟子獨樂得行大道中。』前行見七八十梁瓦屋，中有閣十餘梁，上有窗向，有人面辟方三尺，著皁袍四縱掖，憑向坐，唯衣襟以上見。長和即向拜。人曰：『石賢者來也，一別二十餘年。』和曰：『爾。』意中便若憶。此時也有馮翊牧孟承夫妻先死。閣上人曰：『賢者識承不？』長和曰：『識。』閣上人曰：『孟承生時不精進，今恆爲我埽地；承妻精進，晏然與官家事。』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承妻今在中。』妻即開窗向，見長和，問：『石賢者何時來？』徧問其家中兒女大小名字平安不，『還時過此，當因一封書。』斯須見承閣西頭來，一手捉埽箒糞箕，一手捉把鎊，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修精進，爲信爾不？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恆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莫妄。』閣

上問都錄主者：『石賢者命盡耶？枉奪其命耶？』主者報：『按錄餘四十年，』閤上人敕主者：轒車一乘，兩辟車騎，兩吏送石賢者。須臾，東向便有車騎人從如所差之數，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邊，所在有亭傳吏民牀坐飲食之具。倏然歸家，前見父母坐其尸邊，見屍大如牛，聞屍臭不欲入其中。繞屍三帀，長和嘆息，當屍頭前，見其亡姊於後推之，便踣屍面上，因卽穌。辯正論八注

鬼神列傳

謝氏鬼神列傳

下邳陳超爲鬼君弼所逐，改名何規，從餘杭步道還，求福，絕不敢出入。五年後，意漸替解，與親舊臨水戲，酒酣，共說往來，超云：『不復畏此鬼也。』小俛首，乃見鬼影在水中，超驚怖，時亦有乘馬者，超借馬騎之，下鞭奔驅，此鬼與超遠近常如初，微聞鬼云：『汝何規耶？急急就死！』御覽三百五十九

志怪記

殖氏志怪記

宗正卿會稽謝謨夜獨坐椀飲室中，忽見人椎髮袒臂來飲，傾甕不去，謨以爲盜，援劍逐之。（書鈔一百四十四）

客星通坐。（書鈔二十）

集靈記

集靈記

王譔琅邪人也，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譔見形謂婦曰：『卿困乏衣食？』妻因與之酒，別而去。譔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御覽七百十八

漢武帝故事

漢武故事

漢景皇帝王皇后內太子宮，得幸，(六字依初學記九引補)有娠，(御覽八十八引作妊身)夢日入其懷。帝又夢高祖謂己(二字御覽八十八引有)曰：「王夫(御覽八十八引作美)人生子，可名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已上亦徵見史記外戚世家索隱文選顏延之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冊文注初學記九又十御覽三十一又五百四十七事類賦注五)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二句御覽八十八又一百四十七引竝有)數歲，長公主嫖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已上九句依御覽八十八引)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數歲至此已上亦徵見史記外戚世家正義類聚八十三初學記十御覽一百八十一又八百十一猗覺寮雜記上婚作昏)是時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為太子。皇后既廢，栗姬次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微白之。上嘗

與栗姬語，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上亦賢之，廢太子爲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爲后。（是時至此已上續談助引有）膠東王爲皇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曰徹。（御覽八十八續談助三）

丞相周亞夫侍宴，（續談助引作宴見）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視之不輟；亞夫於是起。帝問曰：「爾何故視此人邪？」對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因曰：「此怏怏非少主（御覽引有之字）臣也。」（御覽八十八續談助三）

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父，因殺陳。依律，年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於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議者稱善。時太子年十四，帝益奇之。（御覽八十八）

及卽位，常晨往夜還。與霍去病等十餘人，皆輕服爲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至蓮勺通道中行，行者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戟前呵者數十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八匹，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亦了無騶御，而百姓咸見之。（御覽八十八）

元光元年，天星大動；光耀煥煥竟天，數夜乃止。上以問董仲舒，對曰：「是謂星搖人民勞之妖也。」是時謀伐匈奴，天下始不安，上謂仲舒妄言，意欲誅之；仲舒懼，乞補刺史以自效；乃用爲軍侯；屬程不識屯雁門。續談助三

太后弟田蚡欲奪太后兄子竇嬰田，嬰不與，案此下當有後嬰所厚灌夫因酒忤蚡乃奏案灌夫家屬橫皆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事今未見諸書徵引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竇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資治通鑑攷異一案上召大臣至此已上續談助作乃構嬰於太后上不得已殺嬰蓋已多所刪節後月餘日，蚡病，一身盡痛，若擊者。叩頭復罪。上使視鬼者察之，見竇嬰笞之；上又夢竇嬰謝上屬之；上於是頗信鬼神事。續談助三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竇太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董偃。通鑑攷異一

陳皇后廢，立衞子夫爲皇后。初，上行幸平陽主家，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書鈔一百六引作怨上當誤上意動，起更衣，子夫因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二句亦見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又潘岳西征賦注歡樂。主遂內子夫於宮。上好容成道，信陰陽書。時宮女數千人，皆以次幸；子夫新入，獨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釋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涕泣請出；上曰：「吾昨夢子夫庭

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已上五句亦見御覽九百五十八）生女。凡三幸，生三女。後生男，即戾太子也。（續談助三）

淮南王安好學多才藝；集天下遺書，招方術之士，（書鈔一百一引作招天下之術士）皆爲神仙，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上心惡之，徵之。使覘淮南王，云王能致仙人，又能隱形升行，服氣不食。上聞而喜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傳，云無其事。上怒，將誅，淮南王知之，出令與羣臣，因不知所之。國人皆云神仙或有見王者。常恐動人情，乃令斬王家人首，以安百姓爲名。收其方書，亦頗得神仙黃白之事，然試之不驗。上既感淮南道術，乃徵四方有術之士；於是方士自燕齊而出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二句見史記孝武本紀正義引今補於此）上甚信之，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神像，祭祀之。少翁云：『先致太一，然後升天，升天然後可至蓬萊。』歲餘而術未驗。會上所幸（三字據初學記二十五引補）李夫人死，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續談助三）

李少君言冥海之棗大如瓜，種山之李大如瓶也。（海錄碎事二十二）

文成誅月餘日，使者籍貨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言見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

竹筒一枚。捕驗間無縱跡也。（史記孝武本紀正義）

上微行至於柏谷，（初學記八御覽五十四）夜投亭長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漿飲，翁荅曰：『吾止有溺，無漿也。』（已上亦略見類聚九御覽五十四）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選注引無謂上至此）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此羣盜，何憂不尅。』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無他。』嫗自還內。時（不如因禮之至此已上選注及御覽八十八引並無）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及諸少年，皆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御覽引或作旦）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書鈔二十引作十二斤）擢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御覽八十八又一百九十四文選潘岳西征賦注無末二句）時丞相公孫雄數諫上，弗從，因自殺，上聞而悲之，後二十餘日有柏谷之逼；乃改殯雄，爲起墳冢在茂陵旁，上自爲誄曰：『公孫之生，汚瀆

降靈。元老克壯，爲漢之貞。舊註一作禎弗舊註一作拂予一人，迄用有成。去矣游矣，永歸冥冥。嗚呼夫子！曷其能刑。載曰：萬物有終，人生安長；幸不爲夭，夫復何傷。』書鈔一百二引云公孫宏薨上聞而悲之乃改瘞之上自誄之雄嘗諫伐匈奴，爲之小止。雄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胡，殺休屠王；獲天祭金人，上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天祭長八尺，擎日月，祭以牛。上令依其方俗禮之，方士皆以爲夷狄鬼神，不宜在中，因乃止。時丞相公孫雄數諫至此已上見續談助三

鑿昆池，積其土爲山，高三十餘丈。又起柏梁臺，高二十丈，悉以香柏香聞數十里，五字依御覽九百八十一又九百五十四引補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死而有靈；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三字御覽引有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慙。御覽引有此句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御覽引有此句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死。霍去病微時至此以上亦見御覽七百三十九上乃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自柏梁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取宛若舊註神君之姒爲小妻，生三人，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弗死也。續談助三

薄忌奏：『祠太一用一太牢，爲壇開八通鬼道，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續談助三上祀

太時祭，常有光明照長安城如月光。上以問東方朔曰：『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總鬼神者也。』（續談助三引上問五句接長安東南下鬼神作鬼錄）上曰：『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爲也。』（御覽八百八十二）

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省校；使莊助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別之。（已上御覽引有）尤好辭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四句亦見書鈔一百二）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遲，彌時而後成；（紺珠集九引作累日方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紺珠集引作爾）上大笑而不責也。（御覽八十八續談助三）

上喜接士大夫，拔奇取異，不問僕隸，故能得天下奇士；（已上續談助引有）然性嚴急，不貸小過，刑殺法令，殊爲峻刻。汲黯每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御覽引作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於陛下，欲誰與爲治乎。』（汲黯每諫至此已上亦見類聚二十四）黯言之甚怒，上笑而喻之（性嚴急至此已上據御覽八十八）上曰：『夫才爲世出，何時無才！且所謂才者，猶可用之器也；才不應務，是器不中用也；不能盡才以處事，與無才同

也；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愚爲不知理也。」（已上三句御覽四百五十四引之）上顧謂羣臣曰：黯自言便辟，則不然矣；自言其愚，豈非然乎。」時北伐匈奴，南誅兩越，天下騷動。黯數諫爭，上弗從；乃發憤謂上曰：『陛下恥爲守文之士君，欲希奇功於爭表；臣恐欲益反損，取累於千載也。」上怒，乃出黯爲郡吏。黯忿憤，疽發背死。謚剛矣。（續談助三）

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翁，鬚鬢（御覽引或作皤）皓白，衣服不整。（御覽引或作完今依書鈔一百四十）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爲郎。」（選注引云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與後漢書注及御覽引頗不同蓋出別一本）上問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駟曰：（三句御覽引有）『文常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詩箋少下有今字）陛下好少而臣已老；（選注引作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選注引有此句）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御覽三百八十三又七百七十四文選張衡思玄賦注後漢書張衡傳注紺珠集九草堂詩箋二十九）

天子至鼎湖，病甚，浮水發根言於上曰：『上郡有神，能治百病。」上乃令發根禱之，即有應。上體平，遂迎神君會於甘泉，置之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次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

可得見，聞者音與人等。來則肅然風生，帷幄皆動。於北宮設鍾簴羽旍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輒令記之，命曰畫法。率言人事多，鬼事少。其說鬼事與浮屠相類，欲人爲善，責施與，不殺生。（續談助三）

齊人公孫卿謂所忠曰：『吾有師說祕書言鼎事，欲因公奏之。如得引見，以玉羊一爲壽。』所忠許之。視其書而有疑，因謝曰：『寶鼎事已決矣，無所復言。』公孫卿乃因郿人平時奏之。有札書言：（已上據漢孝武內傳補）『宛（舊註一作究）矦問於鬼區臾區曰，帝得寶鼎神策延年，是歲乙（舊註一作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宛矦至此已上續談助四所彔漢武內傳注引故事）於是迎日推算，乃登仙於天。今年得朔旦冬至，與黃帝時協。臣昧死奏。』帝大悅，召卿問。卿曰：『臣受此書於申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齊人安期生同受黃帝言，有此鼎書。申公嘗告臣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曾孫焉；寶鼎出，與神通，封禪得上太山，則能登天矣；黃帝郊雍祠上帝，宿齋三月，鬼區臾尸解而去，因葬雍，今大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於明庭，甘泉是也；升仙於寒門，谷口是也。』（於是迎日推算至此已上竝依內傳補。晁氏云內傳什有五六皆增贅漢武故事與十洲記也）

上爲伐南越，告禱泰一。爲泰一鋒旗，命曰（已上依漢書郊祀志補）靈旗，畫日月斗，大吏（漢書作太史此當誤）

奉以指所伐國。紺珠集九

拜公孫卿爲郎，持節候神；自太室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御覽引有此句巨一作神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類聚九十二御覽三百七十七又九百四又九百二十二事類賦注十九上於是幸緱氏，登東萊，留數日，無所見，惟見大人跡。上怒公孫卿之無應，卿懼誅，乃因衞青白上云：『仙人可見，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値。今陛下可爲觀於緱氏，則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神終不降也。』於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觀，亦如之。三輔黃圖五

上巡邊至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通鑑攷異一云史記漢書皆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案故事逸文未見他書稱引今卽以通鑑補之

上於未央宮四字依紺珠集九引補以銅二字依事類賦注三引補作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已上見初學記二御覽七百五十九擬和玉屑，服以求仙。御覽十二

欒大有方術，御覽引有此句嘗於殿前樹旍御覽引作旌數百枚，大令旍自相擊，繙繙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通鑑攷異一御覽三百四十

帝拜欒大爲天道將軍，使著羽衣，立白茅上，授玉印；大亦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也。（御覽九百九十六）

欒大曰：「神尚清淨。」上於是於宮外（黃圖二引故事云神明殿在未央宮）起神明殿（三字據御覽九百六十七引補）九間。神室：鑄銅爲柱，黃金塗之，（二句見類聚六十一）丈五圍，（三字見六帖十）基高九尺，以赤玉爲陛，基上及戶，悉以碧石，（御覽八百九引作玉）椽亦以金，刻玳瑁爲龍虎禽獸，以薄其上，狀如隱起，椽首皆作龍形，每龍首銜鈴流蘇懸之，（已上六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八）鑄金如竹收狀以爲壁，白石脂爲泥，漬椒汁以和之，白密如脂，以火齊薄其上，（御覽八百九引作纖以火齊）扇屏（書鈔一百三十二引作屏扆御覽七百一引作屏屏風又八百八引作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六帖十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漢武故事云帝起神屋有甍母窗有珊瑚窗似亦此處逸文）以白珠爲簾，玳瑁押（海錄碎事五引云上起神屋以眞珠爲簾玳瑁爲押）之，以象牙（御覽七百引有牙字據補）爲蔑，（類聚六十一引作床）帷幕垂流蘇，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御，（已上四句亦見書鈔一百三十二初學記九類聚六十九六帖十四御覽六百九十九紺珠集九引御竝作居海錄碎事五引以琉璃至此御亦作居）組綮器服，皆以玉爲之，前庭植玉樹，植玉樹之法，葺珊瑚爲枝，（類聚八十三御覽八百五又八百七引枝下有柯字後漢書班固傳注引無）以碧玉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子皆空其中，小鈴鎗鎗有聲，甍標（御覽一百八十七引作附）作金鳳皇，軒翥若飛狀，（已上亦見類聚六十一）

口銜流蘇，長十餘丈，下懸大鈴，庭中皆壁（御覽八百二引作砌）以文石，率以銅為瓦，（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此句）而淳漆其外，四門竝如之，雖崑崙玄圃，不是過也。（御覽一百八十八引已上二句）上恆齋其中，而神猶不至，於是設諸偽使鬼語作神命云：『應迎神，嚴裝入海。』上不敢去，東方朔乃言大之無狀，上亦發怒，收大，腰斬之。（續談助三史記孝武本紀引末三句）

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始；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為姓。既長，常望空中獨語。後游鴻濛之澤，有老母采桑，自言朔母。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吾卻食服氣，三千年一洗髓，三千年一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紺珠集九）

朔告帝曰：『東極有五雲之澤，其國有吉慶之事，則雲五色，著草木屋，色皆如其色。』（紺珠集九）

帝齋七日，遣欒賓將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即便飲。帝欲殺之，朔曰：『殺朔若死，此為不驗；如其有驗，殺亦不死。』帝赦之。（御覽四十九寰宇記一百十三）

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類聚引作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

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已上亦見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十還未並作健不六帖十四又二十一引作安不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偸之矣，王母至此已上亦見齊民要術十類聚八十六初學記十八六帖九十九御覽九百六十七事類賦注二十六埤雅十三指朔至此亦見草堂詩箋十二此兒作此子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陛下求道之法：書鈔十二引云巨靈告求道法之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復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御覽三百七十八

帝齋於壽眞臺，設紫羅薦。類聚六十九

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埽宮內，然九華燈。御覽三十一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三字據書鈔一百五十五所引補又十二引云青鸞集殿上問東方朔，草堂詩箋四卷六卷三十六卷引並有何鳥也三字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宜灑掃以待之。』六字依紺珠集九引補上乃施帷帳，燒兜末香，大觀本艸六引作兜木香末香，兜渠法苑珠林三十六引作末國所獻也，香如大豆，塗宮門，聞數百里；關中嘗大疫，死者相係，本草引作枕燒此香，死者止。關中四句據珠林引補御覽九百八十三引作關中常大疾疫死者因生本艸作疫則止是夜漏七刻，空中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色。有頃，王母至：書鈔一百五十一引云紫氣乃從西王母乘紫車，詩箋六引作紫雲車玉女夾馭，載七勝履玄瓊鳳文之鳥，紺珠集引此句今補於此亦見海錄碎事五青氣如雲，有

二青鳥如鳥，夾侍母旁。已上亦徵見類聚四又九十一初學記四六帖四御覽三十一又九百二十七事類賦注五紺珠集九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太上之藥，有中華紫蜜雲山朱蜜玉液金漿，其次藥有五雲之漿五句見御覽八百五十七又八百六十一今補於此風實雲子玄霜絳雪，二句見紺珠集九注云仙家上藥帝得之今據內傳正竝補於此上握蘭園之金精，下摘圓丘之紫柰，二句見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七十竝奪下字今据內傳補帝滯情不遣，慾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與帝五枚。艸堂詩箋三十八引作以五枚與帝帝留核着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為？』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帝留核至此已上依御覽九百六十七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事類賦注二十六引補六帖九十九引作一千年生華一千年結實人壽幾何遂止盃出別本留至五更，談語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肅然便去。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二字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有『此兒好作罪過，疏妄無賴，久被斥退，不得還天；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東方朔至此已上亦見六帖十紺珠集九也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悵良久。續談助三

後上殺諸道士妖妄者百餘人。御覽引有此句西王母遣使謂上曰：『求仙信邪？欲見神人，御覽引有已上六字而先殺戮，吾與帝絕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極壽。』已上亦見御覽九百六十七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之，問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占經四十六引云朔是歲星精下游人中，以觀天下，

非陛下臣也。」使至至此已上亦見御覽五事類賦注二紺珠集九海錄碎事七上厚葬之。開元占經二十三次又云一本云朔死乘飛雲去仰望大霧望之不知所在朔在漢朝天上無歲星

上幸梁父，祠地主，上親拜，用樂焉；庶羞以遠方奇禽異獸及白雉白鳥之屬。二句据類聚九十引

補其日，上有白雲，又有呼萬歲者。禪肅然，白雲爲蓋。書鈔九十一又御覽八百七十二

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已上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九以配天。還作高陵館。御覽一百九十四

上於長安作蜚廉觀，於甘泉作延壽觀，高二十丈。四字据史記封禪書索隱引補又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黃圖五亦引上三句又云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爲龍鳳從風雨飛去疑亦出漢武故事而作者變其本文春至泰山，還作道山宮，以爲高靈館。又起建章宮爲千門萬戶，五字御覽引有其東鳳闕，高二十丈，六字亦見水經渭水篇注引其西唐中，廣數十里，其北太液池，池中有漸臺，高三十丈。水經注初學記二十四引並有此句御覽引三作二池中又作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御覽引有此句刻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方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御覽引作其南有玉臺玉堂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史記孝武本紀正義類聚六十五初學記

十四御覽一百七十六又四百九十三引竝有此句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以黃金棲屋上。五句初學記二十四引有据補又水經注引云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與他所引少異又作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其後又爲酒池肉林，聚天下四方二字御覽引有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或奇形異態，不可稱載。三句据御覽引補其旁別造奇華殿，四海夷狄器服珍寶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不可稱數，巨象大雀，師子駿馬，充塞苑廄，自古已來所未見者必備。起建章宮至此已上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三又有琉璃云云据補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滿四十者出嫁，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補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起明光宮至此已上亦見御覽一百七十三類聚六十二率取已下五句据補常從行郡國，載之後車。二句据御覽三百八十引補書鈔一百四十御覽七百七十四引作常從行之徒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恆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黑。侍衣軒者亦如之。起明光宮至此已上又略見御覽三百八十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時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有孕者，拜爵爲容華，充侍衣之屬。續談助三

宮中皆畫八字眉。紺珠集九

甘泉宮南有昆明，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類聚八十九

未央庭中設角抵戲，享外國，三百里內皆觀。角抵十一字據書鈔一百十二類聚四十一引補者，六國所造也；秦并天下，兼而增廣之；漢興雖罷，然猶不都絕，至上復採用之。并四夷之樂，襍以奇幻，有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觸者也。已上見御覽七百五十五其雲雨雷電，無異於眞，晝地爲川，聚石成山，倏忽變化，無所不爲。類聚四十一

驪山湯初始皇砌石起宇，至漢武又加修飾焉。初學記七草堂詩箋十三引始上有秦字武又止作一甚字

大將軍案衞青也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通鑑攷異一

上巡狩過河間，見有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數百人擘莫能開，上自披，手卽申。由是得幸，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黃圖三引故事云鉤弋宮在直門之南解皇帝素女之術，書鈔六十二引此句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已上見類聚七十八從上至甘泉，因幸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七歲妾當死，今年必死。宮中多蠱

氣，必傷聖體。」言終而臥，遂卒。既殯，香聞十里餘，因葬雲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發冢，空棺無尸，唯衣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有衣字據補履存焉。起通靈臺於甘泉，續談助三引云拳夫人葬雲陵上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御覽一百三十六類聚九十一初學記十

望氣者言宮中有蠱氣。上又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逐之弗獲。上怒，閉長安城諸宮門，索十二日，不得，乃止。續談助三

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爲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通鑑考異一

上幸河東，四字御覽引作行幸欣言中流，與羣臣飲讌，二句御覽引有顧視帝京，乃自二字御覽引有作秋風辭曰：「汎樓舡兮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吹，發櫂歌，極歡樂兮哀情多。」書鈔一百六顧謂羣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羣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絕。陛下安得亡國之言，過聽於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御覽八十八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風晦冥，不得御樓船，乃還。上乃言曰：『朕即位已來，天下愁苦，所爲狂敎，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費秏天下者罷之。』田千秋奏請罷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鴻臚奏是也。』其海上諸侯及西王母驛悉罷之。』拜千秋爲丞相。續談助三

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去死矣！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時上年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羣臣，自歎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故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身體皆瘠瘦。一二年中，慘慘不樂。時上年六十餘至此已上並據續談助三引補 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冷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哀告喪。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葬茂陵，芳香之氣異常，積於墳埏之間，如大霧。已上十八字據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注三引補 常所御，葬畢，悉居茂陵園。上自婕妤以下二百餘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傷人不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爲五百人，因是遂絕。御覽八十八

始元二年，吏告民盜用乘輿御物，案其題，乃茂陵中明器也，民別買得。光疑葬日監官不謹，容致盜竊，乃收將作匠下擊長安獄考訊。居歲餘，鄠縣又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又茂陵中物也。二句紺珠集九引作而得其杯乃隨葬具也 光自呼吏問之，說

市人形貌如先帝。（鄠縣至此已上亦見御覽七百五十九）光於是嘿然，乃赦前所繫者。歲餘，上又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世，（書鈔一百六十水經渭水篇注引竝作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山（書鈔引有）陵上磨刀劍乎？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三句據水經注引補）忽然不見。因推問，（書鈔引作怪問之）陵旁果（水經注引有此字）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聞，欲斬陵下官，張安世諫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霍光聞至此已上據書鈔一百六十水經渭水篇注引補）甘泉宮恆自然有鐘鼓聲，候者時見從宮鹵簿似天子儀衛，（二字紺珠集九引有）自後轉稀，至宣帝世乃絕。（御覽八十八）

宣帝即位，尊孝武廟曰世宗。奏樂之日，虛中有唱善者。告祠之日，白鵠羣飛集後庭。西河立廟，神光滿殿中，（書鈔引神上有由是二字）狀如月。東萊立廟，有大鳥跡，竟路白，龍夜見。（已上亦微見書鈔八十七）河東立廟，告祠之日，白虎銜肉置殿前；又有一人騎白（書鈔引有白字）馬，馬異於常馬，持尺（御覽作提今依書鈔）一札，賜將作丞。文（書鈔引有）曰：『聞汝績尅成，賜汝金一斤。』（御覽六百六引作十斤下同）因忽不見，札乃變爲金，稱之有一斤。（河東至此已上亦見書鈔八十七御覽五百三十一又六百六）廣川告祠之明日，有鐘磬音，房戶皆開，夜有光，香氣聞二三里。宣帝親祠甘泉，有頃，紫黃氣從西北來，散於殿前，（已上三句亦見書鈔八十九類聚一又九十八御覽八百七十二）肅然有風；空中有妓樂聲，羣鳥翔舞蔽之。宣帝既親覩光怪，乃疑先帝有神；

復招諸方士，冀得仙焉。御覽八十八

白雲趣宮。書鈔十二

漢成帝爲趙飛燕造服湯殿，綠琉璃爲戶。御覽八百八

一畫連心細長，謂之連頭眉，又曰仙蛾妝。海錄碎事七

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押外。草堂詩箋十一

妬記

妬記

桓大司馬平蜀，以李勢女爲妾。桓妻南郡主兇妬，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氣悽惋。主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世說注引作阿子我見汝亦憐，六帖引作我見猶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類聚十八世說賢媛篇注六帖十七）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靑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三字依類聚引補）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不能自忍，（類聚引有此句）乃

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敍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世說輕詆篇注 類聚三十五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寵。公旣深好聲樂，不能令節，御覽引有此句 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語也。』類聚三十五 御覽五百二十一

武歷陽女嫁阮宣子，無道妬忌，禁婢：甌覆槃蓋，不得相合。御覽七百五十八 家有一株桃樹，華葉灼耀，宣歎美之，卽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華。類聚八十六 御覽九百六十九 事類賦注二十六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腳，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嫗爲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

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嫗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登徐徐還，婦見登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登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妬忌，登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類聚三十五

泰元中，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遂殺二兒。爲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堂上冷然望見外事。凡無鬚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徑突前詣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刀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乃前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旣大健，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婦老嫗無力，即倒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荀云：『近遭狂人，非君之過，君便可還。』荀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共方牀臥，而婦不知，便來捉兄頭，曳著地欲殺，方知是兄，慙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百，亦無改悔。類聚三十五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恆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摸，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緦跗。元直遇見婦捉緦跗欲成衣，謂當與己杖，失色怖。婦曰：

『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類聚三十五

異聞記

異聞記

郡人張廣定者，（意林引作郡人張廣同）遭亂避地。有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邨口有古大冢，上顛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冢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閒三年，廣定得還鄉里，欲收冢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喜甚。而父母初疑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抱朴子內篇三）

東城池有王餘魚池，泱，魚不得去，將死。或以鏡照之，魚看影，謂其有雙，於是比目而去。

異聞記

北錄
月一

玄中記

玄中記

伏犧龍身，女媧蛇軀。（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路史後紀二注　路史後紀一又引首句）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荊楚歲時記注　玉燭寶典十二引作自端門送至洛水）

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御覽五百五十引山海經注云玄中記亦載）

尹壽作鏡。（御覽七百十七　海錄碎事五）

句始作冠。（通典五十七　通志略引冠作帽）

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護，（御覽引作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

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御覽引千作百）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類聚九十四）封爲狗民國。（御覽九百五　亦見路史發揮二引帝以二句作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流作浮美女作美人末句作是爲犬封氏）

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脇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御覽三百六十一）

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是爲扶伏民，去玉門開二萬五千里。（御覽七百九十七）

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績，九年生翼，十年而死。去琅邪四萬里。（御覽八百二十五）

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御覽七百五十二）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之華。（類聚八十九）

伊俗與唐吾同俗，民穴居，去玉門一萬里。（書鈔一百五十八）

飛路之民，地寒，穴居，食木根。（書鈔一百五十八）

丁零之民，地寒，穴居，食禽鼠之肉，民號爲名裘。（書鈔一百五十八）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正資魚以爲生氣。（御覽三百六十一）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有包山，山有洞庭寶室。已上亦見初學記八入地下潛行，通琅琊東武。寰宇記九十一御覽四十六

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一引作青城有穴潛行，分道爲三，道各通一處，已上二句一引作分爲三孔西北通崑崙。御覽五十四又一百六十六

彭城北有九里山，有穴潛通琅琊，又通王屋，俗呼爲黃池穴。寰宇記十五書鈔一百五十八白帖六引竝作彭城北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王屋山

天下之多者水也，事類賦注引作莫若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水經注序類聚八初學記六白帖六御覽五十九文選海賦注引前二句

天下之強選注引作大者，東海之沃焦焉：白帖引作惡燋水灌之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卽消，故水東南流而不盈也。御覽五十二又六十寰宇記二十二類聚八白帖六文選江賦注事類賦注六

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起也。史記匈奴傳索隱漢書外夷傳注御覽六十五草堂詩箋十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御覽九百四十二

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文選思玄賦注御覽三十八巨鼇，巨龜也。初學記三十文選吳

（都賦注引云巨鼇龜也）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廣記引作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其產則三百里為血。（御覽九百三十六廣記四百六十四成玄英莊子逍遙遊疏引作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

天下之高者，有扶桑無枝木焉：上至於天，盤蜿而下屈，（事類賦注二十五引作盤屈而下）通三泉。（齊民要術十御覽九百五十五）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齊民要術十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七）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御覽一引有此三字又都作渚）有山，山上有泉，如井狀，深不測；春夏常出雨霰，（御覽引作至春夏時霰從井中出）敗五穀。人以柴木塞之，則不出；不柴塞，則出也；（已上九字御覽引有）故曰柴都焉，（書鈔一百五十二御覽十四又七十廣記三百九十九）

南方有炎火山焉。（御覽引有火字）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御覽引作取此木）為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以為火浣布。（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八事類賦注八）

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開左目爲晝，開右目爲夜；開口爲春夏，閉口爲秋冬。御覽三十八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雞，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雞則鳴，羣雞皆隨之鳴。齊民要術六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十八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窔，玉燭寶典一注竝執葦索伺不祥之鬼，得而煞之。已上三句以玉燭寶典引括地圖補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象也。御覽二十九玉燭寶典一

蓬萊之東，岱輿之山，上有扶桑之樹。樹高萬丈。樹巔常有天雞，爲巢於上。每夜至子時，則天雞鳴，而日中陽烏應之；陽烏鳴，則天下之雞皆鳴。古玉圖譜二十四

崑崙西北有山，御覽引作西南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萬里。已上白帖九十八御覽三九十八亦引蛇居此山，飲食滄海。類聚九十六廣記四百五十六

玉門之西南爲霹靂。三字書鈔引有羌之東，有一國，五六百戶，無他事役。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每歲出尖一引作石磬事類賦注同小注云作礎書鈔引作礓䃍見記引作礦一數千枚，輸於廟中，名霹靂尖，以給霹靂所用。從春雷出而尖日減，至秋尖盡。御覽七百九十七又十三又五十二書鈔一百五十二封氏聞見記八事類賦注七

東海有蛇丘之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類聚九十六廣記四百五十六）

員丘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精壓之。（御覽九百八十八）

大月氏及西胡，（三字書鈔引有）有牛名為日反：（書鈔百四十五引作日支牛御覽九百引作反牛通典一百九十二引作日及事類賦注二十二引作白皮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類聚引作二三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卽愈也。（類聚引作明日瘡愈事類賦注通典引竝同御覽九百又一百六十六引云割而復生名曰復牛寰宇記八十六引同復作及）漢人入此國，見牛不知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小如指，名為蠶，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蠶也。（類聚六十五御覽八百二十五）

大樹之山，西有采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二）

玄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為布。（御覽八百二十）

東海之東，有樹名為白蒙，其汁可為脂，色白如脂，味甘。（書鈔一百四十七）

荊州有樹名烏臼，實如胡麻子，其汁如脂，其味亦如猪脂味也。（書鈔一百四十七齊民要術十引作荊陽有烏臼其實如鷄頭迮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豬脂）

凡梓木為榲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韻府八庚）

千歲之樹：枝中央下，四邊高。（御覽九百五十二）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類聚八十八珠林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二）

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游人間。類聚九十四御覽九百一引首句初學記二十九白帖九十六引次句珠林二十八類聚八十八引前二句御覽八百八十六引全

漢桓帝時，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還桓帝邊，人皆驚走；御覽引有此句太尉何公時爲殿中將軍，御覽一引作中尉將軍爲人勇力，走往逆之。牛見公往，乃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脫，以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是萬年木精也。書鈔六十四御覽二百三十九又九百牛見公往已下書鈔引作手攬其右足牛見公乃走還河案何公進其文頗略今從御覽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御覽一引作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珠林引同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尅。御覽一引作始皇惡之興兵伐之珠林同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合。有一人中風雨，傷蹇不能去。蹇御覽作寒依珠林引改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卽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鬼又曰；「秦王若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默然不應。御覽一引作樹淡然無言珠林引談作寃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御覽一引作疾入報秦皇案言伐珠林引作病人報秦案言伐之樹斷，中有青牛駭逸；逐之入澧水。書鈔珠林引並作有一青牛出迺之走入河御覽一引作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入水今依事類賦注秦王因立旄頭騎。御覽六百八十又九百五十八珠林六十七書鈔一百三十九事類賦注二十四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二句北戶錄引在豫章男子句上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御覽引作名曰帝少女一名夜游今依北戶錄引補一名鉤星，御覽一引作釣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為子。今時小兒之衣不欲夜露者，為此物愛以血點其衣為誌，卽取小兒也。今時至此已上荊楚歲時記注引作有小兒之家卽以血點其衣為誌御覽引作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取兒也經史證類本草十九引作今時人小兒衣不欲夜露者為此也今依北戶錄引補故世人名為鬼鳥，荊楚歲時記注引有此句荊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卽往就諸鳥。諸鳥各去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得衣亦飛去。今謂之鬼車。御覽八百八十三又九百二十七有末句又十三北戶錄一水經注三十五引云陽新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夜飛游女矣朱翌猗覺寮雜記下引與水經注同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二句初學記二十九亦引首句作千歲之狐為淫婦為神巫；三句御覽九百九十亦引首句作五十歲之狐為淫婦末句作又為巫神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卽與天通，為天狐。廣記四百四十七

百歲鼠化為神。御覽九百十一

百歲之鼠，化爲蝙蝠。初學記二十九白帖九十八御覽九百十一

百歲伏翼，其色赤，止則倒縣；得而服之，使人神仙。二句依水經注二十七引補

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六

千歲之鶴，隨時鳴。敦煌石室所出唐寫本類書殘卷

千歲之燕，戶北向。類聚九十二酉陽雜俎續八

千歲之黿，能與人語。春秋左傳文四年正義引玄中要記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初學記三十

千歲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已上二句玉燭寶典五廣韵二十四鹽亦引 又能食山精。御覽九百四十九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御覽八百十六草堂詩箋三

蜮長三四寸，蟾蜍，鸑鷟，鴛鴦悉食之。廣韵二十五德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卽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御覽九百五十廣記四百七十三題感

應經引玄中記云蜮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經史證類本草二十二引云水狐蟲也長四寸其色黑背上有甲其口有角向前如弩以氣射人江淮間謂之短狐射工通爲谿病此旣其蟲故能相壓伏也

越燕，斑胸，聲小；胡燕，紅襟，聲大。丹鉛總錄

玉精爲白虎。金精爲車馬。銅精爲僮奴。御覽八百十三引作奴婢 鉛精爲老婦。御覽八百八十六廣韻二十三錫引云鉛錫之精爲婢御覽八百十二引作爲老婢又九百十二引作爲狐狸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伏神。初學記二十八類聚八十八廣韻御覽九百五十三事類賦注二十四有末二字

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爲虎珀。御覽八百八酉陽雜俎十一引云楓脂入地爲琥珀

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御覽八百七

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時，當作大金鐶，著手指間，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鐶中，以刻玉。御覽八百十三

天竺大秦國出金指鐶。書鈔一百三十六

馬瑙出大月氏。通典一百九十二類聚八十四御覽八百八

車渠出天竺國。類聚八十四御覽八百八

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御覽八百八

木難出大秦。御覽八百九

五肉七菜，勝腌腥臊。書鈔一百四十五

陸氏異林

陸氏異林

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御覽一引作腳 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御覽一引作衣青絹衫 丹繡兩當，傷左髀，御覽引作傷一腳 以兩當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魏志鍾繇傳注御覽八百十九又八百八十七 裴氏松之曰清河陸雲也

曹毗志怪

曹毗志怪

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二引詩箋一作見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詩箋作胡一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詩箋並作灰下燒字同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初學記七草堂詩記箋二十六又三十八有末六字乃作方旨作驗

集異記

郭季產集異記

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許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知是神物，乃放之。牛於是入水，鎖亦隨去。御覽九百

吳郡二字類聚引有吳泰能筮。會稽盧氏書鈔引作有人失博山香爐；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閶闔與風，時發青煙，乃香爐也。』語其主處，求即得之矣。書鈔一百三十五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三

陽平宋謹，善解夢。有孫氏求官，睡得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謹。謹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苴杖即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母喪。御覽四百廣記二百七十六

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地東南來，欲齧張，張牀上避之，乃墮地。後符堅

遺苟長（廣記引作茍萇）往破張，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並同上）

宋中山劉玄，居越城。（三字廣記引有）日暮，忽見一人著烏袴褶來，取火照之，面首無七孔，面莽儻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則爲魅，殺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已上十二字依廣記引補）劉因執縛，刀斫數下，變爲一枕，乃是其先祖時枕也。（御覽七百七、廣記三百六十八）

廣平游先期妄見一人，（廣記引作廣平游先朝喪其妻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久方變，是所常著屐也。（御覽六百九十八、廣記三百六十八）

丹陽張承先家，有鬼長爲其主取物。會有客須蓴二斗，鱧魚二十頭；鬼將一小兒，持鹽至驃騎街十字路，令小兒睡，覺看鹽中已有蓴鱧。（御覽七百六十四又九百八十）

丹陽張承先家有一鬼，爲張偸得一箭筒，語之愼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張以借佗，鬼罵欲燒物，（御覽引作屋）張馳取還，乃止。（書鈔一百二十六、御覽三百五十）

劉登往經墳冢邊，曰我偶□餅。徐卽爲辦置林間，有十餘鬼，皆焦頭來摸餅。（書鈔一百四十四）

廣陵士甲市得一宅，但聞中有捶鈴聲，晝輒止。後遂見其眞形，乃是其故人。問曰，何以常捶鈴？荅曰，我典使君藥物，故夜持時耳。問白晝日何以不持時？曰：白日是使道之夜。因別

而去。御覽三百三十八

會稽照誕入海採菜，于山上暴之。夜，忽見羣鬼張目切齒，欲來擊誕；誕奮刀砍之，見鬼悉披麻。歷乃就誕乞少紫菜；誕不爲與。御覽九百八十

神異記

王浮神異記

晉冶氏女徒，病，棄之。舞囂之馬僮，飮馬而見之。病徒曰：『吾良夢馬僮，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當以舞？僮告舞囂自往視之，曰：『尙可活。吾買汝。』荅曰：『棄之矣。猶未死乎？』舞囂曰：『未死。』遂買之。至舞囂氏而疾有閒，而生荀林父。御覽六百四十二引璅語璅語末注云神異記又載之

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驗，言靈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以還廟。撫捶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宮亭，送杖於廟中訖，卽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剖視，中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

飛；遙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御覽七百十）

餘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已上六字廣記引作飲瀑布水）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不相遺也。」因立奠祀。（廣記引作茶祠）後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茶經御覽八百六十七寰宇記九十八廣記四百十二）

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事類賦注十六）

東方見春山外多杣。（御覽九百七十三）

赤城山，一峯特高，可三百丈，丹壁爍日。（寰宇記九十八）

琅邪東武山，徙於會稽，壓殺百姓。（寰宇記九十六引神異志）

白狄先生，馮翊人。（元和姓纂）

續異記

續異記

後漢黃門郎蕭士義，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數日前，家中常所養狗，來向其婦前而語曰：「汝極無相祿；汝家尋當破敗，當奈何！」其婦默然，亦不駭。狗少時自去。及士義還內，婦仍學說狗語，未畢，收捕便至。廣記四百四十一

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恆覺邈獨在帳內，以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窗，瞥覩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鐵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雖疑此爲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不卽道。語之曰：「我始來直者，便見一靑衣女子從前度，猶作兩

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卽來就己。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廣記四百七十三

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雖出自單門，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恆宿在中。其夜，獨自未眠之頃，見一丈夫來，長短是中形人，著黃練單衣袷，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卽荅云：『僕姓盧，名鉤。家在粽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垤，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箇彌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鉤，反音則螻蛄也。家在粽溪，卽西坎也。』悉灌以沸湯，於是遂絕。』同上

劉穆之夢有人稱劉鎭軍相迎。旦占之，曰：『吾死矣。今豈有劉鎭軍邪?』後宋武遣人迎，共定大業。武帝時爲鎭軍將軍。廣記二百七十六

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使。於常眠處，聞有羊聲。疑爲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牀下有一羊，高可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初學記二十九六帖九十六御覽九百二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爲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於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爲弊。劉爲設齋會，放之于婁胡。劉俄遷秣陵令。廣記一百十八

零陵太守廣陵劉興道，罷郡住齋中。安牀在西壁下，忽見東壁邊有一眼，斯須之間便有四，漸漸見多，遂至滿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見牀前有頭髮，從土中稍稍繁多。見一頭而出，乃是方相頭，奄忽自滅。劉憂怖，沈疾不起。（廣記一百四十一）

晉陵無錫尉嚴無欲，貯穀，後開乃成虵艸，焚之，使貧。（御覽一百九十一）

竟陵王誕，（廣記引作劉誕）在廣陵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矟旄。覺則已失髮矣。

如此者數十人。（御覽三百四十一　廣記二百七十六）

孫氏妻黃氏，忽見一童子在前，以釵擲之，躍入雲去。夜聞戶外歌曰：「昔（御覽引作首）塡夏家塚，葦泥頭欲禿。今居黃氏居，非意傷我目。」尋覓巢中，得一白鸛，其左目傷。（事類賦注十九　御覽九百）

二十二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憩於臺城東橘樹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婢與法公相聞，方夕欲詣宿。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寢。至曉而去。明日復來。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來迎。復有男子可六七歲，端麗可愛；女云是其弟。後曉去，女衣裙開，見龜尾及龜腳。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來，卽然火照覓，尋失所在。（廣記四百六十九）

錄異傳

錄異傳

周時尹氏，貴盛，五世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飢荒，羅鼎作糜，已上亦見書鈔一百四十四初學記二十六困學紀聞二十啜之，聲聞數十里。御覽八百五十九三人入鑊取焦糜，深，故不見也。書鈔一百四十四

魏安釐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吳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鵰而獻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游者加刑焉。游者曰：『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鵰；安知王之惡此也。可謂知有用之用，未寤無用之用矣。』乃取而騎之，遂翻然而飛去，莫知所之。御覽九百十六

秦文公時，雍州南山有大梓樹。初學記引有州字大作文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御覽

引作疊否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樹斷，有一青牛出，走入灃水中。其後牛復出，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水不出；故置髦頭騎（御覽引有騎字）因此也。（寰宇記三十御覽四十四初學記八史記秦本紀正義引錄異傳雍州南山（無州字）樹斷（作斷中）走入灃水中（灃作豐）牛復出（作牛出豐水中）入水不出（無水字）故置髦頭騎（無騎字）因此也（此三字作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十八字））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歸，詰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女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欷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

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廣記三百十六

伍子胥恨吳王，驅水爲濤，今會稽錢塘丹徒，皆立子胥祠，欲止其濤也。事類賦注六

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御覽三百六十四又三百七十一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二句初學記御覽引有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安爲賢，舉孝廉。書鈔七十九類聚二初學記二御覽十二又四百二十六事類賦注三

袁安葬其母，逢二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五公。書鈔九十二 又九十四 其後公路年十八，驕豪，故常飯乳，二字依御覽八百五十引補 食蜜飯；諸女以絳爲地道，游行其上；葬地所致也。御覽五百五十六

劉照，建安中爲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萎蕤鎖也。以金縷相連，屈申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愼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云。兒見鎖，感慟不能自勝。廣記三百十六

吳左中郎廣陵相胡熙，字元先。女名中，許嫁當出，而歘有身。女亦不自覺。熙父信嚴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殺之。歘有鬼語腹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母？我某月某日當出。』左右驚怪，以白信。信自往聽，乃捨之。及產兒，遺地則不見形，止聞兒聲在于左右。及長大，言語亦如人。熙妻別爲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見。熙妻視之，在丹帷裏，前後釘金釵，好手臂，善彈琴，時問姥及母所嗜，欲爲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中不耐之意。』竊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卽於傍怒曰：『就母戲耳，乃罵作鬼子。今當從母指中，入于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卽直而痛，漸漸上入臂髀，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熙

妻乃設饌祝請之，有頃而止。廣記三百十七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揚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少年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作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寄載，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御覽五百八十三

吳時嘉興倪彥思，忽有鬼魅在家，能為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二句御覽引有 思乃延道士逐之。酒肴既設，道士便擊鼓，二句御覽引有 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坐上，吹作角聲，以亂鼓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書鈔一百三十五 御覽七百十二

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向婦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卻還。御覽七百十八

隆安中，吳縣張君林，忽有鬼來助其驅使。林家甑破無可用，鬼乃撞盆底穿以當甑。御覽七百五十七

會稽山陰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尚溫。居三日乃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

府君居處甚嚴。使人將瑀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有印及劍；使瑀取之，惟意所好。瑀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問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劍。」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劍，惟使社公耳。」疾既愈，每行，即見社公拜謁道下。（書鈔引作疾愈果有鬼來白事自稱社公）瑀深惡之。（廣記三百八十三書鈔八十七初學記十三）

烏程丘友，（書鈔引作丘支）死經一日半，復得生。云將去上天。入大廨舍，見一人著紫幘而坐。（已上亦見書鈔一百二十七）或告友，爾祖丘孝伯也，今作主錄，告人盲。友不應。今使人遣之，友得還去。出門見其祖父母紫一足，在門外樹後。一月亡。（廣記三百八十三）

昔廬陵邑子歐明，（御覽二十九引作區明）者，從客過。（類林作從賈客）道經彭澤湖，輒以船中所有多少（已上八字類林作每以珍寶）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類林作復）過見湖中有大道，道上多風塵，有數吏單衣乘車馬來候，云是青洪君使要。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須臾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以上十二字據類林引補）明甚怖，問吏：恐不得還。吏曰：「無可怖！青洪君以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送，君皆勿收，獨求如願爾！」去果以繒帛送，明辭之。乃求如願。（類林作必有厚遺然勿取但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君問所須明曰欲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不得已，呼如願使隨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常使之取物。明將如

願歸，所欲輒得之，數年大富。已上略見初學記十八引類林雜說八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歲朝雞一鳴，呼「如願。」如願不起。明大怒，欲捶之。如願乃走。明逐之於糞上。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如願乃於此得去。明不知，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使出。久無出者，乃知不能。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捶汝。」今世人歲朝雞鳴時，轉往捶糞，云使人富也。御覽四百七十二又五百海錄碎事二略引

云有商人過清明湖見清明君末作今人正旦以細繩繫偶人投于糞壤中云令如願

文翁者，廬江人。爲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當起歷下陂以作田，文翁盡日斫伐柴薪，以爲陂塘。其夜，忽有數百頭野豬，以鼻載土著柴中，比曉成塘。御覽七十四

有王更生者，爲漢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廟，靈響。更生過廟祭，去而遺其刀。遺小史李高還取刀。高見刀在廟牀上。高進取去，仰見座上有一君，著大冠袍衣，頭鬢半白，謂高曰：「可取去。如言不道，後吾當祐汝。」高還，如言不道。後高仕爲郡守，當復遷爲郡。高時年已六十餘；祖高者百餘人。高乃道「昔爲更生小吏，見遺至廟，取所遺刀，見廟神，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欺君爲慙。」言畢，此刀立刺高心下，須臾死。御覽三百四十五

隗炤者，御覽一引作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愼

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言訖而卒。（四字御覽引有）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齎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惘然不知所以，乃言曰：『我平生不踐此處，何緣爾耶？』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已上四句御覽引有）使者沈吟良久而寤，謂曰：『賢夫何能？』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炤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乃知亡後當蹔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甒，（御覽引作罌一作鉼）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類聚八十三御覽七百二十八又八百十一）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瘧，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瘧鬼焉。既而去廟二十餘里，寢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疾速。見士季，（御覽引作夢見塘上有一人乘馬追呼行太急來至季船）乃下馬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瘧疾遂愈。（御覽引作夢覺瘧即斷廣記三百十八御覽七百四十三）

宏老（一作宏公廣記引作郤公下同）吳興烏程人，患瘧經年不差。（二字廣記引有）宏後獨至田舍，瘧發，有數小

兒或騎公腹，或扶公手腳。公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兒，遂化成黃鷁，餘者皆走。公乃縛以還家。箕縣窗上，云明日當殺食之。比曉，失鷁處。公瘧遂斷。于時人有得瘧者，但呼御覽引一作依宏公，便瘧斷。御覽九百二十五又七百四十三廣記三百十八

陳世母黃氏，亡後還家，但聞聲。世忽亡斧。黃言，問家奴福盜之。御覽七百六十三

謝邈之為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在部伍後。至平望亭，夜雨，前部伍頓住。覽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人家燈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織薄。別床有小兒，十歲。覽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欷，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顧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冢，艸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所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至冢，號咷，不復嫁。廣記三百十八

江巖常到吳採藥，及富春縣清泉山南，遙見一美女，紫衣，獨踞石而歌，聲有磕石之音。巖往來及數十步，女輒去，惟見所踞石耳。如此數日，巖乃擊破石，從石中得一紫玉，長一尺。後不復見女。御覽八百五 事類賦注九

邴浪者，安樂人，行到松兹縣九田山，見一鳥，形如雉而色正赤，集山巖石上；鳴聲如吹笙。浪卽射中之，鳥仍入石穴中。浪遂鑿石，得一赤玉，狀如鳥形。御覽八百五

婦人帶宜男艸，生兒。御覽九百九十六

雜鬼神志怪

雜鬼神志怪

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絕，食口數千。常遭飢荒，羅鼎鑊作糜；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八人：入鑊中墾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御覽四百七十）

齊人田乃巳釀千日酒，過飲一斗，醉臥千日，乃醒也。（書鈔一百四十八）

漢武帝鑿昆明池，悉是灰墨。問東方朔。曰，『非臣所知，可訪西域胡人。』（玉燭寶典四引雜鬼怪志）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盛柏葉上露。（已上依續齊諧記補）囊似蓮花，內有青鳥。（玉燭寶典八引志怪）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荅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露皆如珠至此並見續齊諧記）

會稽人吳詳，見一女子溪邊洗腳，呼詳共宿。明旦別去，女贈詳以紫巾，詳荅以白布手

巾。（御覽七百十六引志怪案書鈔引神怪錄亦載之）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府君所迎。見門有一大甕，可受數百斛，但見風雲出其中。（御覽七百五十八引志怪。案祖台之志怪亦記曹著見廬山君事）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刳腹視之，得一白鼈，赤眼，甚鮮淨。以諸藥內鼈口中，終不死。後有人乘白馬來者，馬溺濺鼈，縮頭藏腳。乃試取馬溺灌之，豁然消成水。病者頓飲一升，即愈。（御覽九百三十二引志怪）

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閤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山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淩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荅。（已上略見續談助四）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讐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怱怱；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閤悉閉如故。如期，邵

果篤疾，恆夢見此鬼來擊之，竝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廣記二百九十三引志怪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溫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湓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從甚盛。又見羣小兒兩兩爲偶，乘軺車，駕以黃羊，睢盱可惡。溫卽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廣記二百九十四引志怪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人。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飯，唯須飲耳。』女敕取鐺與之。因然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冢墓之間，無以相共，慙愧而已。』因歔欷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爲中山太守。出適頓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幸我舊使婢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爲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昔，承貴必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爲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莅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

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綵以報禹。（廣記三百十八引志怪）

沙門竺僧瑤，得神呪，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召瑤治之。瑤入門，便瞋目大罵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在內大哭，（御覽引作喚）云：「人殺我夫。」魅在其側曰：「吾命盡於今，可爲痛心！」（御覽引有四字）因歔欷悲啼。又曰：「此神也，不可與爭。」傍人悉聞。（御覽引有四字）於是化爲老鼉，走出庭中。瑤令撲殺之也。（廣記四百六十八引志怪御覽九百三十二引許氏志怪）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皋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娩，來詣船，因相爲戲。女即留宿歡讌，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同房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並立如拳，視之乃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興。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並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叔道明爲郎中令，籠三龜示之。（廣記四百六十八引志怪案亦見孔氏志怪）

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臨殯，便見鬼攘臂打槌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胸陷之。此人卽應鑿而倒，人便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相傳，不宜當棺，由戎所見。御覽三百七十一引志怪集

陶侃書鈔引作太尉微時，遭大喪葬。家貧，親自營塼，有斑特牛，專以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道中逢一老公，便舉手指云：『向於岡上見一牛眠牛洿中，書鈔引作眠在墟中必是君牛眠處，便好可作墓安墳，則致極貴。已上亦見書鈔九十四引志怪集小位極人臣，世爲方嶽。』侃指一山云：『此好，但不如下，當世有刺史。』言訖便不復見。太尉之葬如其言。侃指別山與周訪家，則幷世刺史矣。御覽五百五十九引志怪集 案亦見孔氏志怪無末二句

雜國桓韓子諸盛十詩，羣小兒共在後屋作粥。立成，盛以長盤十椀。羣兒還，忽有婦人出其間。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志怪集 案首句有僞奪字亦不全

夏矦弘御覽引作孫弘今依廣記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鎭西將軍謝尙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詣尙。尙憂惱甚至。御覽引作常愛惜至甚今依廣記謂尙曰：『我爲活馬何如？』尙常不信弘，荅曰：『卿若能令此馬更生者，卿眞實通神矣。』廣記引作卿眞爲見鬼也弘於是便下牀去，良久還，

語尙曰：『廟神愛樂君馬，故取之耳。向我詣神請之，初殊不許，後乃見聽，馬即耳便活。』尙對死馬坐，意甚不信，怪其所言。須臾，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惋。旣至馬屍間，便滅。三字廣記引有應時能動。有頃，奮迅呼鳴。尙於是歎息。御覽八百九十七引志怪集廣記三百二十二引志怪錄文甚簡略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靑絲布袍。弘前捉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鎭西將軍謝尙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尙曰：『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隨從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廣州大殺。』弘曰，『以此矛戟何爲？』十三字依御覽引補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中餘處，不至于死。』七字依御覽引補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御覽引作薄心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當至荊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惡，輒用烏雞薄之，弘之由也。廣記三百二十二引志怪錄御覽八百八十四引弘于江陵已下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徙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皆不得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卻戶外。時未曙，明月朗，見之，綵衣白粧，頭上有范鎚（廣記引作花插，下同）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范鎚之屬皆墮。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范鎚及釵牙梳竝是眞物。掘壞井，得一楸棺，三分井水所漬。（廣記引作俱已朽壞）忌便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葬之，遂斷。（珠林九十五，廣記三百二十二引志怪錄）

會稽郡常有大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服。郡將吉凶，跂于雷門，示憂喜之兆。謝氏一族，憂喜必告。謝弘道未遭母艱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將轉吏部尚書，拊掌三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已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四引志怪）謝道欣遭重艱，至離塘行墓地往，向夜，見離塘有雙炬，須臾火急入水中，仍舒長數十丈，色白如練，稍稍漸還赤，散成數百炬，追逐車從而行。悉見火中有鬼，甚長大，頭如五石籠，其狀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孫恩作亂，會稽大小莫不翼戴。時以爲欣之所見，亂之徵也，禹會諸矦會稽防風之鬼也。（廣記三百二十三引志怪錄）

魏劉赤斧（廣記引作赤父，下同）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情：母老子弱，情事果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邊（廣記引作過，下同）多才藝，善事神，請舉邊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邊何人，而擬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珠林六十七引志怪傳，廣記二百九十三引志怪）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躭子某，同游蔣山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疋配戲弄之。（廣記引作各指像以戲相匹配）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竝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尅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其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竝亡。（珠林七十五引志怪傳，廣記二百九十三引志怪）

詳異記

詳異記

宋元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使稚宗行至遠郡，郡吏蓋苟邊定隨焉。行至民家，恍忽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舁出門外。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澡水，釣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否？』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類數頭，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微復論巨此者也。魚肉自　可噉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

而無犯。唯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戒。』因爾便蘇。四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云。廣記一百三十一

前齊永明中楊都高坐寺釋慧進者，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廣記一百九

宣驗記

宣驗記

渤海張融，字眉嵎。晉咸寧中，子婦產男，初不覺有異。至七歲，聰慧過人。融曾將看射，令人拾箭還，恆苦遲。融孫云：『自爲公取也。』後射纔發，便赴，遂與箭俱至棚；倏已捉矢而歸。舉坐怪愕。還經再宿，孫忽暴病而卒。呼諸沙門燒香。有一胡道人謂云：『君速斂此孫；是羅刹鬼也，當噉害人家。』既見取箭之事，卽狼狽闔棺。須臾，聞棺中有撲攊聲；咸輟悲駭愕，遽送葬埋。後數形見。融作八關齋，於是便去。（廣記三百五十七）

晉義熙中，京師長年寺道人惠祥與法向連堂。夜四更時，惠遙喚向暫來。往視：祥仰眠，手交于胷上，足挺（音鼎）直，云『可解我手足繩。』曰：『上竝無繩也。』祥因得轉動，云『向有人衆，以我手足鞭捶交下，問何故罵蝨。』語祥若更不止，當入兩石間磕（音盍）之。祥後懲戒於

蝨，餘無精進。御覽九百五十一

安荀本姓路，吳郡人也。年十餘，身嬰重疾，良藥必進，日增無損。時太玄臺寺釋法濟語安荀曰：『恐此疾由業，非醫所消。貧道案佛經云，「若履危苦，能歸依三寶，懺悔求願者，皆獲甄濟。」君能此下原有與女並三字捐棄邪俗，洗滌塵穢，專心一向，當得痊愈。』安荀然之。卽于宅內設觀世音齋，澡心潔意，傾誠載仰；扶疾稽顙，專念相續。經七日初夜，忽見金像，高尺許，三摩其身，從首至足；卽覺沈痾豁然消愈。既靈驗在躬，遂求出家；求住太玄臺寺。精勤匪懈。誦法華經。菜食長齋。三十七載，常翹心注想，願生兜率。宋元嘉十六年，出都造經，不測所終。比丘尼傳二玄藻本姓路吳郡人也安荀女也注宣驗記云是卽安荀也今據改其名以補斯記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貯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簏出，同時噬螫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已上事類賦注三十亦引蜂飛邀逐噬擊彌路賊；遂惶懼從便道而去。是時蠟日所縛子女，各還其家。御覽九百五十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惟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爲神。廣記一百

六十一 辯正論八注引無宋字郡作郭末有也字

車母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爲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然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 辯正論八注引虜上有佛佛二字中下有爲奴二字夜上有晝字念作哭 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常値天陰，不知東西，論注忽下有得字獨行二字到天下有兩字東西二字到 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邨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禱，專行慈悲。廣記一百一十論注禱作到慈悲作檀忍廣記誤

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 辯正論八注引作沈英觀音並作觀世音 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荅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廣記一百十一

滎陽高荀，年已五十。爲殺人被收。鏁頓 論注八引荀作荀頓作項 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誣，論注念作誦觀下有世字誣作死 何由可免。』同禁勸之，曰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不離 論注曰作因離作簡 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供養衆僧。旬日 論注浮作佛日作月 用心，鉗鏁自解。監司驚懼。語荀云：『若 論注懼作怪語下有高字無若字 佛神憐汝，斬應不

死。』臨刑之日，舉刀刃斷。論注舉刀句作舉刀未下而折奏得原免。同上

史儁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辯正論八注引也作耳每見尊像，恆輕誚之。後因病腳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音像。』儁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夢觀音，果得差。同上論注福中下有佛福二字果得差作遂差

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日將兒出射，正值麀鹿將麑。鹿母覺有人氣，呼麑漸出。麑不知所畏，徑前就媒。唐射麑，卽死。鹿母驚還，悲鳴不已。二字賦注引有唐乃自藏於草中，出麑致淨地。鹿直來其地，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場，復逢一鹿，上弩將放，忽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御覽九百六事類賦注二十三

程德度，武昌人。昔在潯陽，夜見屋裏自明。先有鸞窠，忽有小兒，長尺餘，潔白，從窠中出，至牀前曰，卻後三年，當得長生之道。尋闇而滅。甚祕密之。御覽九百二十二

沛國周氏有三子，竝瘖不能言。一日，二字賦注引有有人來乞飮，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有罪過。三字賦注引有可還內思之。』周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乃云：『都不憶有罪過。』

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牀有鸞窠，中有三子，母還哺之，輒出取食。屋下舉手得及；指內窠中，鷇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蒺䔧，各與之呑，既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恆自悔責。」客變爲道人之容曰：「君卽自知悔，罪今除矣！」便聞其兒言語周正，卽不見道人。御覽九百二十二 事類賦注十九

王導，河內人也。兄弟三人，竝得時疾，其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忽甚諠譟。俱惡之。念云，差當治此鳥。既差，果張取鵲，斷舌而殺之。兄弟悉得瘖疾。御覽七百四十引靈驗記

天竺有僧，養二牸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爲奴，偸法食；今生以乳饋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得也。」御覽九百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沾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六帖引作爲雨滅火。類聚九十一 初學記三十 六帖九十四 御覽九百二十四

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飛故滅火，往來疲乏，不以爲苦，御覽九百十七 唐西域記六云拘尸大

那揭羅國大磚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飈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告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

蟒死于吳末。

梁釋慧皎高僧傳一 案傳略云安清字世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高屢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伸頸受刃賊遂殺之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傾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䢼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䢼亭廟神得離惡形矣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云云後更引宣驗記言以備異說蓋唯蟒死時代記傳有殊其餘事迹並相仿彿耳

吳主孫皓，性甚暴虐，作事不近人情。與婇女看治園地，土下忽得一軀金像，形相麗嚴。

皓令置像廁傍，使持屏籌。到四月八日，皓乃尿像頭上，笑而言曰：『今是八日，爲尔灌頂。』對諸婇女，以爲戲樂。在後經時，陰囊忽腫。疼痛壯熱，不可堪任。自夜達晨，苦痛求死。名醫上藥，治而轉增。太史占曰，犯大神所爲。敕令祈禱靈廟；一禱一劇。上下無計。中宮有一宮人，常敬信佛，兼承帝之愛，凡所說事，往往甚中，奏云：『陛下求佛圖未?』皓問，『佛大神邪?』女曰：『天上天下，尊莫過佛。陛下前所得像，猶在廁傍；請收供養，腫必立差。』皓以痛急，即具香湯，手自洗像，置之殿上，叩頭謝過，一心求哀。當夜痛止，腫即隨消。即於康僧會受五戒，起大市寺，供養衆僧也。辯正論八注

孫皓時，有王正辯上事言：佛法宜滅，中國不利胡神。皓使下詔集諸沙門，陳兵圍守，欲行誅廢之事。謂僧會法師曰：『佛若神也，宜崇之。若其無靈，黑衣一日同命。』僧或縊死，或逃於外。會乃請齋，期七日現神。以銅鉡盛水置庭中。中食畢，而曦光暉曜，忽聞庭鉢鎗然有聲。忽見舍利，明照庭宇，浮於鉢上。皓及大衆前看，駭愕失措。離席改容而進。會曰：『陛下使孟賁之力，擊以百鈞之槌；金剛之質，終不毀破。』皓如言。請先經唄禮拜，散華燒香。歌唱曰，誠運距慈氏，來津未絕，則法輪將轉，徹於靈塗；威神不少，宜現今日，不然則三寶永絕。言畢，

壯士運槌生風，觀者顫慄。而氣竭槌碎，舍利不損。光明挺出，輝采充盈。皓敬伏投誠，勤營齋講。此塔在建康大市北。後猶光瑞。元嘉十九年秋，寺刹夜放光明，鮮紅彩發，有大光從四層上，從西繞南。又見一物，如雉尾扇，隨其進止不斷。其夕觀者，或値或不値。二十許日，都市中咸見刹上有大紫光也。（辯正論八注云出吳錄及宣驗記）

孫祚，齊國沮陽人。位至太中大夫。少子稚，字法暉，小聰慧奉法。年十八，晉咸康元年，桂陽郡患亡。祚以任武昌，到三年四月八日，廣置法場，請佛延僧，建齋行道。見稚在衆中翊從像後；往喚問之。稚跪拜，具說興居，便隨父母歸家。父先有疾，稚云：『無禍祟，到五月當差。』言辭委悉，云作福，可以拔魂免苦。其事不虛。（辯正論八注）

滎陽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偸道而遁。逢虜騎所追，伏在道側蓬蒿之內。草短蒿疏，半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默然念觀世音，俄然雲起雨注，遂得免難也。（同上）

隊主李儒，後鎭虎牢，爲魏虜所圍。危急欲降。夜踰城出見賊縱橫竝臥。儒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趣一燒澤，賊卽隨來。儒便入草，未及藏伏。羣馬向草，儒大驚恐；一心專念觀音；賊馬忽然自驚走，因此得脫也。（同上）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郡郭宣與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爲友。收敬以害人被幽。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三更，夢一菩薩慰喻之，告以大命無憂。亦覺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數徧。此二人相慶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與上明寺作功德。共立重誓。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虜循起兵，茂在戎，於查浦爲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也。上同

宋吳興太守瑯琊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信佛，唯事宰殺爲志。初爲晉西省郎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養一雙鵝，甚愛翫之，以爲得性。夜忽夢鵝口銜一卷書，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殺。篤信過人。後更富貴也。上同

益州刺史郭銓，亡已二十餘年。以元嘉八年，乘輿導從如平生，見形於女壻劉凝之家，曰，『僕謫事未了，努力爲作四十九僧會法集齋，乃可得免。』言訖忽然不見。上同

俞文載鹽於南海，値黑風，默念觀音，風停浪靜，於是獲安。上同

程道慧，字文和，武昌人。舊不信佛，世奉道法。沙門乞者，輒詰難之。論云，若窮理盡性，無過老莊。後因疾死，見閻羅王，始知佛法可崇；遂卽奉佛。上同

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唯精舍大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壞。百姓驚異，倍共發心。（同上）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恆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皆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金像，連光五尺，見高座上。（辯正論八注云出宣驗冥祥等記）

張導母王氏，素篤信。四月八日齋食，感得舍利，流光出口，輝映食盤。（辯正論八注）

鄭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無可以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命也，可六齋日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也。因爾奉法，遂獲長年。（同上）

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像，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合家驚喜，倍復傾心。（同上）

劉遺民，彭城人。少爲儒生，喪親，至孝以聞。家貧卜室廬山西林中。體常多病；不以妻子爲心，絕迹往來。精思禪業。半年之中，見眉間相，漸見佛一眼，及髮際二色。又見全身。謂是圖畫。見一道人奉明珠，因遂病差。（同上）

佛佛虜破冀州，境內道俗，咸被殲戮，凶虐暴亂。殘殺無厭，爰及關中。死者過半，婦女嬰

稚，積骸成山。縱其害心，以為快樂。仍自言曰：『佛佛是人中之佛，堪受禮拜。』便畫作佛像，背上佩之，當殿而坐。令國內沙門『向背禮像，卽為拜我。』後因出遊，風雨暴至，四面暗塞，不知所歸，雷電震吼，霹靂而死。既葬之後，就塚霹靂其棺。引屍出外，題背為凶虐無道等字。國人慶快，嫌其死晚。少時，為索頭主涉圭所吞，妻子被刑戮。辯正論八注引宣驗記，又云見蕭子顯齊書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亦見辯正論八注引。銅作眞金，賊丁零者作逢丁零單于，悖作勃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為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慙惶，歸信者眾。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廣記一百十六，論注引零作䨩，乃作而

冥祥記

冥祥記自序

琰稚年在交阯。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形製異今，又非甚古，類元嘉中作。鎔鑄殊工，似有眞好。琰奉以還都。時年在齠齓，與二弟常盡勤至，專精不倦。後治改弊廬，無屋安設，寄京師南澗寺中。于時百姓競鑄錢，亦有盜毀金像以充鑄者。時像在寺，已經數月。琰晝寢，夢見立于座隅；意甚異之。時日已莫，卽馳迎還。其夕，南澗十餘軀像，悉遇盜亡。其後久之，像於曛莫間放光。顯照，三尺許地，金輝秀起，煥然奪目。琰兄弟及僕役同覩者十餘人。于時幼小，不卽題記；比加撰錄，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秋也。至泰始末，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琰時暫游江都，此僧仍適荊楚；不知像處，垂將十載。常恐神寶，與因俱絕。宋升明末，游躓峽表，經過江陵，見此沙門，迺知像所。

其年，琰還京師，卽造多寶寺訪焉。寺主愛公，云無此寄像。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深以惆悵。其夜，夢人見語云，像在多寶，愛公忘耳，當爲得之。見將至寺，與人手自開殿，見像在殿之東衆小像中，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具以所夢請愛公。愛公乃爲開殿，果見此像在殿之東，如夢所覩。遂得像還。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像今常自供養，（唐釋道宣三寶感通錄卷二引像今常自供養至末）庶必永作津梁。循復其事，有感深懷；沿此徵覿，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此興。經云，鎔斵圖績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暉用若冥，（一引作眞）蓋得相乎。今華夏景楷，（一引作東今夏景摸感通錄冥作眞楷作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實闡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禍。（感通錄作用綿彭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辨；率其大抵，允歸自從。（感通錄作允歸日從）若夫經塔顯效，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法苑珠林十七又十四引像今常自供養已下）

冥祥記

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矦，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齎優塡王畫釋迦佛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帀之像，如諸傳備載。法苑珠林十三　三寶感通錄二

晉羊太傅祜，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祜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祜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游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

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李氏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祜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祜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祜，還爲其兒。里中解喩，然後得止。祜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祜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甚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祜後爲荊州都督，鎭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祜默然。後因懺悔，敍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殷懃重也。（法苑珠林二十六）

晉沙門仕行（慧皎高僧傳作士行）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宇沈正，循心直詣，榮辱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烟炎方盛，仕行捧經涕淚，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爲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既而一積煨盡，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齎送梵本還至陳留浚儀倉垣詩寺。（高僧傳云陳留倉垣水南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一

叔蘭，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闍維之火滅。經日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曰，若眞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慧志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也。（法苑珠林二十八）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廣記引作清河）太守。泰，郡舉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有譽鄉里。當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穌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色青黑，狀錫。（廣記引作城邑青黑色）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皁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孽罪，（孽字依廣記引補）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恆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荅，「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爲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

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卽焦爛，尋復還生。或炎爐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墮，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廣記引有此字）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爲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意。（廣記引作欣競）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齎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爲其於塔寺中縣旛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采照發。見此三人，卽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爲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願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有百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城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爲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

數千區，各有坊巷。廣記引作房舍 正中有瓦屋高壯，闌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莫死；劫盜者當作豬羊，受人屠割；婬泆者作鶴鶩麞麋，兩舌者作鴟梟鵂鶹，捍債者爲驢騾牛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荅，『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過，故相使爲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唯言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不？』荅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縢篋，檢泰年紀，尚有餘筭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愼乎？』時親表內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爲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時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款曲尋問，莫不懼然，皆卽奉法也。法苑珠林七 太平廣記三百七十七

晉沙門支法衡，晉初人也。得病旬日亡。經三日而穌活。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

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鐵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駛如風。有一吏呼罪人當輪立；輪轉來轢之，翻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語畢，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宮殿，及諸天人。衡甚踴躍，不能得上。疲而復還下所。將衡去。人笑曰：『見何等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舩官。舩官行舩，使爲柂工。衡曰：『我不能持柂。』強之。有舩數百，皆隨衡後。衡不曉捉柂，蹌沙洲上。吏司推衡，汝道而失，以法應斬。引衡上岸，雷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舩還浮。吏乃原衡罪。載衡北行。三十許里，見好邨岸，有數萬家，云是流人。衡竊上岸。邨中饒狗，牙欲齧之。衡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唄之聲。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階。衡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床坐。見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來？』因起臨階，以手巾打衡面，曰：『莫來！』衡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止。見平地有井一口，深三四丈，塼無隙際。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雖見法柱，故倚望之，謂衡『可復道還去，狗不齧汝！』衡還水邊，亦不見向來舩也。衡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穌。於是出家，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爲至行。

沙門比丘法橋，衡弟子也。珠林七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高僧傳石杵作石盂疑杵是杅字之譌面徑數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游餌也。有沙門釋僧群，隱居其山，常飲此水，遂以不飢，因而絕粒。晉安太守陶夏，高僧傳云陶夔聞而求之。群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踐山足，便風雨晦暝。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群所栖營，與泉隔一澗，旦夕往還，以一木爲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唼；僧群永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此絕水，俄而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群之將死，爲衆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緣之報乎？』珠林六十三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游關洛，達舊襄陽，欲寄載舩北渡。舩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舩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舩皆驚。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奔往請問，域日無所應荅。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陽。洛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爲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眞誠，但爲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當

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爲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竝年少，後至。域爲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尙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臥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梵唄三偈訖，爲梵呪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瘥。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兩腳風攣經年。域爲呪，應時得申，數日起行。滿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秉法。』域曰：『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卽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慍未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萬，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旛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方大爲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數千人。於洛陽寺中中食訖，取道。人有其日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中。

又域所遺估客及駱駝奴達燉煌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域。弟子滐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款曲，計其旬日，又域發洛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萬里矣。珠林二十八

高僧傳載在耆域之𢍰，當遂正

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尙純朴，不表辭飾；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旣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幷審兄安否。調曰：「病者贏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尙旦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齎乾飯數升，還恆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橫臥窟前。調語曰：「我奪汝居處，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隨者駭懼。調自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與訣曰：「天地長久，尙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眞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涕流。調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終。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暘悅。皆驚喜作禮問：「和尙尙在此耶？」荅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

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冢開棺，不見其屍。珠林二十八

晉揵陀勒，不知何國人也。嘗游洛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操，而莫能測焉。後語人曰，「盤鵄高僧傳鵄作鴟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既至，唯草木深蕪，莫知基朕。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竈。開鑿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勒爲僧主。去洛百里。每朝至洛邑，赴會聽講竟，輒乞油一鉢，擎之還寺。雖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晡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珠林八十二

晉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辭卻。有一比丘，姿形頑陋，衣服塵敝，跋涉塗濘，來造世常。常出爲作禮，命奴取水，爲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便見神足變身八尺，顏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歎，自撲泥中。時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

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卽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後卷傳。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珠林二十八）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四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沒人。法朗等下拜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一：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爲煑粥，埽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竝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廣記引作病狀頓除）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冥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幷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慧此居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中山，爲大法師，道俗宗之。（珠林九十五 廣記八十九）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爲富人。竺居晉元康中內徙洛陽。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鄰比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正下風，自計火已逼近，政復出物，所全無幾，乃敕家人不得輦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火燒其鄰屋，與長舒隔籬，而風

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爲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爇其屋；能令不然者，可也。其後天甚旱燥。風起亦駛，少年輩密共束炬擲其屋上。三擲三滅，乃大驚懼，各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說昨事，稽顙辭謝。長舒荅曰：「我了無神，政誦念觀世音，當是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鄰里鄉黨咸敬異焉。珠林二十三

晉潯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卽慧遠沙門之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羣僧竝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卽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爲池。因搆堂于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爲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巨蛇，騰空而去。俄爾洪雨四澍，高下普霑。以有龍瑞，故名焉。珠林三十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沈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蹲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竺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山有清

澗，汲漱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即竭涸，俄而絕流。護臨澗徘徊，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淸流洋溢，尋復盈澗。竝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爲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法苑珠林六十三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一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低陋，出自衆中，逕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侯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惋恨，稽懺累日。法苑珠林四十二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席，驗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淸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濮陽也。弟內其道舍，容亟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爲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爲，因事爲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尙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號爲聖人。新林寺即帝爲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冢在焉。珠林四十二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法事感通錄引作法華晉武之世，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衞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尚，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敦。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飢。此鉢猶云尚存此土。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末齋者尙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浩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該日。燭曰：『闕負登霄，衞度繼軌。咸恬泊以無生，俱蛻骸以不死』者也。珠林四十二三寶感通錄四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簞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淸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卽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有凶禍，

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珠林四十二）

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逵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怪賤，牽就下次；輒復來上。牽之至三，乃不復見。衆坐旣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柈桉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爲：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也。（珠林四十二）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家世奉法。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廣記引作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旣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應去，不展尋搜，（廣記引無此句）徘徊歎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罌貯之。竝緘于深篋。永嘉之亂，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盡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養。後嘗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

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竝得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首尼讀。（珠林十八 廣記一百十三）

晉史世光者，襄陽人也。咸和八年，於武昌死。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臥。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上著衣帢，具如平生。語信云：『我本應墮龍中，（廣記引作獄中）支和尚爲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竝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爲轉大品，又來在坐。世光生時，以二旛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旛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旛，俱西北飛上一青山。上如瑠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提旛，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還，倏忽醒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旛亦故在寺中。世光與信，於家去時，其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爲見不？』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而去。每來必見簪帢，去必露髻。信問之。荅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後乃著天冠與羣天神，鼓琴行歌，經上母堂。信問何用屢來。曰，『我來，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世聲；家人大小，悉得聞之。然聞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

焉。有頃去，信自送。廣記引有送字見世光入一黑門，有頃來出，廣記引作尋卽出來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榜撻，楚痛難勝。省視還也。舅生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經，當稍免脫。』舅卽輕車將軍報終也。珠林五廣記一百十二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巧眠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卽閒，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鋰鉤鉤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謂應，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問絕已久。病甚，遣呼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穌活。說有數人以鋰鉤鉤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上救我！』亦時喚佛。

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擣此鉤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鉤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已盡，不復久生。可蹔還家。頌唄三偈，幷取和上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卽生天矣。』應旣穌，卽復怳然。旣而三日，持齋頌唄，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讀唄，偏與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珠林六十二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恆齋戒誦首楞嚴經。郡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兩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尙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此字廣記引有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歎息；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旣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尅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正著膝耳。旣得上岸，失囊經，甚悵恨。進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溼氣。開囊視經，尙燥如故。於是郡人，一時奉法。吉所居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

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潛人；穹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荅曰：『是也。聞君德行淸肅，故來相觀。幷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游居所託。君旣來止，慮相逆冒，恆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爲卿比，（廣記引作方喜爲此）願見祐助。』鬼荅：『亦復憑君，不見侵尅也。』言畢而去。經一宿，前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吉年八十七亡。（珠林十八　廣記一百十二）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成具。及頃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璫家在坂怡郵，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益踧踖。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幘，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香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廚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郵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璫。璫遂出家，字

曇嶷。諷誦衆經，至二十萬言。（珠林十八 廣記一百十）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太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讁。』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鄴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後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殆死，周身皆痛。

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云云。珠林九十一。

晉李恆，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恆，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官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恆性躁，又寒門，但問仕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恆不肯取。又固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爲善也。』恆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恆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復變爲大鳥，跱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恆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珠林

五十六

晉竇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幷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傳爲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爲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入一獄。鎖械甚嚴。剋日當煞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執厄，出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及

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尙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門走出，於警徼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逕去。時夜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隱一榛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咸皆奉法。道山後過江，爲謝居士敷具說其事。（珠林十七）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纔行不恆，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臠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荅云：『若遂淩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解去，不知所在。（珠林三十三）

宋（案當作晉廣記引無）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穌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旛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卽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

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荅云：「具可。」敬云：（二字廣記引有）「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否？」清云。「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禮，敬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尙明出，當相佐助。」清還先輿中。夜寒噤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心爲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乎宿世弟子。（案乎字有譌廣記引作達亦非）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荅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廣記引作杖）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前，聞其屍臭。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而活。卽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佛教，遂作佳流弟子。（珠林九十五廣記三百七十九）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大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莫，天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遙得歸家，火常在前導，去舩十餘步。竦復與郗嘉賓周旋，郗所傳說。（珠林六十五）

晉徐榮者，瑯琊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澓中。游舞濤波，垂欲沈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舩者，踊出澓中，還得平流。沿江還下。日已向莫，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波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柁趣之，逕得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旅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風雨如此，豈如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其爲神光矣。榮後爲會稽府督護，謝敷聞其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舩者，有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具見其事。後爲傅亮言之，與榮所說同。（珠林六十五）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游刃衆典，尤善法華。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已上六句依珠林十七引補）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緜篤。遂不

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腸胃，湔洗腑臟；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二句廣記引作宋尚書令傅亮撰其事迹亮自云，其先君與義游處。義每說其事，輒懍然增肅焉。珠林九十五又十七廣記一百十案傳亮所撰六事竺長舒已見前卷餘不可攷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覓，見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珠林五十二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穌。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荅：『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卽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旣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卽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

勤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向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爲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屬遵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覩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爲孝敬。受法持戒，愼不可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竝遭塗炭，長受楚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爲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旣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竝奉大法。初遵姑嫡南郡徐漢，長姊嫡江夏樂瑜于，小姊嫡吳興嚴晚。途路縣遠，久斷音息。遵旣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竝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殞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旣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爲製服。珠林九十七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鎭軍將軍輶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竝成煨盡，而此經止

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中大災火。火自隔河飛至，不可救滅；處戍民居，無不蕩盡。唯精舍塔寺，竝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盡之中，時得全經，紙素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珠林十八

晉濟陰丁承，字德愼。建安中，案晉紀元無建安疑當作建元也爲凝陰令。時北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麾。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己。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卽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叫小兒起儛。小兒既起，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卽以白德愼。德愼召見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愼欲驗其事，卽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間亡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寫之。珠林十八

晉瑯琊王凝之妻晉左將軍夫人謝氏，奕之女也。嘗頻亡，二男悼惜過甚，哭泣累年，若

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著鎖械，慰勉其母，宜自寬割。兒並有罪，若垂哀憐，可爲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珠林三十三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雋發，爲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辨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殺之與諸蜎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鷄卵投地，破之見有鷄雛，出殼而行。遁卽惟悟，悔其本言。俄而師及鷄雛，並滅不見。珠林七十二

晉盧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崿。其崖窮絕，莫有昇者。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將起學館，遣人伐材其山。見人著沙門服，淩虛直上。既至，則迴身踞其峯；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時有採藥數人，皆共瞻覩。能文之士，咸爲之興。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眞淩雲以踞峯，眇翳景而入冥者也。』珠林十九

晉沙門釋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異。嘗與數人，俱受法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竊者。』同旅卽返，果及盜焉。晉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輿山谷，起立塔寺，造製形像。符堅之末，降斥道人，惟敬朗一衆，不敢毀焉。于時道俗信奉，每有來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必如言果到。其谷舊多虎，常爲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

畜。鮮卑慕容德，以二縣租課，充其朝中。至今號其谷爲朗公谷也。珠林十九

晉沙門釋法相，河東人也。常獨山居，精苦爲業。鳥獸集其左右，馴若家獸。太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終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開。於是取其財寶，以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城寺，忽敖游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酖之。頻傾三鍾，神氣清怡，恬然自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珠林十九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晉太元中，苻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走歸晉。爲鎮戍所拘，謂爲游寇。殺其男丁，虜其子女。崇與同等五人，手腳共械，銜身掘坑，埋築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爲娛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脫。崇既腳痛，同尋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理此寃魂，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遂至京師，發白虎撙，具列寃氏。帝乃悉加宥已。爲人所略賣者，皆爲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法苑珠林六十五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信奉法。父苗，符堅時爲中山太守，爲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攜母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絕糧。無復餘計，惟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飢，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爲淺，可得揭蹶。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過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帝。後自五兵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灑掃，敷陳香華，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淸婉流暢。懿遽往觀：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歡敬。沙門迴相瞻眄，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而竦身飛空而去。親表賓僚，見者甚衆。咸悉欣躍，倍增信悟。珠林六十五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穌。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

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旣至大城，巡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問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教也。』將遣惠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犫狗，嚙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喙如鋒，飛來甚速，熇然血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泰屑荷，大抵麤同，不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旣徧，乃遣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誡愼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還。達皁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穌。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惠後爲廷尉，預西

堂聽訟，未及就列，欻然煩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卽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珠林五十五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長於軍旅；不聞佛法；尙氣武；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尙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穌。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牀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荅：『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遙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冰如席，飛散著人。著頭，頭斷；著腳，腳斷。二沙門云：『此寒冰獄也。』荷便識宿命，知兩沙門往維衞佛時，並其師也。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有佛，竟不

得見從。再得人身：一生羌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裏。謂荀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獄異城，不相雜廁。人數如沙，不可稱計。楚毒科法，略與經說相符。自荀履踐地獄，示有光景。俄而忽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長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竝曰：觀世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質相類，竝行而東。荀作禮畢。菩薩具爲說法，可千餘言，末云：『凡爲亡人設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媾親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卽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受臘；此時設供，彌爲勝也。若制器物，以充供養，器器標題，言爲某人親奉上三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身爲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衆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者，罪卽消滅。如其弱顏羞慚，恥於大衆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所遺漏，非故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不能悔，無慚愧心，此名執過不反，命終之後，剋墜地獄。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若染若碧，率誠供助，獲福甚多。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禮拜功德，隨卽盡矣。』又曰：『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密經，功德最勝。首楞嚴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讀誦經處，其

地皆爲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能勤諷持，不墜地獄。般若定本，及如來鉢，後當東至漢地。能立一善，於此經鉢，受報生天，倍得功德。』所說甚廣，略要載之。荷臨辭去，謂曰：『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喜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濟活，可作沙門。洛陽、臨淄、建業、鄮陰、成都五處竝有阿育王塔。又吳中兩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頗得眞相。能往禮拜者，不墮地獄。』語已東行。荷作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道上行者，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有沙門坐之。左右僧衆，列倚甚多。有人執筆，北面而立，謂荷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跪荅曰：『他人射鹿，我加創耳。又不噉肉，何緣受報？』時卽見襄陽殺鹿之地，草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乘黑馬，竝皆能言，悉證荷殺鹿年月時日。荷懼然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鑊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忽然不覺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殺雁。』言已，叉投鑊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穌活。奉法精勤，遂卽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珠林八十六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晉元興中，起寺行牆，至蘭上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而應共至材所，準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風，波浪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值行無福，忽遇斯災。又與婦人俱行，其以罔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泛流趣純。適時既入夜，行旅已絕。純自惟念，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應時卽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其岸耳。珠林十七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壟採甘草，爲羌所執。時年大飢，羌胡相噉。乃至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有十餘人；羌日夕亨俎，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世音經，不懈乎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羣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齧柵木，得成小闕，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齧柵，必謂見害。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將是觀音力。計度諸羌，未應便反，卽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珠林十七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爲軍糾主北爲征冏。案此句有譌廣記引作嘗隨軍北征既而軍小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恆志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廣記引有像字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眞形，如今行像。因作禮。禮竟，豁然不覺失之。二句廣記

引作怡然不覺安行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年垂六十而亡。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晉欒苟，廣記引並作荀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福富平令，先從征盧循，値小失利，舡舫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苟恐怖分盡，猶誦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祈念有感，火賊已切，廣記引無此句便投水就之。身旣浮涌，腳以履地尋而大軍遣舡迎接敗者，遂得免濟。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晉沙門釋法智爲白衣時，常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智所處容身不燒。於是始乃敬奉大法。後爲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荆棘叢中，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煞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免濟。後遂出家。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晉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爲佛佛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旣而次至子敖，舉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或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荅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作此言。時後遂得遁逸。造小形像，廣記引作乃造一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也。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晉劉度，平原遼城人也，鄉里有一千餘家，竝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値虜主木末時，此縣嘗有逋逃，末大怒，欲盡滅一城。衆竝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末見物從空中下，繞其所住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廣記引無此句）末大歡喜，用省刑戮。於是此城卽得免害。（珠林十一　廣記一百十一）

晉郭宣之，太原人也，義熙四年，爲楊思平梁州府司馬。楊以輒害范元之等被法，宣亦同執在獄，唯一心歸向觀世音菩薩。後夕將眠之際，忽親覩菩薩光明照獄，宣瞻覲禮拜，祈請誓願，久之乃沒。俄而宣之獨被恩赦。旣釋，依所見形，製造圖像，又立精舍焉。後歷零陵衡陽，卒官。（珠林十七）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卒，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旣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荅云：『蹔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五臟與肉，乃復異耶？』荅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時餌

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之耶？』荅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恆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珠林九十四，廣記三百二十四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熙末，陽新縣虎暴甚盛，縣有大社樹，下有築神廟，左右民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夕必一兩，法安嘗游其縣，暮投此邨，民以懼虎，早閉門閭，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遙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至，投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據地不動，有頃而去。至旦，邨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驚，謂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而虎患遂息。衆益敬異，一縣士庶，略皆奉法。後欲畫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用銅青而又鮮銅。夜夢人逕其牀前云：『此中有兩銅鐘，便可取之。』安明卽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安送一勸助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觀之，遂留不改。法苑珠林十九

漢案當作晉，珠林誤題沙門竺曇蓋，秦郡人也，眞確有苦行，持鉢振錫，取給四輩。居于蔣山，常行

般舟，尤善神呪，多有應驗。司馬元顯甚敬奉之，衞將軍劉毅聞其精苦，招來姑孰，深相愛遇。義興（案當作義熙）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焦枯，所祭山川，累旬無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躬乘露桁，浮泛川溪，文武士庶，傾州悉行。蓋於中流，焚香禮拜，至誠慷慨，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纔及釋軸，洪雨滂注，畦湖畢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爲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珠林六十三）

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喪數歲女，（四字廣記引作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卽取先者曰：『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珠林二十六廣記三百八十七引至卽取先者）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邑人也，年十九時，病一月餘日亡。家貧，未能及時得殯斂，經四日而穌。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在和前五十步，和行有遲疾，二人治道亦隨緩速，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皆如鷹爪，見人甚衆，羣走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和獨行

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見瓦屋栄樓，可數千閒，有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著皁袍四縫，臨牕而坐。和拜之，（廣記引作升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千餘年。』長和爾時意中便若憶此別時也，和相識有馬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積年歲，閣上人曰：『君識孟丞不？』長和曰：『識。』閣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恆爲我司埽除之役；孟丞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牕見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不消息，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附書也。』俄見孟丞執箒提箕，自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精進爲信，爾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恆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不妄也。』語久之閒，閣上人問都錄主者：『審案石君名錄，勿謬濫也。』主者案錄云：『餘三十年命在。』閣上人曰：『君欲歸不？』和對曰：『願歸。』乃敕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跱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屍臭，不欲附之，於屍頭立；見其家亡妹於後推之，踣屍面上，因得穌活。道人支法山時未出家，聞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時人也。（珠林七　廣記三）

百八十三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高僧傳在佛調之止卅）云，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棲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麨，三年後服練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呑小石子，石子下，輒復斷酒脯雜果。體畏風寒，唯噉椒薑，氣力微弱，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人恆來，意亦不耐，每齧蒜以卻之。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住抱罕，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舟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開。既至，居於昭德佛圖，服纏麤弊，背脞恆袒。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菅爲帳，禪於其中。絕穀七載，常御雜藥，藥有松脂伏苓之氣。善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逆知其亂，乃與弟子南之許昌。昇平三年，來至建業，復適番禺，住羅浮山，蔭臥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遺言露屍林裏，弟子從之。陳郡袁彥伯，興寧元年，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登游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禮。珠林二十七

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爲苻堅尙書。堅末，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戮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竝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因而遁去。百餘步，隱小叢草，便聞

追者交馳，火炬星陳，互繞此叢，而覺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遂得免之。（珠林十七 廣記一百十）

秦畢覽，東平人也，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因入深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歸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遂得還路，安隱至家。（珠林十七 廣記一百十）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並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爲信。』宋祖聞之，命僧惠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廣記二百七十六）

宋仇那跋摩者，此言功德，（高僧傳云此言功德鎧鎧 案拔摩是鎧記誤也）種罽賓王子也，幼而出家，號三藏法師。宋初，來游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高，莫與爲比。惠（高僧傳惠作慧）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於祇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嘗赴請於鍾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下，驗求眞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頓，而跋摩席華，鮮榮若初，於是京師歛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痾患，但結跏趺坐，斂衽叉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于時或謂深禪，既而得遺書于筵下，云獲沙門二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普聞馨烟。

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帀，遶屍而去，同集咸覩云。跋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法苑珠林

四十二

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影廟宇，充滿其宅；父獨敬信釋法，旦夕齋戒。後伯父亡，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求，淫饗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爲歌神之曲，迷悶惛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遂當虧奪者，必先自臠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竝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斂；至七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飃衣動衾，於是而穌有聲，家人初懼屍蹷，竝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未求飲漿，家人喜之，問從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未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侍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教付刺姧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

三尺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見有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定錄治，以先植小福，故蹔得游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然可隨我共游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徧至諸地獄，備觀衆苦，略與經文相符。游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茫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閤，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旣至階下，一人服冠冕，立于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士女弟子，因而姧之，遂棄本妻，妻常寃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師資義著在三，而姧之，是父子相淫，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重，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爨器中，此婦寤，已卽請謝神，祗盥洗精熟，而其舅乃罵詈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汚穢，司令聞知此，錄送之。府君曰：『眠重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舅罵詈言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

來。』須臾而到，赤索捉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爲伯所訴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讐誣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伯今復謗訴無辜？』教催錄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居出至閤，局司云：『君可拔卻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而欲向游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還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還爲吾致意：深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人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專使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邏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徒讁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中號慟哭泣，所送之人勸還就身，安居云：『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踣於屍腳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舅即以某日而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受五戒師字僧昊，襄陽人也，末居長沙，本與安居同里，聞其口說。安居之終，亦親覩，果九十三焉。珠林六十二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於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痾忽暴死，二日而穌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閙嘵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旛，逕來入屋，叱咀僧規因頓臥怳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塡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五人：『有幾人來？』荅曰『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壥爲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槹，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竝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荅，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縣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種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筭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去，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

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游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珠林八十三）

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爲說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珠林八十三）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

謂賢：『君且食肉，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讋未及得荅，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齧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穌。具說其事。珠林九十四

晉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梵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爲弟子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之奇珍銀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卽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云云。珠林二十六 廣記三百八十七 辯正論八陳子良注引冥祥記云瑯琊王珉其妻無子常祈觀音乞兒珉後行路逢一胡僧其意極甚悅之其胡僧曰我死當爲君子少時道人果亡三月間珉妻有娠及生能語卽解西域十六國音大聰明有器度卽晉尚書王淵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前生時事有驗

宋珠林引作晉 今依廣記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謂德：『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單心投誠，歸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卽有孕，遂以產男也。法苑珠林十七 太平廣記一百十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爲憂懼，僧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篤，家齋祈彌勵，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盛，魔魅所不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爲君試效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見，見諸善神方爲此郎祈禱，蒙益兩筭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筭十二年矣。珠林六十二

宋魏世子者，梁郡人也，奉法精進，兒子遵修，唯婦迷閉，不信釋教。元嘉初，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甦。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卽爲具設經座，女先雖齋戒禮拜，而未嘗看經，今廣記引有今字卽升座轉讀，聲句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華，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乃心，故歸啓報。』語絕，復絕，母於是乃敬信法教。信字教字據廣記引補珠林十五太平廣記一百十四

宋張興者，新興人也，頗信佛法，嘗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興常爲劫所引，夫得走逃，妻坐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融翼同行，經過囚邊；妻驚呼：『闍梨何以賜

救？』融曰『貧道力弱，無救如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許日，於夜，夢一沙門，以腳蹈之（廣記引作以足蹴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忽然俱解。便走趣戶，戶時猶閉，警防殊嚴；既無由出，慮有覺者，乃復著械（廣記引作乃卻自械）尋復得眠，又夢向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者並已惛睡，妻安步而去。時夜甚闇，行可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躃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扶悲喜，夜投僧翼，翼藏匿之，遂得免。時元嘉初也。（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五十二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衞，路逢山象一羣，竭齎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尅免。（法苑珠林七十五）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貲都盡；邨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爲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世時在元嘉年初爾。（珠林七十九，廣記一百十六）

宋沙門釋道冏，扶風好時人也本姓馬氏，學業淳粹，弱齡有聲。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陽爲人作普賢齋，道俗四十許人，已經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冏謂常人，不加禮異，此人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便見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滅。後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沙門，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衆中謂是庸僧，不甚尊仰，聊問何居？荅曰：『住在前邨。』時衆白衣有張道，覺其有異，至心禮拜，沙門出門，行可數十步，忽有飛塵，直上衝天，追目此僧，不復知所。冏以七年與同學來游京師，時司空何尙之始構南澗精舍，冏寓居焉。夜中忽見四人乘一新車，從四人，傳教來在屋內，呼與共載道，冏驚其夜至，疑而未言，因眼閉，不覺昇車。俄而至郡後沈橋，見一貴人，著帢被箋布單衣，坐牀壽纖，形似華蓋，鹵簿從衞可數百人，悉服黃衣，見冏驚曰：『行般舟道人，精心遠詣，言欲知其處耳！何故將來？』卽遣人引送冏還。至精舍門外，失所送人，門閉如故，扣喚久之，寺內諸僧咸驚相報告，開門內之。視所住房戶，猶故關之。珠林十七

宋李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下不冷，七日而甦，含以飲粥，宿昔復常。云有一人，持信旛來至床頭，稱府君教喚，旦便隨去。直北

向行，道甚平淨。旣至，城閣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問呼：『且可前』至大廳事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靑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披袍隱几，左右侍衞，可有百餘，視且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且聞言已，擧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羣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信君，可還去，當更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或有罪囚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爲作福，稱說姓字，親識鄕伍，且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心修善行，可得免也。』且本作道家祭酒，卽欲棄籙本法道民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法苑珠林六

宋尚書僕射滎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京至都，夕暴亡，乃靈語著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駛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影響，宜放落俗務，崇心大教。』于時勝貴多皆聞云。珠林六

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爲相，因共竊取，出郵貿食。其一人羸病，等

豈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珠林七十九廣記一百十六

宋（案當作晉廣記引作無）順陽郭詮，字仲衡，晉益州刺史，義熙初，以黨附桓玄被誅。（二句依廣記引補）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壻南陽劉凝之家，車衞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爲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復夕，詮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壻，令爲設會；何以至今（四字廣記引有）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詮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荅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凝之卽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詮信與凝之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珠林九十一廣記三百二十四

宋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法。元嘉九年，丁母難，弟喪，月望，旦忽見其弟身形於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嗟，諷求飲食。文乃試與言曰：「汝平生時修行十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若在人道，何故乃生此鬼中耶？」沈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卽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旦靈床之鬼，是魔魅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詣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

首楞嚴經，令人撲繫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叱詈遣之，鬼云：『餓乞食耳！』積日乃去。頃之，母靈床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息孝祖與言，往反荅對周悉；初雖恐懼，末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時京師傳相報告，往來觀者門巷疊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味寺僧含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去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鍾災者，不忏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含曰：『鬼多知我生何來，何因作道人？』荅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荅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含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爲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用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後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荅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

珠林 六

宋沙門（二字廣記引作何）曇遠，廬江人也父萬壽，御史中丞，遠奉法精至，持菩薩戒，年十八，元嘉九年，丁父艱，哀毀致招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便歸心淨土，庶祈感應。遠時請僧，常有數人，師僧含亦在焉。遠常向含悔懺宿業，恐有煩緣，終無感徹；僧含每獎厲，勸以莫怠。至十年二月十六日夜，轉經竟，衆僧已眠，四更中，忽自唱言歌誦，僧含驚而問之，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形狀大小，如今行像，金光周身，浮焰丈餘，旛華翼從，充牣虛空，瓌妙麗極，事絕言稱。』遠時住西廂中，云：佛自西來，轉身西向，當宁而立，呼其速去。曇遠常日羸喘，示有氣息，此夕壯厲，悅樂動容，便起淨手。含布香手中，幷取園華，遙以散佛。母謂遠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遠無所言，俄而頓臥；家既宿信，聞此靈異，既皆欣肅，不甚悲懼。遠至五更，忽然而終，中宅芬馨，數日乃歇。（珠林十五 廣記一百十四）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羣甫妻；生一男，年大七歲，家甚貧，無以爲衣。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忽驚悸，竟體剝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虫，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珠林十八 廣記一百十六）

宋命氏二女，東官曾城人也，是時祖姊妹。元嘉九年，(一引作元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以二月八日竝失所在，三日而歸，麤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忽復失之，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徑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一引作父母哀哭求禱神鬼)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爲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墮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卽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齊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若燈燭。二女自此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風調，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等(三字一引作就里)竝迎供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於是溪里皆知奉法。(珠林五又二十二)

宋玉球，字叔達，太原人也，爲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著一重鎖，釘鍱堅固。球先精進，既在囹圄，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竝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安行品幷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

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到，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珠林二十三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路城邨，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閒，時設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喪病亡。巫祝竝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爲章符，誑化邨里，語齡曰：『君家衰禍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來滅門。』齡遂揭延祭酒，罷不奉法。叵云：『宜焚去經像，災乃當除耳。』遂閉精舍戶，放火焚燒，炎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旛蓋，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又放火赫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畏靈驗，密委去者。叵等師徒，猶盛意不止；被髮偶步，執持刀索，云斥佛還胡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於其夕，如有人毆打之者，頓仆於地，家人扶起，示餘氣息，遂委攣躄不能行動，道士魏叵，其時體內發疽，日出二升，不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竝皆著癩。其鄰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時亦多有見者。珠林六十二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宰。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仞，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剋消，入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

相識楊暹等八人，竝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土中。天中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虔伯後爲梁州西曹掾（廣記引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爲行參軍，虔伯耳荊楚之言，心甚懼然，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篤守命。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面有三人，形長可二丈，前一人衣帔垂鬚，頂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曜，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虔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瘥。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環曜，皆是珍寶。於是所患悉以平復。（珠林三十二、廣記一百十三）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船未及得泊；飄颺中江，風疾浪涌，靜待淪覆。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飇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上岸，一舫全濟。（珠林六十五）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

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淸明，因投釋筐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眞形，及寶蓋旛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卽此者耶？』便頭面作禮。濟之敬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授濟手，指示佛所，濟亦登見半身及諸旛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頗亦覩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自是邨閭多歸法者。珠林十五，廣記一百十四

宋尼慧木者，姓傅氏，十一出家，受持小戒，居梁郡築弋邨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師慧超，營建經堂，木往禮拜，輒見屋內東北隅有一沙門，金色黑衣，足不履地。木又於夜中臥而誦習，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蓉華，諸化生人列坐其中；有一大華，獨空無人，木欲登華，攀牽用力，不覺誦經，音響高大，木母謂其魘驚，起喚之。木母篤老，口無復齒，木恆嚼哺飴母，爲以過中，不得淨漱，故年將立，不受大戒。母終亡後，木自除草開壇，請師受戒。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悉黃金色，仰望西南，見一天人，著縹衣，衣色赤黃，去木或近或遠，尋沒不見。凡見靈異，祕不語人。木兄出家，聞而欲知，乃誑誘之曰：『汝爲道積年，竟無所招，比可養髮，當訪出門。』木聞甚懼，謂當實然，乃粗言所見。唯靜稱尼聞其道德，稱往爲狎，方便請問，乃爲具說。

木後與同等共禮無量壽佛，因伏地不起，咸謂得眠，蹴而問之，木竟不答，靜稱復獨苦求問，木云：『當伏地之時，夢往安養國見佛，爲說小品，已得四卷，因被蹴卽覺，甚追恨之。』木元嘉十四年時已六十九。珠林十五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號爲神理，精修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游憩廬山，同侶有曇溫、慧光等，皆厲操貞潔，俱尙幽棲。乃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爲：結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赴觀，車騎塡接。瑜率衆行道，訓授與戒。爾日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淸朗；如期誠無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頃之，雲景明霽。及焚爛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別表烟外，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茂，巨細如一，貫榱直竦，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云。珠林六十三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便與稚宗行至遠郵，郡

吏蓋苪邊定隨焉。行達民家，恍忽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舉出門外，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鉤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此可啗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誡。』因爾便穌，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耳。珠林六十四

宋邢懷明，河間人，宋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脩之北伐，俱見陷沒。於是伺候閑隙，俱得遁歸，夜行晝伏，已經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即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闇，所遣人將曉忽至。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反闇？』脩等怪愕。懷明先奉法，自征後，頭上恆戴觀世音經，轉讀不廢；爾夕亦暗誦，咸疑是經神力。於是常共祈

心，遂以得免，居於京師。元嘉十七年，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殊有血氣，宜移避之。』語畢便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沒，意甚惡之。經二旬，鄰人張景秀傷父，及殺父妾，懷明以爲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景文比門連接，同在一巷；其年，並以劉湛之黨，同被誅夷云。珠林二十三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惠，廣州刺史，度爲衞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鷰窠，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一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君卻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倏然而滅。德度甚祕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鎭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於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珠林二十八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曾在廣陵逢一沙門，謂琛之曰：『君有病氣，然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食，飯飴衆僧，則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門曰：『當加祗信，勿用爲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經七日，便病時氣，危頓殆死；至九日方晝。如夢非夢，見有五層佛圖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遶塔作禮，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後在京師住，忽有沙

門，先不相識，直來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逢遇，答曰：『此賓頭盧也。』語已，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廣陵遙見慧汪精舍前，旛蓋甚衆，而無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珠林三十六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衞府行參軍，假訖返舟，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舩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郵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也。』迴舳趣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至設齋會。珠林二十七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爲衞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決，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舩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珠林二十七

秦沙門釋道冏，鄉里氏族，已載前記，秦姚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冏最先濟，後輩墜木而

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熒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冏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箋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冏，道冏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冏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爾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覩所置釋迦文行像而已。珠林六十五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玉，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嘗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畺良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者以輝禪既有分，欲勸化令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聞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棄除穢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

與相見。幷召綱佐及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歎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致廣陵。珠林二十二

時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爲衞軍府佐，疾病經時，憂必不濟，恆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褁物及剃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即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即服藥，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珠林二十二

宋沙門釋慧全，涼州禪師也，開訓教授，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麤暴，全常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永不信許。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戶猶閉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牖戶。加以重關。弟子中宵而至，逕到牀前，謂全曰：『闍黎可見信來。』因曰：『闍黎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豈方生彼？』弟子云：『闍黎信道不篤，兼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勝會，得飯一聖人，可成道果耳。』全於是設會。弟子又曰：『可以僧伽黎布施，若有須者，勿擇長幼。』及會訖施衣，有一沙彌，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云：『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迴憶前言不得擇人，便以歎施。他日見此沙彌，問云：『先與汝衣著不大耶？』沙彌曰：『非徒不得衣，亦有緣事，愧

不預會。』全方悟先沙彌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塚四邊，時有白光。全元嘉二十年猶存，居在酒泉。（珠林十九）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見形還家，責胡以修謹有闕，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迹，而不覩其形；唯胡猶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筭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墟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鬧若郵外。俄然叔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游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來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游觀，畢，當使還，不足憂也。』胡即頓臥床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徧觀羣山，備覩鬼怪，末至嵩高山。諸鬼遇胡，並有饌設，餘族味不異世中，唯薑甚脆美。胡欲懷將還，左右人笑胡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還也。』胡末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爲設雜果檳榔等。胡游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乃辭歸。叔謂胡曰：『汝既已知善之可修，何宜在家？白足阿練，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爲白足阿練也，甚爲魏虜所敬，虜主主事爲師。胡既奉此諫，於是寺中，遂見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學衆中。胡大驚，與

敍乖闊，問何時來？二僧荅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憶，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此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無何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敍說往日嵩山所見；衆咸驚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乃悟其神人焉。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游江南，具說如此也。（珠林六）

宋居士（二字廣記引有）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娶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徧轉觀世音經；（廣記引作發願誦觀世音經千徧）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時（廣記引有時字）元嘉二十八年（原奪二字今補）己丑歲也。云云（珠林五十二廣記一百十一）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二人驅將去，使聳米。伴聳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歷筭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腋下，於是而穌。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珠林九十）

宋王淮之，字元曾，瑯琊人也，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爲

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時還復暫甦。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乃異之耶？』上二字及乃字並依廣記引補淮之歛眘荅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珠林七十九 廣記九十九

宋沙門慧和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猶爲白衣，隸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雀渚而值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荅對謬略，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但恆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珠林二十七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遷，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楊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

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臥，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卽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烟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珠林九十七　又九十九

宋路昭太后大明四年，造普賢菩薩乘寶輿白象，安於中興禪房，因設講于寺。其年十月八日，齋畢解座，會僧二百人。于時寺宇始構，帝甚留心，輦蹕臨幸，旬必數四，僧徒勤整，禁衞嚴肅。爾日僧名有定，就席久之，忽有一僧，預于座次，風貌秀舉，闔堂驚矚，齋主與語，往還百餘言，忽不復見。列筵同覩，識其神人矣。珠林十七

宋大明年中，有寺統法師名道温，居在祾陵縣。既見皇太后叡鑒沖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襟至境；固以聲藻震中，事靈梵表，迺創思銘斵，抽寫神華，模造普賢彩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講齋，迄今月八日，嚫會有限，名簿索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

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僧矚目，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荅曰：『名慧明。』問住何寺？荅云：『來自天安。』言對之閒，倏然不見。闔堂驚魂，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賁，幽應攸闡，紫山可覩，華臺不遠。蓋由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殉，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暘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意若曰：陛下慧燭海縣，明華日月。故以慧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識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詮天休。珠林十七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兵州刺史朱循時爲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殯便穌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旣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敕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旣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且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

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循即免家兵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大精，不同餘僧。（珠林九十四）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郡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舩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炘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亭親識僧覆，具見其事。（珠林七十九廣記一百十六）

宋尼釋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嘗於長安薛尙書寺見紅白光十餘日中，至四月八日，六重寺沙門來游此寺，於光處得彌勒金像，高一尺餘。慧玉後南渡樊郢，住江陵靈收寺。元嘉十四年十月夜，見寺東樹有紫光爛起，暉映一林，以告同學妙光等，而悉弗之見也。二十餘日，玉常見焉。後寺主釋法弘將於樹下營築禪基，仰首條間得金坐像，亦高尺許也。（珠林十六）

宋費崇先者，吳興人也，少頗信法，至三十際，精勤彌至。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

惠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鑪置膝前。初學記二十五引云：費崇先少信佛，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鑪將去；崇先視膝前鑪猶在其處，更詳視此人，見提去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使去壺，卽復見此人還鑪坐前，未至席頃猶見兩鑪，既卽合爲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鑪影乎。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僧欽尼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夜三更中，忽見一尼，容儀端嚴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及崇先後覲此尼，色貌被服，卽昔前所覩者也。珠林二十四

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泰始中，隨湘州刺史劉韜珠林十四作劉韞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旃檀，製以爲像，像將就而未有光材；敬叔意願甚勤，而營索無處。憑几微睡，見一沙門納衣杖錫來，上五字依廣記引補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桐盾，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苦求可得也。」敬叔寤，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盾，何氏云：「實有此盾，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具說所夢，何氏驚嘉，奉以製光。御覽三百五十七、廣記二百七十六、珠林十四云：後爲相府直省中，夜夢像云：鼠齧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矣。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也。泰始末爲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遜於將曉閒，如夢見

炳來，陳敍闊別，訊問安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置論，常言生爲馳役，死爲休息，今日始知，（廣記引有知字）定不然矣。恆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問：罪福應報，定實如何？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科，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爲重，禁愼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徵相示，良不可言，嘗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情尚書。』時司空簡穆王公（廣記引作司空王僧虔）爲吏部尚書，炳遜並其游賓，故及之。往返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恆思敍集，相値甚難，何不小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亦不容得委悉。』於是而去。初炳來闇夜，遜亦了不覺所以而明得覩見炳，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躡屐而還闇，見炳腳間有光可尺許，示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云。（珠林二十一廣記三百二十六）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爲衆僧（爲衆二字依廣記引補）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噉，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痍徧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

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縈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幷煩請願具爲，懺悔。昔偸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旣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幷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閒聞空中有語，詳聽卽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縈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閒息。感恩罔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臭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條記。珠林七十九 廣記一百十六

宋陳秀遠者，潁川人也，嘗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於昏夕閒，閑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已身，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冏然明照，流飛而去。俄而一室盡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晝。秀遠遽起坐，合掌端念。頃見中宁四五丈上，有一橋閣焉，又闌檻朱彩，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動之時，而已自見平坐橋側。見橋上士女，往返塡衢，衣服

粧束，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行至秀遠左邊而立；有頃，復有一婦人，通體衣白布，爲偏環髻，手持華香，當前而立。語秀遠曰：『汝欲覩前身，卽我是也，以此華供養佛故，故得轉身作汝。』迴指白嫗曰：『此卽復是我先身也。』言畢而去，去後橋亦漸隱。秀遠忽然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也。（珠林三十二 廣記一百十四）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逡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作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轝也。』言卒而轝至，達既昇之，意識悅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轝。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躡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牀傲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衞百許人，皆朱拄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恆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爲？可且誦經！』達卽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敕所錄達使人

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太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磕鬧聲沸火，而前路轉闊。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轉壯，久之靖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闊，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扠扠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鬼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囷，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囷上，囷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囷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扠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炘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卽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旣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愈堅，禪誦彌固。珠林九十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含之

具竝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闥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至簿不幸閤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竝在齠齔，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拘黵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末得一垣，城門楣竝，蓋囹圄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塡衘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痍，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

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卽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卽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是也。』珠林五十二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於支江，其叔幼宗，宋末爲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於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斯而已。徽本嘗事佛，頗諷讀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徧。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之聲，已而視其鎖，鑰然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鍱。徽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鎖詳視，服其通感，卽免釋之。徽今尙在，勤業殊至。珠林二十七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器道俗。嘗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

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璅思，輕加斟酌？』嚴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臥，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改，是謂非過；昨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既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驚覺失措，未及申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舍釋道儼具所諳聞也。珠林十八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門遑懼，屬纊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冝有善佑，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既而睡臥，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牕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尙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珠林九十五 廣記一百九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末雖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徧。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臥。有湘西縣吏杜道策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

如美麗人形而已。道策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腳外，而械雍猶在焉。道策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道策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尙慮獄家疑其欲叛，乃解脫械雍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琰族兄璉，親識子喬及道策，聞二人說皆同如此。珠林二十七

宋董靑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爲越騎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靑誌，可名爲靑建。』及生如言，卽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鎭樊漢，爲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卽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卽止哭而還，擧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

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聞建喚聲，驚起，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住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卽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也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昔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目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値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竝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

湛羊希張永王玄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珠林五十二

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爲莊飾者，覺其心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温。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床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餘，此四娘女郎可去。荅曰：『向來悅悅，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卽命一人力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荅：『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値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卽四娘之娌也，正被苦謫，四體磣縛，如褻鵝鴨法，縣於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攣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爲何聲？』荅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叫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踣著，乃得就身而稍穌活。其人今休然尙存。珠林九十一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

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旣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珠林九十五

沙門安法開者，北人也，嘗見吳公，長三尺，自屋墮地，旋迴而去。御覽九百四十六

元嘉八年蒲坂城中大災火，里中小屋雖焚，而於煨燼下得金經，紙素如故。蘇易簡文房四譜四

晉世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世音經爲業，後居吳中。於時邑內遭火，屋宇連棟，蔓簷相接，火至皆焚，無能爲救。長舒家正在下風，分意燒毀，一心喚觀世音。欲至舒家，風迴火滅，竟家獲免。合縣驚異，歎其有神。時有凶惡少年，怪其老胡，有何靈應，火燒不然？到後夜風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年少嗟感，至明，乃叩頭首過。舒云：『我無神力，常以觀世音爲業，每有事恆得免脫也。』辯正論八注

晉世沙門僧洪住京師瓦官寺，當義熙十二年時，官禁鎔鑄，洪旣發心鑄丈六金像：『像若圓滿，我死無恨。』便卽偸鑄，鑄竟，像猶有模，所司收洪，禁在相府，鎖械甚嚴。心念觀世音，日誦百徧，便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一尺許銅色燋沸。當洪禁

日，感得國家牛馬，不冇入欄，時以爲怪。旬日敕至彭城洪因放免像即破模自現。上同

史儁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耳。』每見尊像，恆輕誚之，後因病腳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佛福第一，可試造觀音像。』儁以病急，如言灌像，像成夢觀音，遂差。出辯正論八注云宣驗冥祥等記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恆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皆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金像，連光五尺，見高座上。出辯正論八注云宣驗冥祥等記

旌異記

旌異記

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卽是周初育王所造，鎭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南達，何得有像埋瘞於地？孫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廁處，令執屏籌。至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頭上。尋卽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叫，忍不可禁。太史占曰：『犯大神聖所致。』便遍祀神祇，竝無效應。宮內伎女素有信佛者，曰：『佛爲大神，陛下前穢之，今急可請耶？』皓信之，伏枕歸依，懺謝尤懇，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慙悔殷重，廣修功德於建安寺，隱痛漸愈也。法苑珠林十三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漁者萃焉。遙見海中有二人現，浮游水上，

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迺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維衞，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啓請，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覲者，除積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敕聽留吳郡。珠林十三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於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咒，辟諸邪毒，竝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咒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咒，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咒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瞋意誦咒，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恆受持般若，聞師徒竝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壅聳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

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刹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荅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敬信。」經師又問：「若神敬信，何意前二師竝皆打死？」荅云：「前二師死者，爲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荅前意。實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珠林八十五）

魏泰嶽人頭山銜草寺僧釋志湛，齊州山茌縣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銜草寺，寺卽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游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法華，用爲恆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茌縣僧住銜草寺，是須陀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此告二字據續高僧傳引補）皆遣遙禮。端坐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定是初果。」將收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汙，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於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

舌多年不壞。（珠林八十五、續高僧傳三十八）

魏高祖（一引有此二字，亦見續高僧傳三十八次乘禪師後）太和初年，北代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道，出敕許之。乃齎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首歸山，（二句一引作懺悔不息一夏）至六月末。髭鬢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國，華嚴轉盛。（一引作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厚尊恆日。珠林八十五又十八、感通錄三）

高齊初，沙門實公（廣記引作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過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山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廣記引作靈隱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眄實，實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實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實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門房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實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荅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

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鑒爲和上，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咨諸僧司：『鑒是寶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在，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廣記引作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矣寶但獨坐于柞木之上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以問尙統法師，尙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汎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珠林九十一　廣記九十九）

齊武成世，幷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續傳作如）兩脣，其內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令六根不壞，毀誦千徧，定感此徵。』乃勑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勑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鑪，潔齋旋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續傳作聲）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遺藏之石函，遷於山室。（珠林八十五　三寶感通錄三亦見續高僧傳三十八次志湛後）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爲刼

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續高僧傳三十九作又願一切衆生所有橫禍弟子，代受。亦本旌異記當據補）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偏，得度苦難。敬德欻覺，起坐緣之，了無參錯，比至平明，已滿一百偏。右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偏。執刀下斫，折爲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折。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承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敕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在防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郭同覩，歎其通感。（三寶感通錄二）

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殯堤下，後遷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續高僧傳三十八續傳載此在志湛與雍州僧之間）

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爲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泗州刺史，隨任便住中山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靈几，可送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與納室。

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厭離，端拱靜居。續高僧傳三十八續傳次并州東看山不壞舌後

古小說鉤沈終

古小說鈎沈

魯迅全集單行本



原著者 魯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卅日出版

初版一——一〇〇〇冊

定價每冊一元二角

魯迅全集單行本總目錄

著述之部

書名	種類	著作年代	價目
1. 墳	論文隨筆	一九〇七至二五	.七〇
2. 吶喊	短篇小說	一九二三	△.七五
3. 野草	散文詩	一九二四至二八	.三〇
4. 熱風	短評	一九一八至二四	.四五
5. 彷徨	短篇小說	一九二六	△.九〇
6. 朝花夕拾	回憶文	一九二七	.四〇
7. 故事新編	歷史小說	一九二六至三六	.五〇
8. 華蓋集	短評	一九二五	.五五
9. 華蓋集續編	短評	一九二六	.六〇
10. 而已集	短評	一九二七	.五五
11. 三閒集	短評	一九二七至二九	.六〇
12. 二心集	雜文	一九三〇至三一	.六〇
13. 偽自由書	短評	一九三三	△.六〇
14. 南腔北調集	雜文	一九三二至三三	.六〇
15. 准風月談	短評	一九三三	△.六〇
16. 花邊文學	短評	一九三四	△.七〇

篇名	種類	著作年代	價目
17. 且介亭雜文初編	雜文	一九三四	·六〇
18. 且介亭雜文二編	雜文	一九三五	·五五
19. 且介亭雜文末編	雜文	一九三六	·五五
20. 兩地書	書信	一九三三	·九〇
21. 集外集	雜文	一九三〇始	·六〇
22. 集外集拾遺	雜文		△·八〇
23. 會稽郡故書雜集	輯錄		·五〇
24. 古小說鉤沈	輯錄		△一·二〇
25. 嵇康集	輯錄并考證	一九二三始	·五〇
26. 中國小說史略	論著	一九二三	·八〇
27. 小說舊聞鈔	輯錄并考證	一九二六	·五五
28. 唐宋傳奇集	輯錄并考證	一九二七	·九〇
29. 漢文學史綱要	論著	一九二七至二九	·二〇

翻譯之部

篇名	種類	著作年代	價目
1. 月界旅行	科學小說	一九〇三	·三五
2. 地底旅行	科學小說	一九〇三	·二〇
3. 域外小說集	短篇小說	一九〇九	·二〇
4. 現代小說譯叢	短篇小說	一九二一	四五
5. 現代日本小說集	短篇小說	一九二二	·六〇
6. 工人綏惠略夫	長篇小說	一九二一	·五五
7. 一個青年的夢	戲曲	一九二二	·六五
8. 愛羅先珂童話集	童話	一九二二	·六〇

編號	書名	類別	年份	定價
9.	桃色的雲	童話劇	一九二三	·六五
10.	苦悶的象徵	論著	一九二四	·五五
11.	出了象牙之塔	隨筆	一九二六	·六〇
12.	思想·山水·人物	隨筆	一九二八	·七〇
13.	小約翰	童話	一九二八	·六〇
14.	小彼得	童話	一九三一	·二〇
15.	錶	童話	一九三五	·三五
16.	俄羅斯的童話	童話	一九三五	·七五
17.	藥用植物	科學論文	一九三一	·三〇
18.	近代美術思潮論（盧那卡爾斯基）	論著	一九二九	一·〇〇
19.	藝術論	論文	一九二九	·六〇
20.	壁下譯叢	論文	一九二九	·八〇
21.	譯叢補	論文		△一·二〇
22.	藝術論（蒲力汗諾夫）	論文	一九三〇	·六〇
23.	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	論文	一九二九	·二〇
24.	文藝與批評	論文演說	一九三〇	·六〇
25.	文藝政策	會議錄及決議	一九三〇	·六〇
26.	十月	長篇小說	一九三〇	△·六〇
27.	毀滅	長篇小說	一九三一	△一·〇〇
28.	山民牧唱	短篇小說	一九三五	·五〇
29.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短篇小說	一九三六	·三〇
30.	豎琴	短篇小說	一九三三	·六五
31.	一天的工作	短篇小說	一九三三	·七〇
32.	死魂靈	長篇小說	一九三五	一·二〇

（註一）以上各書除已出版之五冊外其餘各冊價目將來或略有更改當以版權上之定價爲標準

（註二）現已出版各冊均有△記號